海洋文藝

1975

三月號

第二卷第三期

春之鈴　（攝影）　麥烽作

加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二卷 第三期 目錄

評論

三位一體的朱自清 余 惠 一三
劉禹錫的幾首詩 思 嚴 三三
烏斯曼的創作活動 杜 漸 三五
寫作經驗談 （南非）達格莫爾・貝特作：劇本的題材和主題 憶 揚 三五

譯文

家園失落 顏蘆譯 八〇
（哥倫比亞）德爾科拉爾作：鋸木匠，過河吧！ 杜漸譯 四九

每月茶座

婦女與文藝 過千帆 四四
契訶夫筆觸 林 泥 四五
從施恩到武松 凌 景 四七

散文隨筆

周口店抒懷 黃蒙田 四

14 MAR 1975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利銘澤與成
APR 29 2026

女性和兎 吳令湄 三〇
沙街 阿凝 五六
冬天的故事 舒巷城 八七
看客紀事 古杏 一三
僅僅爲了二毛錢 凌冰 一五
但求果腹 錢歌川 一一〇
「美麗嗎？香港」 熱風 一一三
共誰爭歲月 雁塵 一一九
燭光的啓示 林奕明 一二四

小說

火海（中） 金依 一三四
愛貓的小女兒 黎文 一九一
月明她需要控訴 謝君誼 二〇〇
梯間 瞿明 二六九
行家阿婆 陳不諱 二一三
先渡這一關 竹紫君 二一五
行山隊 李林苓 二一八
十二月 子秋 二一四

詩歌

來自喜馬拉雅 韓牧 九七

木偶娃娃（外三首）　浩　泉　九六

歌

老報販　英培安　九九
感懷篇　黃　花　一三三
人物速寫　沙里洪　一三八
船　林冷甫　一四四
　江思揚　一四七

外國文訊

英美出版非洲文學作品　李　文　一二四
南非女作家新著獲獎　秦　毅　一二九
路易・艾黎出版新詩集　席　汶　一五五
英國去年出版的連環畫　禾　子　一六六

畫頁

紹興鏡湖（油畫）　伍步雲　插頁
春之鈴（攝影）　麥　烽　封二
椰林深處河畔人家（速寫）　鄭家鎮　封三
織泰絲（速寫）　歐陽乃霑　封三

*

文藝書訊　本　刊　一四二
編輯人語　本　刊　一四七

周口店抒懷

黃蒙田

一

距今整整一個世紀以前，恩格斯在他的經典著作「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充實、發展了在這之前四年出現的達爾文「人類起源」學說，具體指出勞動在人類起源中所起的根本作用，提出了他不朽的創見：「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多少年來，科學家們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探索誰是人類的祖先和他們怎樣進化成爲人類。北京猿人——這個生存於五十萬年前的人類頭蓋骨化石即「北京人」的發現被公認爲是現代人的祖先之一。在迄今先後發現六個北京猿人頭蓋骨

化石的地方還發現了屬於四十多個男女老少北京猿人所有的一百五十多枚牙齒，北京猿人雙手創造的無數石器工具和他們用火的痕跡，還有和他們一起生活着的一百多種動物化石。

這是人類從猿到人發展過程中內容最豐富、數量最集中的證物。

這是「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最直接、最重要的證物。

這個舉世聞名的北京猿人遺址，給探索從猿到人的科學家們提供了極爲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二

北京猿人的故居在北京城西南五十四公里西山之麓的周口店。更確切地說，北京猿人曾經在周口店一個叫做龍骨山的山洞裏聚居。

如同許多包括外籍人士在內的人都盼望着到我們祖先的故鄉去參觀學習一樣，在一個冬末的早晨，我們在通到周口店去的公路上載滿了青年工人和紅領巾的大卡車行列中朝同一方向駛去。公路兩旁的柳樹和榆樹開始長出新葉。田野裏昇起了一層白色的輕烟。一陣輕快的歌聲掠過，我們的車子越過一部大卡車，車上坐滿了在歡唱着的紅領巾探頭出車窗向我們招手，她們的面孔透着紅蘋果一般美麗的色彩。我彷彿感覺到此刻的天氣不是寒冷而是溫暖，彷彿感覺到春天已經降臨。

車子在晨早陽光下的公路上駛着。過了永定河、蘆溝橋，接着越過長辛店，不久進入房山縣境，實際上已經到達這個產石灰和煤炭的小鎮周口店了。到了到了。陪我們來的朋友邊說邊指着前面，透過公路狹窄的山路入口，看見裏面有一座大抵還不到三百尺高麵包形的山。冬天衰黃的山草已經到了最後的時刻，一片蒼翠逐漸出現，在朝陽中閃耀着點點金光。這樣的山在河北平原到處可見，並無特別之處。看哪，這就是龍骨山了。朋友指着那座麵包山說：北京猿人的故

居就在那裏。先前感到外表平凡的一座山忽然成了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一個從現代城市來的現代人將要踏進一個在五十萬年前就已經有人類生活過的北京猿人故居，此刻的心情是很複雜的，不管是誰，有機會回到自己的祖先在五十萬年前世代起居的家園，體會一下他們同自然現象和原始動物搏鬥的勞動生活眞是一種奇妙的經驗。

三

就是這樣，我們踏進了龍骨山北麓的猿人洞——北京猿人的故居去。

進入這樣的地方去試圖理解五十萬年前人類祖先的生活，人類學家要依靠多方面的科學知識，根據現場情況和發掘出來的實物找尋答案。一個普通參觀者同樣會遇到許多問題，我們將依靠什麼來解決這些疑問呢？踏進層岩和鬆軟的泥土結合而成的洞壁中間，我就這樣問自己。我不是科學家，我也知道好奇絕對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難道要通過現場的感受和對實物的認識加以想像不成？既高且深的猿人洞吸引着我，這時候我又想起，我們祖先的家園眞寬敞呀！這便是經常被困在現代城市斗室裏的現代人的第一個意念。

可以想像得到，五億年前這裏是一片汪洋，地殼的不斷運動使海底沉積物形成的石灰岩變成陸地和山峯。我想周口店附近的山頭是這樣，龍骨山也是這樣。向洞壁望去，岩層的岩石節理分明，裂隙很多，而擁着岩石的泥土又很鬆軟，有些幾乎一碰就會剝落，這是石灰岩的特點，而裂隙被水流侵蝕便發展成爲山洞。科學家告訴我們，猿人洞和龍骨山上別的山洞都是這樣形成的。

這些天然的山洞，給我們的祖先提供了一些無須付房錢的房子。

我們的祖先選擇這樣寬敞的房子是有理由的。他們不像我們今天那樣把家庭的成員分散爲簡單的單位——甚至是王老五一個人。爲了爭取生存，他們當然了解到一個人的力量有限，自然地出現了共同勞動、共同生活的羣體形式，因而

聚居在這個其大無比的山洞裏。那時候又不像今天那樣到處可以租到房子棲身，「房子」是天然的，能夠選擇的大抵也很有限，當時周口店這一帶恐怕是供應這種「房子」最理想的地區了。

深入洞裏，覺得光綫充足，沒有通常的山洞那種暗沉感覺。本能地抬頭一望，上面是藍天，一朵白雲正在飄過。原來山洞是通天的。我們的祖先居住的難道是沒有上蓋的「房子」？怎樣可以庇蔭風雨呢？不錯，這「房子」原先是有上蓋的。朋友說，長期以來，猿人洞裏填塞了泥土、岩石、細沙和各種物質組合而成的堆積物，在洞裏堆塞的高度達到一百三十多尺，我們祖先包括他們的頭蓋骨在內的遺物也被埋在裏面，而我們此刻所見的山洞就是挖去了大部份堆積物而回復天然洞的情況。事情就很明白了，這房子的「上蓋」即洞頂，一則洞頂內部的岩石逐漸剝落，二則洞頂外部因了天然的侵蝕和堆積物的壓力而崩塌，變成了洞內堆積物的一部份了。

猿人洞裏，有一個用不同泥層組織成的標本，從地質上說明五十萬年以來積累在洞裏的堆積物——實際上是泥土和化石的混合體。底部的最下層是礫石，再上一層是紅色的泥沙。我很感到興趣的是紅色泥沙層中絕對沒有發現人類骨骸化石和人類創造的文化遺物——如石器工具和燃燒過的灰燼痕跡等等，只有在這以上的土層才有發現，而黃色泥沙層却埋藏着一些鬣狗骨和糞化石——這是一種當時活動在周口店一帶而後來絕種了的原始動物。這種情況至少說明了，在北京猿人還不曾遷居猿人洞之前，鬣狗是這裏的唯一住客——根據鬣狗化石組成的骨骼推測，它比現在的家狗大得多，身粗頭大，是一種牙齒和爪都極其銳利的吃肉獸，據說在周口店發現的二千多鬣狗化石可以歸納爲三個品種。然而我們的祖先怎麼會想起把鬣狗趕走從此成爲這「房子」的主人呢？我想問題的關鍵在於鬣狗是動物而我們的祖先是懂得用雙手勞動、能夠直立行走、腦子開始發達、逐漸脫離了動物範疇的北京猿人的原故。

我們在猿人洞裏的一角全神貫注地望着洞壁上層次和色彩分明的泥土，在思索它經歷了悠長的歲月以後所說明的一些問題。我隨手在洞壁的岩石層和泥土隙縫中拈出一塊像化石一樣的石頭在把玩着——在猿人洞裏幾乎到處都可以拾到類似化石的東西。陪我們來的朋友接過來，揑碎了，「你知道藥坊裏有一種叫龍骨的藥材嗎？那就是當年這裏掘來的化石，很可能不少有價值的人類或脊椎動物化石碎片當作藥材被病家吃掉了。」朋友說當時周口店很多石灰窰，工人開採

石灰岩時，從山坡上塡滿泥土的裂隙間往往可以發現骨骼化石，甚至還發現過牙齒，人們說它就是「龍骨」，我們此刻所在的龍骨山名稱就是這樣來的。

四

陽光從猿人洞洞頂投射在洞口附近靠西的洞壁上，使洞壁上一層層泥土的色彩顯得更斑駁，也驅走了洞裏的陰森。把這樣巨大的山洞積累了幾十萬年的堆積物全部挖去是一件艱鉅、枯燥而細緻的工作，我們的科學家首先是人類學家爲了探索從猿到人的發展過程，證實勞動創造了人本身的學說而在這裏默默地埋頭工作，到今天爲止，在這個猿人洞已經掘出六個相當完整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了。——當然還有許多別的化石和勞動生活的痕跡，這些收獲對於科學的重要是無須多說的。這時候我忽然想起，當第一具北京猿人即「北京人」頭蓋骨化石被發掘出來的時候，你能想像科學家們受到多麼大的鼓舞麼？我不是科學家，但是我可能了解科學家們對待「北京人」的深厚感情。那是一九二九年，對於科學家特別是人類學家來說是一個永遠難以忘却的年頭。這一年的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時，「北京人」完整的頭蓋骨化石就在我們現在站立着的山洞裏沉睡了五十萬年以後，被科學家們撥開了掩埋着它的層層泥土，和相距多長時間的現代人相見了。對於第一具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的出現，一般人的感受總沒有參與這一工作的科學家那樣深刻，而且也只有他們才有那樣的感情。我很難忘記一位人類學家當時的感受，他是難忘的一九二九年的參加者，以後一直堅持在周口店進行着同樣的工作以至今天，他說：

「太陽已經西沉。下洞附近的光綫特別黑暗，氣候寒冷。雖然工作人員的錘鎬聲不斷叮噹地敲着，但是周圍的空氣總是覺得十分沉悶。在這沉悶的空氣中，竟在洞口東壁附近發現了一個完整的中國猿人頭蓋骨。頭蓋骨一半在鬆土中，一半在硬土中，雖然天色已晚，大家的工作情緒却振作起來。在衆聲嘈雜中，將這個有關科學的寶貴材料

用撬鋅掘了出來。後來由於這件化石的發現，在人類進化上解決了不少問題……」

這位人類學家是賈蘭坡。他的話表現了一個科學家所特有的理智，但是我們却體會到他的話所包含着的那一份熾烈的感情，體會到他無法不流露出內心的激動。擺在人類學家面前的課題很多，爲探索人類起源問題而發現了北京猿人的頭蓋骨化石和北京猿人創造的大量文化遺跡，從而豐富了勞動創造人的證據，還有什麼比這更能使人類學家們激動的麼？

五

我們沒有離開猿人洞。在洞內的時間久了，覺得裏面有點陰冷，然而我們似乎忘記了這些。在帶着銅銹一樣駁雜色彩的原始深洞裏被高聳的洞壁包圍着，這有什麼好看呢？問得不錯。但是你必須了解，逗留在這裏的人們久久不捨得離開並不是爲遊覽名勝，不是以看風景的心情來對待它的。人們不單純是看，而是在思索一些曾經發生在這裏和我們祖先來源有關的事情，即使一土一石也可能引起你想得很多，雖然彼此想什麼和怎樣想並不一致。

就是在我們此刻站着的猿人洞裏，除了最底層的紅色沙土，幾乎任何一層堆積物裏都發現數目不同的石器。當我們談到這個問題時，朋友補充說，先後發現的石器總數迄今超過十萬件，骨器還不包括在內呢。

北京猿人懂得了創造勞動工具，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北京猿人的腦子有了某種程度的發展，這不是等於說從猿到人的質變過程已經完成了嗎？

猿人洞裏看不到石器。要看，就得到離猿人洞一箭之遙的北京猿人展覽館，那裏陳列着一些有代表性的石器，有用水晶、砂岩或燧石製成的，有用石英岩或脉狀石英製成的，其中以最後一種爲多。科學家告訴我們，周口店附近的岩層裂隙中很多脉狀石英，也比較易採取。石器大抵是用較爲堅硬的石塊把作爲工具的石片墊在石面上打擊而成。在一個距離這些石器工具生產五十萬年以後的現代人看來，石器是粗糙到無可再粗糙的。當我面對着這些石器細緻地觀察過以

後，覺得它在五十萬年前出現却是一點也不粗糙的，甚至它的主人基於勞動的需要而有意識地進行石器的形狀設計，然後才打擊它像自己要求那樣的形狀。我發現了這些石器工具爲了方便用手握牢，上部總是較爲細小如柄；爲了石器的另一面使對方一擊而受到沉重的創傷，這一部份總是較粗重和出現鋒利的銳角。

這種生活不難想像。爲着保護自己，北京猿人要防禦生活在同一個自然環境裏的動物侵襲，特別是劍齒虎、納瑪象、犀牛、貉、大河狸和鬣豹等等兇惡的對手，北京猿人和它們搏鬥的武器是石器——另外還有樹上取下來的巨棒。爲了要取得食物，必須每天每時都進行狩獵，北京猿人用的武器是石器。食物——獸類的軀體被拖回山洞裏，用以割裂它的工具是石器。砍伐樹枝作木棒的工具也是石器……

就在我們此刻站着的猿人洞裏，仰首一望四面洞壁，有些土層即原先的堆積物似乎有燒焦的痕跡，那是北京猿人在自己家裏生火留下來的灰燼？事實正是如此。展覽館陳列了這些挖掘出來的灰燼，而據說，在這個洞裏發現的灰燼最厚的幾乎達到二十尺，那是在堆積物較上層的，在下層的則較薄，但也有三尺多高。這些灰燼，雄辯地說明了北京猿人在五十萬年前已經懂得用火了。

完全可以想像，北京猿人把枯枝拖回洞穴裏作薪以保持火種。在嚴寒的冬日以至飄雪的日子，火給他們帶來温暖；把獵回來的動物在火上燒烤，使他們懂得熟食比生吃滋味更好；在洞穴裏或洞門口，晚上火光熊熊，濃烟四散，對猛獸起着一定的阻嚇作用，居住在這裏的猿人羣得以平安地度過了一個長夜又一個長夜。看來北京猿人既懂得用火也懂得控制火。火的使用，顯示出人類在發展歷程中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火，也引起我一些奇怪的、還不曾得到答案的有趣疑問：北京猿人用火是來自自然現象還是人工產生的呢？前者是雷殛閃電在某些植物上出現的火。既然北京猿人已經懂得控制火種，似乎可以隨時生火或熄滅，這是否意味着後者即用堅硬的尖形石頭在木材上旋轉磨擦而生出火來呢？猿人洞裏的灰燼又千眞萬確地說明北京猿人有過用火的痕跡。我想，這樣的問題，科學家們終有一天能夠回答的。

不難想像，五十萬年前的北京猿人在當時的條件下生活着，要付出多麼巨大的勞動啊。也正爲了勞動，創造了他們

脫離猿過渡到人的一切條件，人類學家不是告訴過我們嗎，由於腦部的發展，北京猿人已經創造了較爲簡單的語言，那時候正是舊石器時代早期。

六

從猿人洞出來，到龍骨山頂部的山頂洞——這裏曾經居住過北京猿人的後代、二萬年前的山頂洞人，最後，我們攀上了龍骨山頂峯去。

山上風很大。松樹和楊樹不斷地搖擺着。要是在別的地方類似如此平凡的山頭，大抵很快便下山去了，那實在沒有什麼好看。我們站在龍骨山上並不急於下山，甚至也不曾想到要下山，難道這裏有什麼特殊的東西深深地吸引着我們這些遠客麼？事情正是這樣。我們在這裏不是看風景，或者說這裏的風景並不美。我只能說站在山頂上讓心靈去感受，感受我們祖先的一部份在這裏和自然戰鬥的歷史，感受我們的祖先在這裏通過長期勞動發展到現代人的歷史。

山並不高而別有氣勢，可以看到環繞四周的自然環境，不，是想像北京猿人在這個自然環境中進行勞動生活。放眼西南方，羣山環抱，冬末的山色雖則還帶點衰黃，却透着一些蒼翠，預告着春天即將到來。回頭一望，東北方是遼濶的河北平原，心胸大爲開朗。從龍骨山麓對着山口有一條小溪，對了，那就是壩兒河，它一直流到和橫過山前的琉璃河相接。此刻是冬涸，有些地方連河床也看見。這裏的境界不免又引起我的浮想，五十萬年前，這裏水深樹密，草原肥美，大羣的原始動物出沒其間，兇猛的窺伺着弱小的，準備突襲；拿着木棒和石器的北京猿人也在這裏窺伺着那些動物羣，也準備來一個突襲。視綫移向左邊，那是河灘，沙地上佈滿了石頭，一個上了年紀和幾個年青的北京猿人，用左手和右脚按牢石材，右手揚起一塊石頭一上一下在敲擊，碎石片剝落一地，有幾件已經製好的石器擺在一旁。——科學家告訴我們，北京猿人大腦左邊比右邊的面積爲大，這說明了，即使他們還沒有習慣用右手勞動也是用右手的時間較多。注意

一下，那上了年紀的北京猿人似乎是在指導他的後輩製造石器。視綫又移向右邊，那是一片樹林，一羣包括小童在內不同年紀的北京猿人正忙碌地用石器剝去植物的根莖和採集野果，還有人用帶薄片的鋒利石器割開動物的肉體——那是一隻鹿。視綫又向前望去，遠遠的山麓洞口一陣濃烟冒出了一團烈火……

我從想像中回到現實來。龍骨山上有些深陷的洞穴和裂隙被挖過或者正在開掘，要不是人們在這裏進行了四十幾年而今天仍然繼續進行着的勞動，很難相信就在我們脚下的這座麵包山埋藏着五十萬年以來人類祖先的遺跡，更難以相信這座外表平凡的麵包山曾經震動了全世界的科學界，吸引着人類學家們密切注意在這裏挖掘出來的每一片人類化石和別的東西，而躺在我們脚下被泥土掩蓋着更寶貴的北京猿人遺跡一定還很豐富。想起了這些，心情忽然變得沉重起來。一九二九年首先在這裏發掘出來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失蹤」已經三十四年了。一九四一年底，抗日戰爭正在進行着，當時的北平協和醫院院長美國人胡頓和總務長美國人博文把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裝箱送到當時的北平美國領事館保管。以後有關化石下落的說法很多，它到底在那裏呢？到今天爲止，答案仍只有一個，那就是不能確知所蹤。

從龍骨山下來，又乘着車子在公路上駛回到城裏去，我一直都想着這個對中國人民最寶貴、最有意義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的命運。眞的，周口店、龍骨山、猿人洞和展覽館裏的任何事物都令人不能不想起這個，只要想起它，內心就不可能不感到沉重和忿慨，我和朋友們如此，別的人也莫非如此。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五日

三位一體的朱自清

余惠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朱自清先生以貧病交迫在當時的北平逝世。朱先生的不幸去世，距離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傅作義將軍率部接受共黨改編，北平和平解放的日子不到半年，這是使一切知道和敬重朱自清先生的人最感到惋惜的。假使朱先生能夠挨過這非常艱苦的半年，那麼他很有可能得到應有的照顧和治療，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健康，爲中國的新文化作出更多更有益的貢獻。

在朱自清先生的身上，體現了中國人民在橫逆之下不爲威迫，不受利誘的傲骨。他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從昆明回到北平，儘管環境非常惡劣，政治壓力非常之大，但他仍然積極支持當時的學生運動。一九四八年六月，北平的大學教授聯名發表宣言，拒絕領取「美援」麵粉，朱先生率先簽名，表示了鮮明的立場，給人們以極大的鼓舞。可是他當時正患着嚴重的胃病，而且由於國民黨統治下的災難，「法幣」貶值，物價飛漲，物質缺乏，全家生活陷入極其困難的境地。他於八月六日由於胃病劇烈發作，迫得送進醫院開刀；十日出現腎臟炎的併發症，終在十二日逝世。可是在逝世之前，他還堅定地囑咐家人：無論如何不要買當時國民黨政府配售的美國「救濟」麵粉。「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這一代的中國人民，都會向朱自清先生學習，都會永遠記得他應當得到的崇高評價。

朱自清先生一生致力於教育和文化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對於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幾乎是公認的，尤其是以前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他的幾篇散文爲中學教科書所普遍選用，在青少年中影響更大。在那個時候，差不多沒有中學生不知道朱自清的。但是，對朱先生的理解，却未必相同。有人稱讚他早期的詩，說：「朱自清的《踪跡》是遠遠的超過《嘗試集》裏的任何最好的一首。功力的深厚，已絕不是『嘗試』之作，而是用了全力來寫着的。」（註一）認爲朱自清比胡適態度謹嚴，功力深厚，固然是正確的，可是基本是從技巧立論。有人指出：「現在大學裏如果開現代本國文學的課程，或者有人編現代本國文學史，論到文體的完美，文字的全寫口語，朱先生該是首先被提及的。」（註二）這裏仍然是從文字上的成就着眼。對於這一點，自然不會有什麼異議。但是我們如果讀一下朱先生寫於一九四八年五月，或者可以說是他最後作品（至少是最後作品之一）的《論雅俗共賞》，便不難看到他對於五四以來的文化——自然包括他自己的作品在內——的一種新看法。下面，我們引錄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

>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是個新時代，新時代給我們帶來了新文化、產生了我們的知識階級。這知識階級跟從前的讀書人不大一樣，包括了更多的從民間來的分子，他們漸漸跟統治者拆夥而走向民間。於是乎有了白話正宗的新文學，詞曲和小說戲劇都有了正經的地位。還有種種歐化的新藝術。這種文學和藝術却並不能讓小市民來「共賞」，不用說農工大衆。於是乎有人指出這是新紳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歐化，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他們提倡「大衆語」運動。但是時機還沒有成熟，結果不顯著。抗戰以來又有「通俗化」運動，這個運動並已經在開始轉向大衆化。「通俗化」還分別雅俗，還是「雅俗共賞」的路，大衆化却更進一步要達到那沒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賞」的局面。這大概也會是所謂由量變到質變罷。

從這段話可以知道，朱自清先生在這個時期已經從「白話正宗的新文學」（這正是人們早期對他最爲欣賞的）中脫胎出來，向前邁進了很大的一步。有人滿足於「雅」而不屑於「俗」；有人滿足於「雅俗共賞」，其實有「雅」「俗」之分，其能否眞正「共賞」已應當懷疑。朱先生正面提倡沒有雅俗之分的大衆化，正說明了他當時的卓見。如果我們回頭讀一下他寫在一九二八年的散文集《背影》《序》裏的一段話，就可以鮮明地看到他跨了多麼大的步伐。或者像他自

己所說，前後看法的對比，實在經歷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着，批評着，解釋着人生的各面，遷流曼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鍊，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這裏所進行的分析固然很細緻、精確，而且文字的本身，也顯示了作者的功力。但是，當作者羅列出這些現象的時候，幾乎是採取全盤肯定的態度而無所褒貶。「中國名士風」好不好？「外國紳士風」對不對？爲「隱士」乎？爲「叛徒」歟？在這段話中看不出取捨。也可以說，朱先生在這個時候看到的還是散文的「量」，而未進入散文的「質」。比對起魯迅先生在差不多的時期中對散文的看法，便會感到差別是存在着。這是魯迅先生在《南腔北調集》裏收入的《小品文的危機》一文所說的話：

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着掙扎和戰鬥。但因爲常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爲了對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爲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以後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扎和戰鬥，因爲這原是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

不應當爲賢者諱，朱自清先生當時的認識，還未到達這個境界。但他終於在後來也達到了這個境界，這就是朱先生使我們敬重的地方。爲了略窺朱先生文學活動和思想發展的進程，我們不妨從他的青年時期開始理解。

朱自清先生字佩弦，江蘇東海人，但從祖父起定居揚州。他生於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九一六年在江蘇省立第八中學畢業，去北京讀大學，一九二〇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但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衝激，使青年的朱自清不能安於哲學的課堂，而選擇了詩的創作。這正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一九二二年，他同劉延陵、葉聖陶、俞平伯等創辦了五四運動以來的第一個詩刊《詩月刊》，在上面寫詩的還有王統照、鄭振鐸、徐玉諾等人。《詩月刊》是

「文學研究會」的定期刊物之一，共出了七期。在這一批早期的詩人中，成就最大的還是朱自清。他寫於一九二二年的長詩《毀滅》，被認爲是五四以來不論在內容上或技巧上都超過當時的一般水平。這首詩反映了五四高潮過後的青年，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擺脫「誘惑的糾纏」，從絢爛歸於平淡，「還原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我」，要求今後「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我們可以看到，詩人的感情是健康的，雖然這還只是知識青年的感情。「平平常常的我」，對於藉學生運動、新文化運動來爬上「文化總管」地位的胡適、羅家倫、傅斯年之流，是有力的批判；但同到工農中去，開展更加轟轟烈烈鬥爭的戰士相比，又顯得不太合拍了。平平常常，是一部分有意脚踏實地做些有益的事的知識分子的要求，可是他們看不到，當時的中國其實正進入一個極不平常的時代。

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出現了受到全國各階層劇烈反對的北洋軍閥曹錕公開賄選總統，引致了一片混亂；在西南各省，發生了一連串的內戰。這些，促使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組國民黨，確立了「聯蘇、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爲中國開闢了一個新形勢。

而在一九二三年起，朱自清先生寫了當時相當受到重視的一系列散文，如《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温州的蹤跡》、《背影》、《荷塘月色》……。可以看到，朱自清在這個時候已經把注意力從詩而轉移到散文。他的散文，看起來是力求自然，吟味下去却是刻意求工的，正是魯迅所稱「漂亮和縝密」的一派。在這些文章裏，作者把充沛的情感和細緻的描寫融合在一起，意境如詩，場景如畫，固然足供欣賞，也極易引起共鳴。技巧之高，當時使不少讀者爲之傾倒。但是，太着重在技巧，而作品的內容又局限在個人的經歷和感受，便難免與時代脫節。如果說，這些散文在功力上比《詩月刊》時期提得更高，那麼在意念上反而似乎後退了。

要舉出着意描寫的例子，不妨讀一節《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這裏是原文第三段的片斷：

>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歷？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斷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爲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

用了這麼多的文字，這麼綿密纖巧的筆觸，有色，有光，有形，有質，有歷史的迴想，有情景的聯系：所寫的只是秦淮河的水。作者的觀察、構思、聯想和運用文字的能力，確實可以作爲青年人創作學習的典範。可是，如果再認眞思考一下，不只是這一節，而是從全文來看，便不難發覺，功力的深厚和內容的空泛（或者說，社會性的貧乏）顯然形成了强烈的對比。其中對歌妓的同情，是接觸到現實了的，却也仍然是那麼淡淡、薄薄，而主要還是個人感情的觸發。這篇文章最後說：「……如睡在搖籃裏一樣，倦了的我們便又入夢了。那電燈下的人物，只覺像螞蟻一般，更不去縈念。這是最後的夢；可惜是最短的夢！黑暗重復落在我們面前，我們看見傍岸的空船上一星兩星的、枯燥無力又搖搖不定的燈光。我們的夢醒了，我們知道就要上岸了；我們心裏充滿了幻滅的情思。」大概可以算得對當時在軍閥統治下的社會作了一些微茫的反映，但那是很乏力的，而從「幻滅的情思」中，可見作者還未能看到眼前那個社會的前途所在。

這種灰黯的感情，在朱自清的名作《背影》中更明顯了。說是名作，是因爲這篇文章幾乎是過去大部份中學課本所必選。如果說文字，倒不像《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那麼繽紛多彩，而是頗有冲淡意味的素描。其所以普遍採用，恐怕主要是着眼於感情的濃郁。好處是，把父子之情從仿如工筆畫的白描中表達出來，而不是以抽象的詞語去强調。寫父親給他買橘子的一節，是全文的點睛所在：

> 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脚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眼淚很快地流下來了。

接着又是一段父親買了橘子跑回來的描述，不具引了。作者用了好幾百字的文章，細緻地繪畫父親的形態、行動，分量很重，只是爲了襯托幾個買給兒子的橘子，兩者是極不對稱的。但幾個橘子之所以能夠同這一大段文字取得平衡，主要是因爲其中貫注了親子之情。我們都承認，父母子女之間的愛，往往是很深厚的，令人難忘的；但是把它染成最重要、最動人的感情，看來便有討論的餘地。到底一個家庭在整個社會、整個世界中所佔的比例應當很有限，只能佔適

當的位置。作者本身在當時有那樣的感受，我們不必有所置議，但發爲文章，而又因此起了很大的感染作用，作爲讀者，就可以有意見了。如果朱自清先生能夠把廣大讀者的思想感情引導向更大的深度和廣度，不是局限於「一家人」之內，那是多麼好啊！從《背影》，我們聯想到冰心在大致相同的時期所寫的《寄小讀者》通訊中着力頌揚的「母愛」，可以看到感情上有共通之點。不妨說，這正是在那個時代裏基本上善良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脫離大衆的知識分子有代表性的感情。但必須說明的是，後期的朱自清，今天的冰心，都已經從這個温情的繭中衝出來，翱翔於廣闊的天地之間了。

說脫離大衆，是有根據的。《背影》作於一九二五年，也正是在這一年，朱自清先生受清華大學之聘任教授，同時開始了古典文學的研究。這一年，在南方正開展着震動全國的大革命運動，「打倒列强，除軍閥」的豪邁歌聲振奮人心。這一年，五月卅日發生了中國現代史上輝煌一頁的「五卅運動」，而《背影》作於十月。再說，一九二七年，是大革命出現大反覆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難免於心潮的激蕩，也正是魯迅詩「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之會，而同年七月，朱自清寫了《荷塘月色》。只有第一句「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可以使人想到忖測一下作者「不寧靜」是爲了什麼原因。當然，這也是不可能有答案的，由於作者到底沒有說明。自第一句而下的全篇，讓讀者來提感受，只能是洋溢着個人主義的、避世的氣息。且看：

>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着手踱着。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甚麼都可以想，甚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以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塘月色好了。

如果離開了環境、時代來讀文章，那麼《荷塘月色》所描寫的境界，確乎是可以使人嚮往的。同整個世界隔絕，眼前所有的，只是：「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說美，也眞是美絕了，但同當時中國人民的處境也眞不調和。對於朱先生這一階段

的作品沒有能夠反映出中國的現實來，那是很足惋惜的。

此後，朱自清先生在一九三一年曾到英國留學，研究的還是文學。一九三二年返國，仍任教清華大學，兼中國文學系主任。直到抗戰發生之前，他似乎不見得有什麼進展。在這期間，他除了前已出版的詩集《踪跡》、散文集《背影》之外，又出版了兩册遊記《歐游雜記》和《倫敦雜記》，又有散文集《你我》。以文字而言，仍然保持着清麗凝鍊的特色，但內容方面，遊記還是停留在表面現象的描繪，散文也主要是在個人的範圍內遊移。時代的衝激使他不能完全無所感覺，可是來自本身的限制又使他仍然落在後頭。他不同意幫閒文人林語堂、陶亢德之流在血腥中大事吹噓所謂「閒適」，沒有爲《論語》、《人間世》（註三）寫過稿。但應當走向什麼地方呢？他似乎摸索着、尋覓着出路。一九三六年，他在《論無話可說》（收《你我》集中）一文裏，便有這樣的感歎：

> 十年前我寫過詩；後來不寫詩了，寫散文；入中年以後，散文也不大寫得出了——現在是，比散文還要「散」的無話可說！許多人苦於有話說不出，另有許多人苦於有話無處說；他們的苦還在話中，我這無話可說的苦却在話外。我覺得自己是一張枯葉，一張爛紙，在這個大時代裏。

把自己比爲枯葉，擬於爛紙，那自然是不恰當的，却也充分顯示了他的苦悶之深。其實，這個時候，他對文藝的看法已經逐漸明確起來了。在《標準與尺度》一書中有《論嚴肅》一文，裏面對林語堂式「小品文」的批評，就顯示了他嚴肅的態度。他說：「知識分子講究生活的趣味，講究個人的好惡，講究身邊瑣事，文壇上就出現了『言志派』，其實是玩世派。更進一步講究幽默，爲幽默而幽默，無意義的幽默。幽默代替了嚴肅，文壇上一片空虛。」這一番非常有見地的話，正說明了朱自清先生的變化。這個變化是早已醞釀着的，只要遇到適當的時機，在他身上也就體現出「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來。

這樣的時機終於來到了。抗日戰爭爆發，北平的清華園再也不能安居了。清華、北大、南開南遷，在湖南長沙設臨時大學，朱先生懷着對侵略者與賣國者的仇恨，隨臨大而南，一九三八年，臨大又遷昆明，改名西南聯合大學，他也到

了昆明。民族的災難，蔣幫政府的壓迫，使他逐步擴闊了視野。而「法幣」貶值，物價狂漲，也使一向清介的教授們，包括朱先生在內，生活日益困難。他對於大是大非，有了更深刻的見解，開始關心和支持進步的、爭取民主的、堅持抗戰的學生運動，與聞一多、李公樸等爲青年學生所擁護、景仰。這時他的作品，着重於文藝批評，而在這些批評中貫徹了他不斷進步着的觀點。後來在一九四七年，他爲《聞一多全集》寫《序》，對聞一多作了恰當的評價，其實也可以說是他給自己的評價。文章開頭的第一段便說：

> 聞一多先生爲民主運動貢獻了他的生命，他是一個鬥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時期的不同而或隱或現。……學者的時期最長，鬥士的時期最短，然而他始終不失爲一個詩人；而在詩人和學者時期，他也始終不失爲一個鬥士。

聞一多先生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在昆明被蔣幫特務暗殺的，同一期間犧牲的還有李公樸。他是在一九四三年以後，在事實的啓發下，對蔣幫朝庭的倒行逆施非常痛恨，投身於爭取民主的鬥爭中。抗日戰爭結束之後，積極反對蔣幫的發動內戰，成爲昆明青年學生和民主力量的一面旗幟，於是竟被暗殺。從這個意義上看，朱自清先生可以說是倖免於難。作爲鬥士，朱自清先生在一九四七年所寫的《論標語口號》，鮮明地反映了這個立場。這篇文章說：

> 集體的力量的表現，往往不免騷動或動亂，足以打攪多少時間的平靜，而對於個人，這種力量又往往是一種壓迫，足以妨礙自由。知識分子一般是愛平靜愛自由的個人主義者，一時自然不容易接受這種表現，因此對目見耳聞的標語口號就不免厭煩起來。……然而這裏正見出了標語口號的力量。人們要求生存，要求吃飯，怎麼能單怪他們起鬨或叫囂呢？……古語說「口誅筆伐」，口和筆本來可以用來做戰鬥的武器，標語口號正是戰鬥的武器啊。

我們應當高興地說：經歷了漫長的、曲折的道路，終於誕生了一個民主鬥士的朱自清，愛國者的朱自清。這是合詩人、學者、鬥士三位一體的、眞正值得給予崇高評價的朱自清。今天的青年，如果只從課本或選本中讀過《背影》、

《荷塘月色》，儘管熟得可以背誦，但要知道，那並不能夠正確地理解一個完整的朱自清先生。作爲門士的朱自清先生，這段時期確實太短了。如果他能活着度過那段黎明前的黑暗，那是多麼好啊！

（註一）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論爭集》：《導言》

（註二）葉聖陶：《朱佩弦先生》

（註三）《論語》、《人間世》都是三十年代時，由買辦文人林語堂等主辦的雜誌，提倡「幽默」和講究「閒適」的小品文，實際上是爲屠殺人民的反動派以插科打諢的方式來掩護和塗脂抹粉，起着幫兇的作用。因此受到當時進步文化界的揭露和反對。

稿約

一、本刊歡迎投稿。凡有關文藝理論、評介、翻譯、小說、戲劇、散文、詩歌、中外文壇動態等作品，都是我們需要的。翻譯作品請註明稿源及附簡短的介紹。

二、來稿請用原稿紙書寫。並請註明眞實姓名、筆名、地址（外埠請附英文地址）。

三、如需退稿者，請附回郵郵費；如不願刪改者，亦請註明。

四、稿件一經發表，即致薄酬。

五、來稿請寄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海洋文藝」社收。

劉禹錫的幾首詩

思嚴

唐代詩人中，劉禹錫的名字，相信大家不會陌生的。在中唐的文壇上，他雖然不是頂尖兒的人物，但却佔有一定的地位。他的詩，也許沒有白居易、元稹、李商隱、杜牧等那樣流傳廣泛，但作品的內容和風格，有些地方是凌駕上述諸人之上的。論文名，他沒有柳宗元、韓愈那樣響亮，也沒有被列入八大家之行列，但他却和柳宗元具有同樣短小精悍的文風，這些都和他的思想、政治見解分不開的。

要適當地衡量一個文學家的成就，不能僅從創作的多寡和他在當時受人推崇的虛名來作標準，而是應該從他的作品內容來衡量。這裏就有一個時代性和階級性的問題存在。好的文學家不一定在當時受到稱揚，而被吹捧得高高在上的作家，不一定能留給後人一些好的作品。

劉禹錫（七七二——八四二）字夢得，彭城人（今江蘇省徐州市）。唐德宗貞元末期，與柳宗元同爲監察御史，均屬當時朝士中有文名者。王叔文用事，進行改革運動，劉禹錫是參加者之一。順宗永貞年間（公元八〇五），曾出任屯田員外郎，這是一個掌管天下屯田及京師文武職

田的要缺。可惜順宗是個短命皇帝，在位僅一年。王叔文改革運動失敗，與王伾一同被貶。叔文貶渝州司戶，王伾貶開州司馬。王伾不久病死任所。翌年，叔文被賜死。所有參加這個革新集團的主要分子，都被貶邊遠地區，柳宗元貶永州司馬，劉禹錫貶朗州司馬，韓泰貶虔州司馬，韓曄爲饒州司馬，陳諫爲台州司馬，凌準爲連州司馬，程異爲彬州司馬，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

中唐時代，藩鎭專橫，宦官與大地主、大官僚結成一股頑固的守舊勢力，政治鬥爭是十分尖銳的。反映這一鬥爭的，就是以王叔文、劉禹錫等法家人物，與守舊勢力的儒家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王叔文的改革運動只有六個月的壽命，但不是說，儒法之爭就這樣簡單的結束了。以柳宗元、劉禹錫等爲首的法家人物，一直堅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些被貶到邊遠地區的司馬，仍然堅持他們的法家路線，在地方上進行改革弊政，用柳宗元的話來說，就是「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這種精神，也是推動他們在創作方面，以戰鬥的氣概，無畏的決心，寫出一些氣勢雄渾、思想性、戰鬥性極强的詩篇來。

劉禹錫一貶朗州，就是十年。元和十年，他和柳宗元、韓泰、韓曄、陳諫等五人，又被召進京師來，當時的當權派有意察看他們的意向、是否放棄原來的政治主張，投靠到他們那邊來。如果這樣的話，是可以給他們留京升官的。可是，這些頑强的法家人物，絲毫不爲動搖。劉禹錫一到京師，就到玄都觀裏走一遍，寫下了有名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這首短詩像一支匕首那樣，重重地刺痛了當權的儒家人物，他把那些頑固的人物戲稱爲看花的「君子」，他們正爲新栽的桃花而欣賞不已。在劉禹錫眼中看來，這些新栽的桃花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之處，而是一些十分庸俗，趨炎附勢的東西。雖然紅極一時，也是不足重視的。這種頑强的鬥志，辛辣的筆觸，當然要使當權派十分氣恨了。

劉禹錫等五人，二月進京，三月又再度被貶了。特別是劉禹錫，頑固派對他更是氣恨，把他貶到遙遠荒僻的播州了。唐代的播州，就是現在的貴州遵義，那時候，是距離京師最遠的地方，據說有四千四百五十里，是南方邊陲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這當然是有意給劉禹錫更大的折磨。而且，劉禹錫那時還有一位老母，貶到這樣邊遠的地方，要不要同老母一起去呢？的確是個很大的困難。

他的好友柳宗元，非常氣憤，認爲「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他提出要和劉禹錫對調，以柳易播。這種激於義憤的可貴友情，得到當時中丞裴度的同情，代爲進言，卒之將劉禹錫改爲連州，就是現在粵北的地方。

這一回到了連州，不是十年而是十三年了。柳宗元已先四年死於柳州任上。十三年的歲月不算短，但並沒使這位法家人物屈服。他在被召回京師的路上，遇見另一個好朋友白居易。白居易寫了一首同情他遭受迫害的詩，劉禹錫又寫了一首有名的詩篇，「酬樂天揚州初逢見贈」：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凭杯酒長精神。」

十年朗州，十三年連州，合起來就是二十三年了。二十三年的迫害折磨，雖然也使這位頑强的法家詩人感到有點凄凉，有點衰老的樣子，但這首詩並沒有消極的悽悽切切的味道，他還嘲笑反動勢力阻擋不住歷史前進的車輪。「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充份反映出劉禹錫的信心百倍，毫不沮喪。這兩句詩，最能概括劉禹錫的戰鬥意志，也成爲後人傳誦的佳句。

他不僅從朋友的同情鼓勵大長精神，回到京師以後，依然運用他辛辣的筆觸，對那些儒家人物給以無情的嘲諷。他又再到玄都觀裏去憑弔一下，寫下了另一首短詩：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那些紅極一時的桃花又怎樣呢？還不是銷聲匿跡了，連苦心栽培的道士，也不知那裏去了。還是前度劉郎，昂首濶步地走回來。這樣的短詩，確是寓意深遠，風格高而着墨少。那是劉禹錫詩文的特點。

「全唐詩」裏面收集劉禹錫的作品並不多，他的詩文集現在也不易找到。但憑這幾首短詩，已經把劉禹錫的思想境界和藝術技巧，充分反映出來了。

他還有一些抒情的文字，都是以短小精悍見長的，如流傳極廣的「陋室銘」，全篇不過七八十言，說陋而實不陋，每一句都是陋字的翻案，顯出一種清雅倜逸的風格，這也是劉禹錫文章的特點，立意清新而結構縝密。

烏斯曼的創作活動

杜漸

在當代非洲文學作家中，塞內加爾小說作家塞姆貝尼·烏斯曼（Sembene Ousmane）是很有名氣的一人。他的創作活動始於五十年代中期，作品雖並不很多，却有甚高的質素。中國早在一九五九年，即翻譯出版了他的作品。一九五八年他參加亞非作家會議，曾到中國作過友好訪問。他的作品「祖國，我可愛的人民」在中國曾有過兩種不同的譯本，是深受中國讀者歡迎的。

這位黑人作家現年五十歲，一九二三年一月八日出生於塞內加爾的辛古因查洛，家庭以捕魚爲生。烏斯曼自幼跟隨父親在家鄉的卡薩曼斯河打魚，他父親希望他也能繼承祖業，成爲一個捕魚能手，對他加以悉心培養。因此烏斯曼少年時，在故鄉辛古因查洛捕魚技術就頗有名聲。可是，烏斯曼對自己的前途跟他父親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希望能當一個工人。終於，他說服了父親讓他進馬爾沙索姆的技術學校讀書，可是只讀了三年，就因經濟困難，只好離鄉背井到達喀爾去做工了。他幹過不少工作，當過鉛管工人、泥水匠、技工學徒和火車頭車庫技師的助手，成了一個體力勞動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法國殖民者强徵入伍，派到意大利和德國境內打了四年仗。戰後，他到了法國的馬

賽港，在船塢碼頭中工作，成了一個碼頭工人，參加了產業工會，結果成了一個工會領袖。

烏斯曼之會成爲一個作家，並非是由大學專院培養出來，完全是由他自學成功的，他到歐洲後，一有空閒就如饑似渴地讀書，對文學發生了興趣，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並開始學習用法文寫作。

他的第一部作品——小說「黑色碼頭工人」(Le docker noir)，就是利用業餘時間寫成的，他白天在碼頭工作，還參加工會的活動，晚上就埋頭寫作。這個工人作家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把法國海港碼頭工人的生活寫得相當深刻生動，可以說「黑色碼頭工人」是一部帶自傳性質的長篇小說，反映了黑人工人的生活。這部作品於一九五六年在巴黎出版，立即引起法國文學界的重視。

可是，正當他的處女作問世之時，他不幸病倒了，得了嚴重的脊椎病，被醫生禁止作任何體力勞動。烏斯曼被迫離開了工作了十年的碼頭，這對於一個工人作家是多麼嚴重的打擊啊！他得很長一段時間躺在床上，不能勞動也不能參加工會活動。不過烏斯曼並沒有悲觀灰心，他在養病期間，不停地寫作，一年後，也就是在一九五七年，他第二部小說誕生了，那就是「祖國，我可愛的人民！」(ô pays, mon beau peuple!)，這本書獲得了更大的成功，除了被譯成中文外，還譯成了英、俄、德、羅、保、匈、捷等國語言，烏斯曼作爲一個以法語寫作的非洲黑人作家，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祖國，我可愛的人民！」歌頌了塞內加爾農民反抗法國殖民者的統治和壓迫的鬥爭，講的是一個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塞內加爾青年烏馬爾·法伊，他離開故鄉八年之後，帶着在法娶得的法國妻子伊沙貝拉，一塊回到祖國塞內加爾。烏馬爾已不再是八年前離開故鄉時那樣簡單了，他見過世面，作過戰，知道什麼是法西斯，什麼是殖民主義，他看到祖國在殖民統治下貧困落後，很想改變這種狀態。可是當他們回到故鄉，却得不到家庭的諒解，因爲他家裏老一輩都反對黑人與白人通婚，於是烏馬爾和伊沙貝拉只好在郊外建造了一間房子，另外居住。老一輩看不慣他們的生活方式，但年輕一代却不那麼保守，他們經常聚集到烏馬爾的新居來，其中還有兩個對他們很友好的白人醫生，經常在一起討論研究怎樣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由於烏馬爾看不慣殖民者的殘暴統治和剝削自己的同胞，他經常堅決勇敢地起來維護同胞自由生存的權利。這種活動引起了白人殖民者的嫉恨，認爲他們經常聚會，是在「圖

謀不軌」。烏馬爾家庭原是世代漁民，但烏馬爾却認爲要發展農村的經濟，必須改行耕種土地，於是他把一羣團結在他家庭周圍的青年男女組織起來，開墾土地，種上莊稼。烏馬爾事事帶頭，他在青年中的威信越來越高了，到這年莊稼熟時，他們用汗水奪得了第一次的收成。這時伊沙貝拉已懷了孕，也逐漸學會了當地的語言，她與婆婆蘿卡亞之間，也取得了諒解。烏馬爾將全部精力投入勞動中，他以無限的熱情教導年輕一代爭取民族獨立，並以發展生產來啓發他們，教育他們。殖民者恨透了烏馬爾，他們爲了維護殖民統治，在一個雨夜裏，卑鄙地把烏馬爾暗殺了，以爲這樣就能把革命的火種撲滅。可是他們失算了，烏馬爾雖然死了，但青年們都覺醒了，伊沙貝拉在悲痛中，挺起腰板苦幹，承繼丈夫遺志，帶領着年輕一輩爲爭取民族獨立繼續進行鬥爭。這本長篇小說是以悲劇情節結束的，但這裏面有悲痛，而沒有悲觀，這種悲痛憤慨中，充滿了樂觀主義的精神。作者指出烏馬爾這個塞內加爾的兒子將永遠活在勞動人民心中，「播種的時候，他走在播種者的前面；雨季裏，他時刻不離他的人民；收割莊稼的緊張時節，他鼓舞着年輕的人工作。」

反抗殖民主義侵略和爭取民族獨立，是烏斯曼創作中的主要課題，他曾指出，他一貫遵循的創作原則是：「文學是人民大衆的，一切都從人民羣衆中來，再回到人民羣衆中去。」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是他從事第三部長篇小說創作的時間，迄一九六〇年，這部作品在巴黎阿未奧·杜蒙出版社出版了，它叫「主的木頭橛子」（Les bouts de bois de Dieu）。這部長篇小說描寫了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期間在法屬西非爆發的一次鐵路大罷工，生動地繪畫了鐵路工人們反抗殖民者的激烈鬥爭的偉大場面。

烏斯曼在這部長篇小說開卷的獻詞中說：「僅以此書獻給你們，主的木頭橛子們，我的工會兄弟們和你們的伴侶們，獻給所有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爲爭取美好生活而鬥爭的男男女女，他們沒有依靠任何別的人：既沒有依靠『文明使者』，也沒有依靠議會和議員。他們的範例是不會消失的。從那時起，非洲又前進了很遠啦。」

這次罷工是法屬西非達喀爾——尼日爾鐵路黑人工人爲爭取黑人跟白人同工同酬平等待遇的鬥爭，烏斯曼自己也曾在這鐵路上工作過，他很熟悉工人的生活。這次罷工對西非人民的覺醒是有着巨大影響的，這是一次工人階級顯

示出自己力量的鬥爭。作者細緻地寫出了這次罷工的廣濶畫面，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工人及其家屬的動人的形象。鬥爭的場景安排在鐵路綫的三個點上，先是由巴馬科鐵路工人罷工大會掀開了鬥爭的序幕，接着是底安斯城捲入鬥爭的渦流，罷工工人雖然遭到警察鎮壓，但他們團結如鋼，佔領了廣場、鐵路和公路的交叉點、車站廣場和倉庫的周圍。殖民當局封鎖生活必需品，勒令糧店不准賒貸糧食給罷工工人，再後事態發展到達喀爾港，也作同樣措施。殖民當局千方百計破壞罷工，企圖收買工人領袖，罷工的總領導人回答得好：「眞正的奴才並不是那些被硬拉去加上五花大綁當作奴隸賣掉的人，那些甘心情願作人牛馬的人才是眞正的奴才！」鐵路工聯書記裝配工人都都便是一條鐵漢，當殖民者以三百萬法郎來收買他時，他斬釘截鐵地說：「對於一個像我這樣的幹裝配活兒的黑人工人來說，這的確是筆大數目，不過我寧願仍舊做我的黑人，因爲三百萬法郎並不能把我的皮膚刷白。」

當法國殖民者被迫坐下來談判時，他們還想製造藉口拒絕工人提出增加工資、家庭津貼和養老金的要求，工聯代表指着他們鼻子說：「經理先生，你在這談判桌上，代表的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一個種族，而是一個階級，我們呢？我們代表的也是一個階級，我們這個階級的利益和你們那個階級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談判失敗後，工人組織起抗議示威，從底安斯出發到達喀爾港，大教長、殖民總督、市長、議員等等都出面「調停」，結果都被工人揭穿了他們僞善的面目。最後，罷工終於取得全面勝利，被捕的工友被釋放出獄。這本書表明了黑人的尊嚴，顯示出工人階級爲爭取民族獨立反對殖民統治的信心和力量。此書出版後，立即被譯成英文，被譽爲「一部杰出的著作，喊出了黑非洲的呼聲，它既有着非洲人民文學的傳統，又有着歐洲小說的嚴整格局，是完美的結合」。

一九六二年，烏斯曼又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合集「伏泰人」（Voltaique），並將其中的小說改編成電影脚本，拍成影片，於一九六六年在達喀爾舉行的第一屆世界黑人藝術節中放映，得到高度評價。「黑姑娘」（The Black Girl）是這本小說集中的一篇，描寫一個塞內加爾的黑人姑娘狄奧亞娜，給白人殖民者做工，被帶到法國去，當作奴隸般使喚，又當作野蠻人標本四處拿去展覽，最後她受不了辱罵和折磨，刀割脖子自殺了。作者通過這個被殖民者戕害的少女，對種族主義提出强烈的控訴。一九六四年他又發表了另一本小說集「種族的傷疤」（Tribal Scars）也

是對種族壓迫所加與人類尊嚴的損害提出譴責的作品。一九六五年發表了「滙票」和「白色的來歷」（Money-order &White genesis）兩部中篇小說，以反映現代社會悲劇爲題材，曾在達喀爾獲藝術節獎。「白色的來歷」寫一個未婚少女懷孕，使父親受到歧視；「滙票」講一個窮人接到姪兒從巴黎寄來二萬五千法郎的滙票，引起了無限苦惱。

烏斯曼說：「作家並不是住在象牙塔裏的，他們是戰士，而現在和我們的政論家在一起，他們又是政治家，有時還是革命者。」他强烈譴責帝國主義者恣意踐踏黑非洲文學的罪行，提出「我們的新文學應該是民族的，而要它成爲民族的，就必須使非洲的作家獲得自由，就必須使非洲的國家恢復自由。」烏斯曼從一個工人自學成爲作家，他時刻遵守着這個創作原則，把自己的文學活動與民族獨立運動緊緊結合起來。近十年來，烏斯曼將力量放在電影藝術方面，也頗有成就，目前他住在巴黎從事創作，我們期望着不久的將來能看到他的新作發表。

XXXXXXXXXXXXXXXXXXXX

南非女作家新著獲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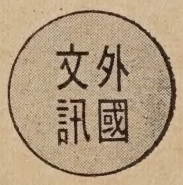
秦　毅

南非女作家納丁・戈迪梅爾（Nadine Gordimer）新著“保存者”（The Conservationist）獲得了一九七四年“布克獎金”（Booker Prize）小說獎金五千英鎊。這本小說由“凱普”出版社(Cape)出版。

她過去出版的“貴賓”(A Guest of Honour)曾獲得“詹姆斯・塔特・布萊克紀念獎”（James Tate Black Memorial Prize），“星期五的脚步”（Friday's Footsteps）曾獲得史密斯獎（W H Smith Award）。

英國“觀察家報”認爲她的新著“保存者”是以銳利的眼光和動人的韻律刻劃了對事物的感受。該報的保羅・貝利（Paul Bailey）評論說：“其大胆的藝術創作和達到的成就值得受到尊敬。”

保羅・西魯（Paul Theroux）在“新政治家”周刊評論說：“讀這本小說將會發現非洲的現實……能把抒情的報道同社會因素這樣有效地結合起來的作品並不常見。”



XXXXXXXXXXXXXXXXXXXX

女性和兔

婦女年

吳令湄

今年是婦女年。

這是在聯合國來說。爲什麼一九七五是婦女的，不大清楚。猜想聯合國定出一個婦女年，是爲了提倡女權，爭取男女平等的意思吧。

女權運動不知道推行了多少年，却還需要聯合國用一個婦女年來提倡，也就不難想見今天世界上許多地方女權到底如何。

聯合國這麼提倡一下，能收到多大效果，且不說它，但這總不失爲一件多少有些意義的

事。

在西方，早已有「婦女第一」的教條，所謂凡事讓婦女居先，無非是走路讓女性先行，車中讓女性先坐之類，在大事上，婦女是很少有居先的地位的，連平等的地位也往往沒有。此時此地，甚至同工同酬也沒有完全實現呢。

在西方世界的範圍，有女性登上政治舞台，出現一兩位部長級的人物，已經是可以津津樂道的事。在往日的「日不落國」，今天的「日之夕矣」的那個國家，最近有一位女性已經在競選中成爲一個黨的領袖，因此有可能在未來的大選中成爲這個國家的首相，就又是幾乎可以成爲佳話的新聞了。

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有一個國家的總統、兩個國家的總理是女性。西方世界大部份又被稱爲第二世界，第二世界在這上面顯然不如第三世界了，但第一、第二世界却有人自命先進，說第三世界十分落後。

在第三世界中，有一個國家雖然沒有女性當總理，却有女性担任副總理，也有女性担任類似副元首的職位（類似當然就不盡似），儘管只是副職，但她們的出身却反映出這是女權空前提高的一個方面。兩人之中，一位是紡織姑娘，一位是賣菜大姐。這樣的「起自匹婦」，在別的國家從來還沒有過。

這女權的提高是隨着整個民權的提高而同時提高的。男的農民和工人，也有人當上了副總理，一位從田畝中來，一位從工廠中來，這又是「起自匹夫」。

當「匹夫」和「匹婦」都能站起來時，女權才有可能和男權一樣眞正實現。當「匹夫」和「匹婦」都有權時，男女的平等才能眞正實現。

男權也好，女權也好，要千千萬萬人都有權，而不是一人一家，或少數豪家有權，那才

是男女平等權利實現的可靠保證。枝枝節節的提倡儘管有好心，却是不一定有好果的。

兎年

今年又是兎年。

在中國傳統的干支紀年、十二生肖的說法中，如此。

婦女年和兎年，一個陽曆，一個陰曆，有此參差，大體上却是一年。婦女和兎，這就巧合在一起了。儘管，「兩兎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兎到底是有雌雄之分的，——中國古代一直說雌雄，很少說雄雌；一直說陰陽，沒有說陽陰，這倒有些「女性第一」的味道。——儘管兎並不就只是女性，但有人却歡喜把年輕的女性叫做小白兎，表示愛意。雖是愛意，却多少使人感到帶有幾分侮意，使人想到玩物。

爲什麼不把年輕的男性叫做小白兎呢？嬰孩和幼童可能會得到這樣的愛稱。少男如果被人這樣稱呼，恐怕就不是那麼受用了。

當婦女眞的「能頂半邊天」，男性能的，女性也能的今天，叫少女做小白兎也不是這些能幹的女性所願意接受的吧。

婦女年和兎年的巧合，是並不有趣的巧合。

但兎却是有趣的小動物。人們對它的喜愛多於厭惡，而很少聽到對它的厭惡。

小巧玲瓏，玉雪可愛，兎的形象是逗人歡喜的。它多半白如玉、如雪，儘管也有灰的兎、黑的兎。白似乎成了兎的標準色。輕快飄逸，它的行動是爽利的，「動如脫兎」，這是

它動起來的好形象。

「靜如處子，動如脫兔」，還是把女性和兔相提並論。不動的兔子伏在地上，安靜得像一塊玉，一團雪，像古代人稱讚的溫柔嫻靜的女孩子。

柔和靜，那是古代對女性的要求，今天的要求不同了。女性也應該具備剛的性格、動的勁頭，不剛無勁，又怎麼可以頂半邊天，和男性一樣，平等地担負起人類社會的一半重任呢？柔和靜有時是可愛的，但不能只是柔和靜，總是柔和靜。「溫柔敦厚」的教條，千百年來，束縛了詩，更束縛了女性。女性應該從「溫柔敦厚」中解放出來，才能逐漸實現自己眞正的解放。

兔在這上面倒是好樣的。在它身上，靜和動統一得那麼合諧，靜有靜的美好，動有動的佳妙。

——寫於兔年來臨時

金依

過去的事，在小帆腦子裏一閃而過。

那是兩年多以前的事了。那時候，小帆剛剛去做電器學徒不久。一天，他因爲加班，深夜回到家，發現氣氛不尋常，一屋子都是人，媽媽和妹妹哭做一團，兩個弟弟眼紅紅的愣着。這時候，屋裏一個陌生人用手搭着他的肩膊，把他帶出門外，對他說：「小帆，你必須堅强一些，做應該做的事，還要鼓勵你一家人都堅强起來，面對現實去奮鬥。你爸爸今天開河（落船開工），那船忽然起火，

我僥倖逃出來了。但是你爸爸和許多工友還困在船上，現在，那條船已經放棄施救了。」

眞是晴天霹靂，小帆閃電一般正要轉過身子，跑到可以看見海的地方看看那條船，那條困着他爸爸和許多工友們的船，那條已經被放棄施救的船。但是，一條白柱已經把他攔住，這是那個人的手，一條纏滿了綳帶的手，他看那人，堅定、嚴肅、親切、關懷的眼光，示意他鎭定下來。這個陌生人，就是老杜。

老杜帶着傷，帶了那時只十六歲多、初入世途的小帆，漏夜奔走，把遺屬聯絡起來。

老杜告訴小帆，如果這是一條豪華的客輪，載着許多非富則貴的人的話，遇了險，一定不會輕易放棄救援的，說不定直昇機也會出動。但是，這是一條在修理中的舊貨船，船上都是工人，救火時，化學藥劑也捨不得用，就宣佈放棄。那是放棄了許多工人的生命。在這裏，工人的生命是這樣的不值錢的！

「我們逃生出來的人爲難友的生命力爭，但是，時間怎容許爭辯？發命令的人根本不把我們窮人的生命當一回事。小帆，這船是買了保險冒險趕工的，把我們工人生命當賭注，你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了吧？」

小帆從那時起，知道僅僅悲痛是無濟於事了，他跟了老杜和別的叔叔伯伯，聯絡起罹難者的家屬，互相鼓勵，埋葬了先人的屍灰，擦亮眼睛，認淸這吃人社會，勇敢地活了下來。

他們是只有患難相扶，才挺了起來的。

經過兩年多，小帆剛剛滿師不久，和妹妹兩個把家撐起來，他覺得自己是個大人了。今天，大火燒到他的身上，燒到他的工友們身上，就像當日燒到他的爸爸，燒到杜叔叔他們身上那樣。

現在，當着杜叔，他想起了一切，他就該像杜叔那樣，做他應該做的事。

小帆從幾個行業工友一同組成的處理這次傷亡事件的辦事處出來，他口袋裏懷着三位死難工友的名字，和他們的住址。這時候，他頭上的綳帶拆除了，還貼着膠布。

一位是漆工田伯，一位是水喉匠棠叔，另一位，是只有十七歲的木工小黃。小黃失了踪，屍體尙未找到。

小帆和田伯，棠叔都相熟，跟小黃却不大認識，他們的家屬，小帆一個都未見過。

只是在禍起的前一剎那間，他才聽田伯說有七個兒

女。而棠叔有三個女兒，妻子多病。棠叔屍體被發現在一個大水桶裏，半身燒焦。

小黃家的情形，一點也不知道。

現在，小帆去找他們，去看看這些失去親人的不幸遺屬，帶着衆多工人兄弟的深情厚意去關懷他們，鼓勵他們，支持他們，使他們化悲憤爲力量，使他們在患難中結成同命，互相支持，使他們知道禍患的根因，堅强地挺立起來。

他先到田伯家去。

田伯是送院途中死在救傷車裏的，他給老杜救起，但傷得實在太重。小帆是後來才知道，他跟田伯是同一輛救傷車送院的。

小帆永遠記得田伯最後一句話：「這七個（兒女），我一定養到他們出身，除非——」

一句「除非」未完，就來了這個「除非」所包含的不幸東西了。

田伯給烈火吞噬掉了，但小帆明白，火是人爲的，那是要趕工程，以便那豪華畫舫早一天去爲大股東們賺錢。在不顧安全的情形下爆發出來的。

棠叔、小黃，幾十個人，都是這樣給吞噬掉的。

小帆的爸爸，早給吞掉了，他自己也險些給吞掉。

以後，說不定，他還會遇上這樣的事情。

老杜告訴過他，我們不能這樣一代一代的給吃下去！

而這，要許許多多人都知道，爭取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他們還要一起爭取應有的補償，雖然無論如何補不了他們失去親人的寶貴生命，也償不了他們慘痛的心情，但孤寡們爲了今後活下去，小帆憑他一家親身的體驗；一點點撫卹金和生活費，甚至殮葬費的爭取，都是不容易的。必將一再的刺痛失去親人者破碎的心，但也將更擦亮他們的雙眼。

小帆胸中懷着這一切，敲響了田伯家的門，敲響棠叔家的門，也敲響小黃家的門。

小帆帶着他找到的這三家人，跟別的罹難工友家屬，和受了傷的工友，一起到船廠去。

他也是受傷者之一，額頭上還貼着大塊膠布，縫了好幾針的傷口仍在發痛，腦受過震盪，有時裏面會劇痛，痛得要嘔吐。

他扶着小黃跛脚的父親，小黃的父親老黃，原也是個船廠木工，他的脚，是給高速猛力的電鋸鋸掉的。

老黃有九個兒女，他的腿給鋸掉以後，就靠着妻子做小販，又讓只有十四歲的小黃去當學徒，小黃也是剛剛滿師，成爲家庭的主力。

高帆扶老携幼，到船廠去交涉。田嬸邊走邊說着田伯的往事。

現在，跟在老黃身後的，是他其他的七個兒女，小黃母親因痛失愛子而病倒，大女兒在家照料母親沒有來。走在小帆旁邊的，是田伯的妻子田嬸和六個兒女，其中最小的一個還用頎帶頎在背上，大女兒去開工，沒有來。

田嬸一路走，一路說着田伯的往事。

她說，田伯一向是個很樂觀的人，自小就沒有父親，十二歲做油漆學徒，幾十年來都做這一行，收入不固定。兒女多，担子重，日常生活十分節儉，新衣

服也很少買。人家請喝喜酒，他也只送禮而不赴宴，原因是沒有一件較爲光鮮的衣服。但田伯很愛護兒女，不久前大女兒因見他辛苦，自願輟學做工，幫助家庭，第二女兒也嚷着要做工了。田伯對正讀小學六年級的兒子說：「你要用心讀書。如果你們每個都要唸中學，我沒本事。但我準備辛苦一點，也培養你一個唸完中學！」

但是，言猶在耳，田伯已是不幸罹難。今後別說這個有志升學的兒子唸不成中學，就算仍在唸小學的兒女，看來也快失學了。

小帆耳邊又響起田伯最後一句話：「我一定要養到他們出身，除非——」

工人的生命，在這裏，是這樣的沒有保障呵！

聽着田嬸的傾訴，小帆一再增加他內心的義憤。

他向後面看看，棠叔的妻子棠嫂，揹着出生不久的女兒，拖着仍茫無所知的大女兒，低着頭，默默地走着。她的丈夫，是慘劇前一天才落畫舫開工的。

田嬸那個讀小學六年級的兒子，拖着棠嫂哭哭啼啼的第二個女兒，走在旁邊。

他們還是今天才相識的。

他們九十多個人，一起走到船廠緊閉的大門口。

雖是深秋，烈日當空，强勁的西風捲着泥沙向他們撲過來，老黃的白髮給吹成一團亂草，棠嫂的二女兒哭得嘶啞了。

小帆跑到前面，會合了另兩個代表，去敲船廠的鐵門。

看門的把一個職員叫出來，這職員只開了一個小窗口，露出兩隻眼睛，問：「你們有什麼事？」

「什麼事？你們不知道嗎？」小帆說：「我們是死難者家屬和受傷工友，要見經理的！」

「經理說，他沒有空見你們！」

「這不成，我們有些親人失了踪，還沒找到，你們公司要負責找回他們；我們的死難者的喪殮費，公司要負責支付；我們死難者和受傷者家屬的生活費，公司也得負担；死傷及失踪的，公司要賠償；而且今後還得使工人工作的安全有個保障。」小帆高聲說：「這些事都要立刻解決，經理怎麼不理？」

「我不知道，今天不接見，你們先回去！」

小窗口也關上了。

「我們的人都死了，你們還關起門來！」田嬸高叫起來。

「你們要找回我兒子還給我！」老黃也叫。

「我們的人是給你公司開工的，公司怎能不理？」

「開門！叫經理出來！他沒空也派個負責的人出來！」

「我們代表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怎麼聽也不聽我們的？」赭色的大鐵門前，一時羣情激憤，人聲鼎沸。

親人死了，或者受了傷殘，或者失踪，殮葬，今後生活，找尋失踪者，保障今後開工安全，都是急如星火的問題，但是，這道門却關得嚴嚴實實，每個人的心，都給這鐵門板頂住了。

新聞記者們前來拍攝新聞照片，向代表探訪。

小帆和兩個代表站在大鐵門前，他們商量了一下，面對着工友、家屬和記者。

小帆把兩隻手掌合成一個擴音筒，放在嘴邊，高聲說：「我們今天是來向公司交涉，解決善後問題的。向公司提出了要求，但公司關起門來，不接見我們，不理我們死活，這種態度是很惡劣的，我們死難者家屬和受傷工友希望資方改變態度，迅速給我們合理的解決，現在公司不理我們，我們到福利署去！」

記者們記下了他的話。

小帆他們又跑入人羣，安排一些老弱的先回家去。

小帆又一次得出經驗，不是這個公司的份外不近人情，而是這樣的社會，工人生命被視如螻蟻。每次不幸事件之後，都要合起羣來，多次交涉，才能勉强解決善後。

這算是冷酷的現實，小帆心裏雖然更加憤恨，但他也知道必須更加的冷靜。

一些老弱被安排回家之後，餘下一半人，到了福利署。幾十人擠擠的站在這座官府前面，小帆他們三個人在裏邊面對着一個官。

「你們想怎樣呢？」年青的，像是很幹練似的官員攤了攤他白嫩透紅的雙手。

「我們要求發給葬殮費、撫卹金，要求你們責成公司迅速給死難者、受傷者、失踪者的合理賠償！」小帆說：「事情已經發生了，每一個遇害者的家庭，馬上陷入困難中，你們應立即辦理。」

「我們已經安排，過幾天給你們登記。」年青的官員從容地帶着笑容：「葬殮費該不該我們發，還要研究。至於撫卹金，那也不是每人一樣，要看死者是否家庭主力。例如那些十四歲的、十七歲的，也燒死了，這些人決不是家庭主力，如果一律對待，就不合理了。至於公司的補

償，那是法律問題，不是我們職權範圍，你們可以聘請律師辦理。如果沒錢請律師，那就申請法律援助，有勞工賠償法例保障你們的利益，法官會根據法例來作公正的判決。」

「要過幾天才登記，登記了又要等辦手續，我們可不能等你們辦妥手續才吃飯！」小帆說：「我們都已手停口停，而且死者也要殮葬，借了殮葬費的也要還。你說年青的不是家庭主力，要少發撫邮金，這也不合理。我們有個小黃，他只十七歲，但已經是家庭主力，他死後，工資沒領到，家裏生活一天也難過，你們不該拖延尅扣！」

「我們自然會區別辦理。」年青的官員仍然面帶三分笑：「對一些沒有收入的困難家庭，我們會調查救濟。過幾天，我們會通知你們來登記！」

「你們到底登記不登記？還要過多少天？」小帆火了：「有了確定日期沒有？」

官員還是那個表情，低聲說：「你們等一等。」

他打電話，說洋文。態度恭順，是在請示。

「好吧，後天接受你們登記。」他放下電話：「必須帶齊死傷者本人證件，醫生紙，家人證件，登記後，我們還要調查。」

「現在我們差不多每一戶都有人來，你們爲什麼不先登記，調查時再看證件？」一個代表提出。

「我們不能臨時辦事，」年青的官員仍很有耐心：「要事先安排。而且，我們現在還有別的事辦，不止是你們一件的！」

「但是，我們的人是突然死去的，突然成爲傷殘的，我們每一家，事前都沒有準備，沒有安排。」另一個代表說：「而現在，我們馬上要辦許多事，我們不滿意你們辦事效率這樣緩慢！」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年青的官員站起來，表示談話要完結了。兩隻紅潤的手掌搓着他的原子筆，側着頭：「辦事有一定的手續，不是說說那樣簡單，你們後天來吧。」他連忙收拾了桌子上的東西，臉上的笑容也收斂了。轉身走開。

「等一等，」小帆一步走到他面前：「講清楚，後天是不是一定辦？要是我們又拖男帶女來了，你們又不辦，怎麼樣？」

「禮貌一點！」年青的官員紅了臉，退了一步：「你們的事已安排了後天登記。不過，告訴你，像你這樣輕傷的，不能登記！」

「我不只是爲了我！」小帆喊：「我們是代表遇難者家屬和受傷工友來的！」

「他有內傷，腦震盪傷了的！」另一個代表扶着小帆的肩膊，指着年青的官員：「你們的醫生怎不肯寫紙？」

官員臉面變了顏色，口喃動着，也不知他說什麼，轉身快步跑進去了。

小帆他們出來，又要到法律援助署去。

又是要登記，問話，等候批准。

即使批准了，還要分派律師，寫狀紙，入稟，排期，找證人，審訊……

家屬們說：「你們這樣辦，辦到幾時呀？」

辦事人說：「熱飯不得熱吃呀！」

家屬們說：「我們掙飯吃的人都死了，飯都沒得吃了！」

申請、填表、登記、問話、調查……，手續無比的繁複。

報上登出消息，有關官府成立了專查小組，先要調查這豪華畫舫失火釀成海上大慘劇的原因。

船東、承造商也要會商，討論各項複雜問題和今後的措施。

消息說，更高一級的官府，還要委出調查委員會，調查起火原因，以及這次失火應由誰負責。這個調查委員會將在法院召集證人，作公開的聆訊。

但是，工人和家屬們的奔走，還須等待一層一層的手續。

然而，死者們要舉殯了。

工人們紛紛捐款，先行殮葬自己的叔伯兄弟。

社會人士把錢送到報館，托轉死難者的遺屬和傷殘者。

第一批死難者，在永別亭出殯公祭。

殘缺的骸骨，燒焦了的肢體，給海水泡得發脹的屍身，擺在永別亭一長列的棺木裏。

這一天，小帆同其他工友和家屬，照料田嬸和棠嬸兩家人，小黃的屍體找到了，但來不及今天舉殯。

田嬸領着七個兒女，披蔴帶孝，坐在一旁。她沒有哭。她對小帆說：「你去照顧棠嫂吧，她的孩子小。我兒女大，小的有大的照料，又有許多阿姊阿姨們，我心裏明白，你不用担心我。」

小帆去照顧棠嫂。

棠嫂和大女兒默默地楞坐在一起。小女兒已有人抱

着。二女兒阿芬在旁邊哭，小帆把她抱起來。

靈堂一片啜泣聲。

靈堂正中，掛着「痛失兄弟姊妹」的橫幅，下面是一列罹難者的照片和名字。其中有田伯，有棠叔。

靈堂兩邊擺滿了花圈，掛着幾個行業工會致送的輓聯。一邊是：「火熱水深慘劇遽生，撫孤鰥寡，當局資方均有責」；一邊是：「天愁地慟哀思同寄，慰死扶傷，工人兄弟義不辭」。

永別亭前，擁擠地站着遺屬、親友、各行各業的男女工人。

杜叔在永別亭的石階上派白色的紙花，每個參加公祭者一朵，插在襟頭。

棠嫂的二女兒阿芬在小帆懷裏哭着，掙扎着，棠嫂更不安寧了。

照顧棠嫂的家屬，叫小帆把小芬抱開去。

小帆不會抱孩子，但他想：「這是死難者的後代，她現在年紀小，什麼都不懂，但是，她長大了，是要知道一切的！」

小帆把小芬抱到靈堂外面，那裏有一圈窄窄的草地，他把小芬放下來。

草地上有小紅花，小帆採了兩朵，給小芬玩。

默哀中，小芬忽然看見靈堂上棠叔的遺照，從高帆懷裏伸出手來，高叫："爸爸！"

小芬拿着小紅花，分散了精神，漸漸也不哭了。

靈堂裏，公祭開始。

小帆聽見在致悼詞：「……今天我們懷着無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你們，你們在大火中寃枉慘死，有被燒成火炭，有被爆炸分屍，有被大海浸死，還有至今屍體不能尋回。你們死得眞慘痛啊！這人間慘劇，世間少見。一場大火，造成百多孤兒寡婦，上有白髮蒼蒼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嬰兒，還有年輕的妻子帶着多個幼小的兒女，一旦失去依靠，試問今後如何生活？

「現在慘劇已發生多天，家屬所提要求仍未有接納，撫邮賠償尙無着落，有些屍體還未打撈，傷者生活未有照顧，這些責任，應該由誰負起！

「工人的苦難，只有工人體會最深。我們工人兄弟要和遺屬們一起，堅決追究賠償撫邮的責任，今後切實保障工人的工作安全……。

「死難的兄弟姊妹們，安息吧！」

默哀，小帆抱起小芬，對着靈堂。

小芬忽然看見靈堂上棠叔的遺照。

「爸爸！」小芬尖叫一聲。在默哀中，這一聲份外的尖銳刺耳。

公祭的許多人，在默哀中啜泣起來。

小帆也熱淚盈眶，他抱着小芬，想着悼詞的語句。死難的叔伯兄弟，入土尙未爲安！

今後，要做的事，還多着呢！（中）

插圖：天紅

每月茶座

婦女與文藝

過千帆

二十多年前，有一次陪着母親乘一艘小小的內江船下鄉，夜間明月當空，江波湧動，這境況最易引人懷思。母親憶述年青時坐在婆婆床沿給她講「紅樓夢」的情景。老人自己只識幾個字，却喜歡聽故事。做媳婦的也沒有讀過多少書，却能把「紅樓夢」的故事講得頭頭是道。母親說在那些年月裏，她就這樣打發了許多個晨昏。

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位朋友帶着三分醉意，給我講一件趣聞。原來他剛赴過宴，吃的是壽酒。那位壽星婆年逾八旬，精神還很不錯，據說生平擅唱木魚，便叫兒孫們在壽筵中讓她爲賓客演唱。這位老人家的確老興不淺，把好幾個歷史故事唱了又唱，一直唱了個把鐘頭，表現了驚人的精力和記憶力。後來人們問及，知道她是個文盲，至於爲什麼能夠熟稔那麼多說唱材料，却連她的兒孫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這些往事，說明自古以來許許多多婦女都愛好文藝，她們甚至不一定看書，就憑口耳相傳的故事，在那悲歡離合的情節中，寄托自己的憂喜和愛憎。

自然，我的母親和祖母決不會認識到「紅樓夢」的眞正價值，那位壽星婆唱的也不外乎儒家宣揚的一套腐化腔調。但唯其如此，不是正好發人深省麼？

現在，我還想到什麼呢？

想到一句名言。

婦女能頂半邊天！這句名言預示着一個燦爛的未來，該使天下婦女受到多大的鼓舞！

婦女既然能頂半邊天，就該能在文藝的園圃裏經營半邊地。這當然不

是意味着此疆彼界，男女有別；願望的倒是所有有志者通力合作，使這個園圃繁花似錦。萬紫千紅才是春，春圃芳菲豈能缺少婦女一份栽培心力？

我沒有細讀中外文學史，一時間也記不清許多偉大的女作家的名字。但我確知現代中國有個冰心女士，她從舊壘中來，近二十多年獲得新的生命，才在文藝工作上爲人們作出了更多的貢獻。現在她以七十四高齡，還寫出「我還年青」的詩篇，傳達了我國老一輩作家共同的心聲，多麼值得欽佩！

但是，未來畢竟屬於年青的一代。說到未來，在我國文藝園圃中經營半邊地的婦女新輩更將不斷的崛起，陽光雨露正爲她們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農民畫家李鳳蘭，京劇表演藝術家劉長瑜、楊春霞，……像她們這樣的名字，數也數不盡。

契訶夫筆觸

林泥

契訶夫的小說，給讀者特殊的感受。他的小說難得有曲折的情節，有時平淡得好像什麼都沒有說，但是讀後却會不自覺地在腦子裏浮現起小說寫到的人物、對話、情景。

像那一個短篇：「郵件」。

我舉出這一篇，不是因爲它特別有名。也不是認爲它最好。但他很多短篇都有差不多的特點，舉出這一篇和舉出別的一篇，都可以做爲例子。

「郵件」故事簡單：小村鎭的郵局，半夜，古老的馬車要出發送郵件，郵政局長的姪兒趁便附搭這郵車到車站去。俄羅斯的秋夜，很黑，很冷。郵差一直不大作聲。郵政局長的姪子，一個學生，則由於新奇，也由於想到人家好意讓他一起搭這馬車，應該與人家搭訕，因此顯得多話些。但他的話得不到什麼反應。在半路，馬車差點翻倒，郵差摔下去了，又爬上來。隨後，到了車站。郵差還是一肚子的不樂意。他的不樂意，不是特別針對那個學生。小說用這麼一句，結束了：

「他在跟誰生氣呀？跟人？跟貧窮？跟秋夜？」

如果你說：你既然讀完一篇契訶夫的小說，請把小說的故事講給我聽吧。——那我常常會爲難，實在講不出一個故事來。像上舉這「郵件」，讀完了，如果從「故事」的要求來說，它彷彿還沒有開頭，可就結束了。

但你又擺脫不了那些情景，人物。零零碎碎地，會突然浮現在你腦裏。

學生，找着話與郵差說，如：

「……夏天算是過去啦。」

「天好冷！這是該開始天亮的時候了。您知道甚麼時候太陽升起來嗎？」

這時郵差說了一句：

「甚麼？」

學生把問題再說一遍。回答的却是車夫：「五六點鐘。」郵差大概又在出神想甚麼。

那個沉默的郵差的形象像在我們眼前。

馬車出事，把郵差摔下去之後，他破口大罵。但等到坐上車子以後，又不理會學生的搭訕了。難得回答。關於他工作了多久他回答了一個短句子：

「十一年。」

故事結束時，這個郵差「雙手揣在袖管裏，臉上還是現出那種慍怒的神情，孤單單的在月台上走來走去，呆望着脚下的土地。」

這個形象，不知怎地，有時就會從心裏的什麼地方鑽出來。强迫——幾乎要用這樣的字眼才合適——我想：啮，在契訶夫的時代，俄羅斯的小村鎮裏，生活過像郵差這樣的人。貧困，過着枯燥的日子，不快活。今天，如果他還活着，心情又能改變多少？

契訶夫用極簡潔，而又是準確的綫條，繪出平淡而叫人忘不了的白描。

這是他的藝術魅力。

有時我這樣想：在大變動的時代，對於寫小說的人，似乎有點方便，因爲動人心魄的故事很多，叙述出來，事情本身就已有動人的地方；但像契訶夫這樣，把那麼平淡的事物，也描繪得那麼有感染力，這就不能不佩服他的筆。

我們時代那些極其動人的故事，需要有與之適應的新的藝術技巧，它將更有感染力，更爲完美。這樣的作品，必定會一批又一批的誕生。

從施恩到武松

凌景

「水滸」寫武松的神勇，極出色。最膾炙人口的是打虎。還有另一回，寫打蔣門神的，也極細緻，極有氣氛。

這一段文字，有幾個大層次。

先是寫蔣門神的厲害。

施恩好歹是個能武藝的好漢，但遇上蔣門神，被打得重傷，「兩個月起不得床」。

從施恩着墨，寫出蔣門神的本領不凡。

施恩口中的蔣門神是：

「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諢名，叫做『蔣門神』。那廝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泰嶽爭交，不曾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

然後，寫武松去與他較量。

在未較量前，施恩先讓武松好好將養了一些日子，讓他身體强壯了，才說出希望武松能爲他出一口氣，打敗蔣門神。武松表示他已經有足夠的力氣，就把天王堂前一個三五百斤重的石墩抱起，撇下地，入土一尺來深，再把這石墩一提，就勢望空一擲，擲起離地一丈來高。——這就寫出他有過人的力氣。

去打蔣門神時，武松一路喝酒。施恩怕他醉，他笑說：「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

武松不喝酒自然還是極有本事的。喝醉了其實本事未必更大。他說這話，不過表示他酒量大，本領也大。喝了酒，不影響他發揮威力。

見到蔣門神時，蔣門神欺他醉，也仗着自己有本事，「只顧趕將入來」。武松把雙拳虛影一下就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踅，踅將過來，那

隻右脚早已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着正中，望後便倒。」

讀「水滸」至此，人們會不知不覺的屏住氣，直到武松把蔣門神踢倒了，這口氣才鬆了下來。

從施恩被打傷起，這一大段文字，很有趣，一直明寫着武松的英雄，但一直暗寫着蔣門神的厲害。從施恩被打傷的情況，以及他仔細地安排這一頓較量的情況，生怕武松萬一會敗，還帶二三十個大漢來準備與蔣門神一拚，那整個氣氛，就令人感到有個高大厲害的「蔣門神」的黑影，在威脅着。因此，儘管武松有過打虎的英雄史，能把石墩擲起一丈，讀者還是爲即將開始的較量捏一把汗。

到了最高潮，武松果然兩招三式就把蔣門神打敗。這却一點也不令人覺得輕率。蔣門神並不弱，只是武松極高强吧了！武松的英雄過人，深深印入讀者心頭。

小說再加上一句，說明武松並不是很輕易贏得的，他是拿出了平生絕技：

「……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步，鴛鴦脚』。這是武松平生的眞才實學，非同小可！」

這一來，更有了無窮的回味。蔣忠厲害，武松更厲害十倍。

如果不寫蔣門神的厲害，也不寫武松的本領，只寫武松隨便一拳一脚，就打勝了，這就平淡無味，武松的英雄形象，也樹不起來。

長城是一塊磚一塊磚砌起來的。藝術作品中的形象也要有層有次，一筆一筆，才能描繪出有份量的形象。

鋸木匠，過河吧！

（哥倫比亞）赫蘇斯・德爾科拉爾
杜漸譯

赫蘇斯・德爾科拉爾（Jesus del Corral）是哥倫比亞作家，出生於一八七一年，逝世於一九三一年。他像許多拉丁美洲的作家一樣，一生熱衷於參加政治活動，曾有一個時期，出任過哥倫比亞文化部長。他的小說，總喜愛通過善於運用某些機智的「小人物」以反映哥倫比亞人民一定的生活情況。他也寫過不少小品文，寫得很生動有趣，頗受該國讀者歡迎。這篇短篇小說「鋸木匠，過河吧！」描寫西蒙・皮禮士這個小人物的一段胡塗經歷，若干地反映出連年內戰中人民謀生的艱苦和礦區工人一般生活的不正常。西蒙這個逃兵運用狡猾機智，騙到了自己的一個小康家庭，而跟他一同逃走的另一個印第安工人，則由於老實爲人反而餓死在森林裏。作者意圖用幽默諷刺的筆調，側面揭露一點生活現實，遺憾的是他對這麼一個跡近投機取巧的角色不作應有的批評，反而幾乎是抱持了欣賞的態度！

我在安托克雅和蘇帕特蘭之間的柯卡河畔辦了個種植園，我請了西蒙・皮禮士當管理人，他像是個正人君子，半生中有二十個年頭，他是過着與大自然進行不屈不撓和殘酷鬥爭的生活，而且從來沒有打過敗仗。

對他說來，沒有什麼事情能夠難得倒他的，每當我提出要他去幹什麼他從來未幹過的棘手的活兒，他總是高高興興說一聲：「行，我會辦妥它的。」

有一個禮拜六的傍晚，我們給莊員發了薪水後，西蒙和

我在走廊上踱來踱去聊天，商量下一個禮拜工作的計劃。我提起修理去水溝的渠頭需要二十塊木板，但我們却沒有鋸木匠幹這活兒。於是他答道，「哦，過些日子我給你鋸好它們吧。」

「什麼？」我驚訝地問道，「難道你連鋸木也內行嗎？」

「何止內行，一流呢。不瞞你說，我可是個有文憑的鋸木匠呢，也許可以說是拉大鋸的人當中拿最高薪水的。我在哪兒學會這一套本領嗎？我告訴你吧，那可頂有趣的呢。」

於是他講了以下的那段往事給我聽。

那是八五年國內戰爭時，我被作爲壯丁拉了去當兵，駐紮在海岸。很快我就決定跟一個印第安人一塊開小差了。有一晚我們兩個去當班放哨，也不待向將軍告罪一聲，就沿着一條小溪溜了。

到了第二天，我們已經跑進深山裏去，離原來駐紮地足有十里遠了。我們在森林裏走了四天，沒吃沒喝，脚板都被荆棘刺破了，就像迷了路的牲口似的，硬闖出一條路來，穿過了遼濶的國境綫。

我曾聽說在魯斯河地方，有一個礦區供應站是由迪納達爵士主持的，我算準了就瞧那方向，沿着河谷的一邊往前走去，照傳聞，那礦區是距離不遠的。事實上，到了第七天的早上，我跟那印第安人才最後從峽谷裏走出來，到達一處開濶地。當我們發現有一個工人時，我們眞是高興極了，要知道我們已差不多要餓死啦，肯定他準會有點東西給我們塡塡肚子的。

「嗨，朋友，」我向他喊道，「這地方叫什麼名字？魯斯礦離這兒遠嗎？」

「這兒就是嘛，我是看管纜橋的，不過有吩咐不準再放人過橋了，因爲礦裏不再需要工人，現時我們只接受鋸木匠和伐木工。」

我毫不遲疑立即答道，「我正是這麼聽說的，因此才來唄。我是個伐木工，把吊籃放過河這邊來吧。」

「另一個人怎樣？」他指着我的同伴問道。

那大笨蛋竟毫不遲疑當即答道：「我對這活兒一無所知，我是個工人。」

他根本不給我個機會提醒他，現在最要緊的是想法搞點東西吃，不管得付出多少代價也得先塡飽肚子，即使第二天他們將我們像野狗似的踢出來；甚至也沒時間告訴他

繼續這樣漫無目的地逛下去，是頂危險的事，要知道這一帶，居民點都隔得很遠的。而且即使是在這個月內闖進城裏，也是很危險的，人們會把他當作逃兵給揍死的。但講也沒用，他連讓我給他打個眼色的時間都沒有，人家也沒再問他，他又講了一次自己不會鋸木。

我眞一點辦法也沒有了，那管纜橋的人把吊籃放過河這邊來，喊着：「鋸木匠，過河來吧。」

我跟那可憐的傢伙告了別，上了吊籃，被拉過河去。十分鐘後，我被帶去見爵爺，跟他談了這麼一番話：

「你要多少工錢？」

「你們這兒給多少工錢呢？」

「我有兩個一流的伐木工，不過兩個星期前，有一個死了。我給他們的工錢是每日八個銀幣。」

「嗯，爵爺，少過十二個銀幣我可是不幹的，我過去在別的公司幹活，都拿這個數目。另外，這兒的天氣太糟了，在這鬼地方即使吃金鷄鈉也會發燒的啊。」

「如果你是個熟練的鋸木匠，那這也算很公道，講實話，我們也確實很需要人用，沒有別的東西吃，猴子也會吃仙人掌的。那麼就照你講的算數，十二個銀幣一天吧。你先去散工部報到一下，找點東西吃吧。星期一你開始幹活。」

感謝上帝！他們眞的給我東西吃啦！那天是星期六，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也不用幹活。其實那時我要是不靠着牆，餓得話都講不出來了。走去報到時，我已餓得兩脚發輭，脚步飄浮，一點力氣都沒有了。

我走進厨房，大吃了一頓，連香蕉皮也吃了個光，厨房裏的狗有趣地盯着我，好像在說：「糟了，來了這麼個大吃的工人，如果他呆上一個星期，我和老貓準得餓死！」

那晚七點，我走到爵爺住的房子去，他跟老婆和兩個孩子住在那兒。

有一個散工給我點煙葉，還借了一個吉他給我，我抽了一陣子煙後，就唱起一首山區流行的歌謠來。爵爺的太太住在這山區，煩得要命，立即被我的歌聲吸引住了，她要我當晚呆在走廊上，給她和孩子唱歌助興。

「西蒙，你的機會來了，」我悄悄對自己說，「我得設法取得這些太太少爺的歡心，以防萬一鋸木那事弄糟了，也有個把人講講情呀。」

因此，我把自己會唱的歌曲，大唱特唱，事實上，我對鋸木那碼事雖然一竅不通，但講到唱歌這一層，我可眞是內行的。我是個流行歌曲的老手呢。

結果不出所料，太太十分喜歡，還要我第二天一早就來唱歌給孩子聽，因爲她實在沒有什麼辦法能使孩子們在星期天感到好玩的了。她給了我很多餅乾，還有火腿和石榴子果醬。

第二天那兩個男孩是跟着我這新來的鋸木匠度過的，我們一塊到河邊去游泳，吃梅子，還喝最好的歐洲牌子的紅酒。

星期一到來了，可孩子們却還是不肯讓我這個鋸木匠去幹活，因爲我答應了帶他們去一個番石榴樹叢安裝鳥網抓金鶯雀。那位爵爺大笑一場，就由得我這新來的伐木工用這種兩相滿意的辦法賺他那十二個銀幣了。

最後到了星期二，我得去認眞對付我那份工作了。我被介紹給另一個鋸木匠，那樣我們好一塊計劃我們的工作。我決定一開始就要壓倒他。

我大聲對他講，好讓站在附近的爵爺也聽得見，「朋友，我喜歡事事都辦得有條有理，首先讓我們搞清最急需的是什麼，是木板？厚板還是柱子？」

「嗯，我們需要五千塊木板子，用來修理灌溉水道，三千塊厚板，用來做建築的活，還需要一萬根柱子供礦裏用。」

我差點樂壞了：這活兒足要兩年時間去幹呢……每日十二個銀幣工錢……而且包食包宿……另外也沒有被當作逃兵抓起來的危險，因爲礦場是「私人重地，不得亂入」，軍隊是管不到這頭上來的。

「那好極了，讓我定個計劃吧。首先，我們集中力量，把山上那些好的，直的，能鋸出所需木板的樹木給號出來，這樣就不會廢時失事了。

「搞好後，我們就把它們砍下來，最後，我們動手把它們鋸出來。一切都得照計劃辦事。聽明白了嗎？要是我們做事沒個規矩，沒個先後，那是什麼事也辦不好的。」

「這辦法我也很喜歡，」爵爺說，「我看得出你是個經驗有素的人才，你自己看着辦，你認爲怎樣最好就照着辦好了。」

就這樣，我成了個熟練的計劃者，另外那個鋸木工，是個心地單純的小伙子，立即就知道自己在這裝模作樣改進方法的伐木計劃中，只好担任個第二把手了。跟着我們就動身上山去，給樹木作記號。我們剛走進木料場，我就對那伙計說，「我們大可以不必走在一塊浪費時間，你到山上去選樹，我到峽谷裏去選好了，到下午我們就在這兒

碰頭，不過你要小心，千萬別號錯了彎曲的樹木。」

於是我跑下峽谷去，找到了河流，我就在河邊泡了一整天，抽煙和洗淨那些從部隊帶着來的髒衣服。

到了下午，我在指定的地點，找到了我那個一塊幹活的伐木工，問他：「現在看看，你號了多少棵樹呀？」

「只號了兩百二十棵，不過棵棵都是好的。」

「你眞是磨洋工，我就號了三百五十，全是一等一的。」

我得保持住優勢，鎭住他。

那天晚上，爵爺夫人派人來叫我，還要我帶了吉他去，晚餐早已擺好，照吃不誤，孩子們都想聽我講故事，當然這節目也就照演如儀。有趣的故事，動聽的歌曲，恰如其份的笑話，一頓鮭魚肉的晚餐，幾根有金字商標的雪茄，另外爲了使我這幹了一天活的人提神醒腦，還讓我喝上了一口白蘭地呢。哈，我當然也不錯過機會，跟那個漂亮好看的年輕侍女擠眉弄眼一下，無疑這小妞子聽了我的唱歌，給弄得如醉如迷。「像隻痴情的斑鳩，在山上可聽得見牠悲哀的啼鳴……」。

哈，要是我那晚鋸木呀，我準把爵爺也鋸成一段段呢，我眞樂壞了。這一切打哈哈，都混雜着一種恐懼，我眞担心伐木的事被發現並不那麼妙啊。我給爵爺說，我留意到散工部的廚房相當浪費，而倉庫的事務十分混亂，我向他提出一種解決這種不正常的補救辦法，（當然，這是我想出來的，）我還答應給他到山上去採集一種專治消化不良的草藥。（我還記得當時我給這草藥起了個頂好聽的名字：囘生草！）

對，他們所有的人，爵爺和他全家人，都讓我這手段高强的工匠給迷住了。我那一個星期全都花在跟我那同伙上山去號樹，說得確切點，自然我先選了個好去處，然後指點他到別處去幹。不過我坦白承認，告訴你吧，我連一根灌木是怎麼個樣子都弄不清楚呢，我得先去看那個眞伐木工號了些什麼樹，學着他的樣幹。

等我們選了近千棵樹，我們就開始砍樹了，派了五個散工來幫忙，在這活上，我一直是指手劃脚，足足花了兩個多星期，才把樹砍好。

每天傍晚，我都到爵爺家去，美美地吃一頓。星期天自然也不例外，我在那兒既吃午餐也吃晚飯，因爲那兩個孩子拉住我不放，自然還有那個俏女傭啦。

由於爵爺信任我，我成了礦裏的一根發條，我提出的建議成了決定的因素，不跟我商量過什麼事也不敢幹。

眞是事事如意，但最後鋸木架搭好了，那可怕的一天終於來臨。場地都清理好，就在安裝時我就差點露出馬脚，因爲那鋸木匠問我：「鋸木架安裝多高呢？」

「這兒通常是安裝多高呀？」

「三米高。」

「那就三米二吧，一般好鋸木匠都是喜歡這尺寸的。」（要是三米高，那加多二十厘米，又有什麼區別呢？）

一切都準備妥當：一根大杉橫在架上，上面已由我那同伴作好尺寸記號（因爲我只要發號施令就行啦），一切都準備妥當，正如一首祝婚曲唱的那樣：「燈火輝煌，新娘子的面紗在祭壇前揭開。」

那莊嚴的時刻到了。這天早上，我們把長鋸背在肩上，動身到架子邊去。我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面對着這些利害的鋸齒呢！

走到鋸木架子下，那鋸木匠問我：「你拉上鋸還是拉下鋸？」

爲了解決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我連忙彎下腰來，假裝抓抓腿上的癢，迅速思考了一下。「要是我拉上鋸，很可能這傢伙一推一拉那鋸子，把我送上天上去的。」因此，等我直起腰來，就答道：「我留在下邊，你上去吧。」

他爬上了架枱，把鋸刃放在畫好的界綫上……我們開始鋸那木頭。

好啊，怪事出現了，每拉一下，就有一把鋸末洒得我滿臉都是，我擰到這邊，又擰到那邊，總是沒辦法躲開它。它洒進了我鼻孔，我耳朵，我眼睛，還往我襯衫裏直灌……聖母啊！這時我才知道拉大鋸可不是件簡單的事呢！

「朋友，」我那同伴向我喊道，「鋸子沒拉準在綫上呢。」

「什麼，見鬼！喂！那你幹嗎要在上面啊，現在把穩點，你應該看準它！」

那可憐的傢伙沒辦法保持我們把界綫鋸準，總是鋸得歪歪扭扭的。我一直像條落進網裏的魚一樣蹦來蹦去，他又怎麼能把得穩鋸子呢！

我在鋸末屑中差點窒息，透不過氣來了，就向那傢伙喊道，「你下來，讓我上去把穩鋸子的方向。」

我們換了位置。我在架枱邊上拿了個位置站好，抓住鋸把喊道：「往上拉啊：一……二……」

我還沒喊「三」，那漢子把鋸子往下沉，好對準位子送上來，我已被它拉得站不穩脚，一跤跌到他頭上去。我

們兩個撞得在地上直打滾，他撞破了鼻子，我碰掉了幾隻門牙，一隻眼睛瘀腫得像隻荷包蛋。

那鋸木匠的驚訝遠比我給他那麼一撞更使他震驚，他站在那兒楞呆了，像一顆殞星落在他跟前一樣。

「爲什麼，老爺子！爲什麼……爲什麼？」他驚叫着。

「天啊！我的老伙記，你想知道實情嗎？我還是有生以來頭一次握住這樣鋒利的鋸子的鋸把子呀。你往下這麼用力一拉！看，你把我弄成個什麼樣兒了？」（我讓他看看我瘀腫了的眼睛。）

「那你看看我又成了什麼樣兒！」（他也把他那碰歪了的鼻子給我看。）

於是，我只好老老實實給他解釋，把我爲什麼會搞出這樣一應花招一五一十告訴了他，當我講到開小差在山裏所經歷的種種痛苦磨難時，差點聽得他哭了。

「你可別把發生的事講出去，否則我可會弄得你被礦場趕出去的，要守口如瓶，教我如何擺弄鋸子吧。作爲報答你，我答應以後三個月內，我每天賺的十二個銀幣裏，給你兩個。抽根這個好味道的雪茄吧（我遞了一根給他），給我解釋一下怎樣擺弄這樣一把重量級的長鋸吧。」

既然情勢已經如此，而且他也知道我在僱主家庭裏受歡迎信任，他只好接受了我的建議，於是教拉大鋸的課程就開始了。

你要是拉上鋸，得站在那個位置；拉下鋸時又該是怎樣，要避開鋸末攪擾，你就用一塊手帕蒙住鼻子……半個鐘頭，我就把拉大鋸的要點學會了。

我在礦裏就這樣繼續幹了一整年首席鋸木匠，每日工資十二個銀幣，而散工每日只掙到四個銀幣。我現在在蘇帕特蘭的那間房子，就是用在那兒掙來的錢買的，我在這兒的那十五頭烙了鋸齒印記的牛，也是用做鋸木匠掙來的錢買的。……至於我那年輕有爲的兒子，現在已經能給我趕牛了，他也就是爵士那個俏女傭給我生的，爵士夫人還是他的教母呢……

西蒙講完了他的故事，長長地吐了口煙，望着天花板，再加上那麼一句：

「可是，那個可憐的印第安人却餓死掉……只因爲他太老實，不懂得怎樣變成一個鋸木匠啊！」

沙街

阿凝

世界氣候據說在變，變得陰晴不定，冷暖無常，就像一個古怪少女的脾氣，令人難以捉摸，更難以適應。

去年間，馬尼剌有大洪水，秘魯有大洪水，美國的一州也泛起滾滾洪流，冲走了生靈和財產；非洲、印度、巴基斯坦也相繼鬧水災。至於香港，每逢大雨滂沱，下個不止，新界及一些低窪的地區，便成一片澤國，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了。

每看到水災的圖片或報道，或者親到災區訪問，記憶中的水災就會在心中泛濫。有誰居住過舊中國沿河城鎮的「沙街」麼？沙街（或稱爲河街）是城外河濱貫串各個碼頭的簡陋的街，建在河岸上的整條街，都是一些用木頭、竹子搭蓋的小板房，臨河一面的房子，大都一半建在陸地上，一半搭吊樓伸向空中；通常是一層平房，也有搭建兩層或在屋中另起一個閣樓的。從河邊望上去，好像一排排高高的木柱和毛竹的森林。

小板房的前座，做舖面和住人，後座住人之外，還做廚房、厠所、猪欄、鷄舍、曝晒場和堆棧。全條街找不到一個排水系統，家家戶戶的污水都往吊樓下傾倒。所謂厠所，只不過在吊脚樓上用木板或木皮圍起三尺見方的一個小間；樓板當中開一個小方孔，人們就在小孔中往樓下便溺。平時除了一些掏野糞的人，誰也不會打吊脚樓下經過。

像這樣的由吊脚樓房列集的沙街，廣東、廣西、湖南、貴州等有內河的城鎮，比比皆是。小時候，我曾經在沙街上居住過好幾年。以當時的心情，要不是有這種別開生面的「空中厠所」，住沙街倒還可以忍受的。可偏是這種厠所惹人憎厭！每天，往河岸下面挑水洗衣的時候，水退季節，河邊離得老遠，你對吊脚樓下那些隨時臨空飄撒的穢物可以避而不見。要是水漲季節，河邊正好在吊脚樓下面，就沒法不面對這種惡心的景況了。

一年當中，嚴寒的冬季比較好些，最難耐是炎熱的夏日了！在吊樓上透過板隙下望，糞蛆歷歷在目；白天熱氣蒸騰，臭氣撲鼻，中人欲嘔。我屢次跟大人提起，希望改善衛生環境，但是當時的政府不管，普通人哪個有能力「移風易俗」呢？

沙街，似乎是古代人民日中爲市的墟場遺留，它的存在，純粹因爲靠近河流，附近鄉村的農民、商販以及市民們，定期到這裏交易。

墟日裏，沙街可熱鬧啦！大清早在吊樓後面憑欄遠眺，大河小河的港灣裏，碧綠的河面陸續出現點點風帆。當一艘艘船兒由小變大慢慢地駛近了，你才發現全是些沉甸甸的木船，它們整個兒連船篷上都堆滿了筐筐籮籮，當中還有許多乘客，河水都快要越過船邊了！

一艘艘木船划近了岸，水淺難靠碼頭，都用跳板搭上岸。那些穿了藍布短衫，腰身上插一管旱煙袋的農民，挑起担子上了跳板，他們的籮筐裏，都是些穀子、新米、玉米、黃豆、花生、芝麻、綠豆、番薯、芋頭、水果等農產品；也有運來一船船柴草和木炭的。小孩子沒事，看到了靠岸的船運來了什麼貨物，便高聲互相報告。

農民們上了岸，不少人就近將担子在河邊的墟場上擺下，有女人孩子一塊來趁墟的，都在河邊乾草堆旁邊坐下來，給孩子把尿餵奶。而更多的鄉下人，把担子挑到沙街尾和沙街的兩旁，用扁担竹帽當坐椸，等候顧客光臨。

上午十點鐘左右，趁墟的人就漸漸多起來。沙街上的固定攤位和臨時攤位，擺的密密麻麻。固定舖位和攤位多半賣油、鹽、醬、醋、餅食、布匹、紙張等，也有賣粉麵和糕點的。臨時檔都賣農產品和藥材山貨。偶爾有些少數民族男女，出售富於民族特色的挑花、刺繡、木刻和陶塑手工藝品；在沙街吊脚樓的後面、靠水邊的河灘上，柴草堆疊成山，木炭和缸瓦也成行成市，這裏一堆，那裏一大片。

住在沙街，買東西方便；三天一墟，有熱鬧可看；板壁疏通，冬天大風冷透心，夏天可十分凉爽。平常日子，河邊停泊有上下行的大小船隻，經常還有無數從上游流放下來的木排。它們給沙街帶來生意，也帶來了一些新聞和增添了生氣。

我最高興有木排隊到來了。撐排的都是苗人和瑤人，他們在木排上搭蓋人字形的木皮小屋，有女眷和孩子的，還在排上養鷄、養猪、種盆花；女人孩子都穿着滾邊綉花的服裝，怪好看的。

沙街尾有小鋸木廠，大幫木排到來，總要靠岸停泊做

做買賣；木排多時，一直排到河中心。遇着這種時候，我和小伴可樂了。乘大人不注意，三三兩兩便跑到木排上去玩。我喜歡走到苗人瑤人的小木屋前面，看他們怎樣生活。我奇怪他們怎麼把牲口也帶出來旅行。彼此語言不通，比手劃脚也說不清。有一位苗族阿嬸懂漢語，她告訴我，這些牲口也是準備賣的，到了下游的城市，有好價錢，連同木材、房子，通通賣光，然後從陸路轉回家鄉。

到河中心的木排上去洗衣服，最有趣了。任你洗多少衣服，河水都是清澄透綠的，明潔的河水，照得人眼睛明亮，心兒舒暢。這時，對岸近了，岸上連綿不斷的竹林、蔗地，綠葉更覺濃翠；遠近的羣山，由深藍到淺藍，這時更覺高尖秀美。「我看青山多嫵媚，遠山看我又如何？」那段日子，吸飽了水的清芳，山的靈氣！這也是家住沙街最甜美的日子了。可是，這是平時風和日麗時節，要是連天大雨，住在沙街，任何人都沒法安枕。

春夏之交，夜晚下雨，上了年紀的人，一晚要起來幾趟，看看對河山頭有沒有閃電；河面有沒有異物飄浮。情形不對，便要叫醒家人鄰里，起床拆房子搬家了。

有時，夜裏熟睡，一覺醒來，吊脚樓已經半淹水中，水位步步高升。有時人們還拿不定主意拆不拆樓，或者派人去請幫手還未轉來，河水已經浸到吊樓上了；跟着，前面地上屋裏也進了水，小件物品滿屋飄浮。水繼續上漲，吊樓被水流衝的搖搖盪盪，那才叫人心驚胆戰。冒險搶救東西，有人連樓一起被洪水捲走。

有時洪水來得突然，退得也快，這就使人存了僥倖之心。漲水了，遲疑不動，結果喪失更多的財物，乃至生命。俗語說水火無情，漲水對於沙街的居民，才眞是冷酷無情吶！

記得有一年，頭一天河水還在碼頭底下，毫無異象，夜裏在夢中，忽然聽聞有人喊叫：

「漲水了！漲水了！水過吊樓了！」

這一驚非同小可，一骨碌爬起來，下床伸脚找鞋子，脚已浸在流動冰涼的水中。頓時你呼我叫，全家大小手忙脚亂，捲鋪蓋的捲鋪蓋，扛箱籠的扛箱籠，有人抬米缸，有人揹籮筐，火燒眉毛那麼急，拚命的往高處搬；水的脚步慢，可以來回幾趟，但也不容你多加思考，總是見到什麼搬什麼。

沙街通到高坡的路只有三條，整條沙街人聲喧騰，男女老幼爭先恐後。本來就狹窄的坡道，這時被張皇的人羣扛着長的短的、大的小的物件，擠得水洩不通，更加難以

轉動了。

由河邊上到高坡可以落脚的地方，有一大段路程，大多數時候，搬運雜物幾個來回，洪水已像千軍萬馬掩殺而至，浪頭兇猛難擋，吊脚樓來不及拆卸的，經不住三下兩下衝擊，紛紛倒散，被大水整個兒冲走。人們趕着逃命，眼睜睜地看着賴以爲生的東西失散，混亂中到處是怨罵聲。損失慘重，大傷元氣的人，面對着無可挽救的不幸，想不開的便呼天搶地，頓足搥胸地嚎哭。

漲水浸沒沙街後的一天，河邊高坡上的東西已經搬得七七八八，人們經過併力奮鬥，大都精疲力竭；有親友家投宿的都整休去了，沒人依傍的，便在郊外搭木屋安身。只有一些閒得沒事的城裏人，才湧到河邊來看大水。

這時候，洪流滾滾的河面，驟然展寬了，比往常要闊上幾里，渾濁的河水好像一片翻滾的黃色泥漿，上游飄來的木材、木板、房屋、大樹在河上橫衝直闖；不時也有些小猪、牛、羊或男女屍體隨着迴旋的水勢，漂向岸邊。因此也有一些身强力壯的男子，一心要發大水財，用竹篙綑着鐵勾，站在岸上不停地打撈。不少水上人家，更駕着小舢舨，在近岸的河面逡巡，一見河心浮沉而來的是一根木材或一頭活牲口，他們便快捷地把船划到下游，用繩勾套住，拖到岸上。勇敢沉着的水上人家，在打撈物件的當兒，發現有人被冲下，或聽見救命聲，他們都全力以赴的去搶救，遇到這種時候，站在岸上的觀衆，往往比在急流中搶救的勇士更緊張，指手劃脚，大聲吆喝，等到把人救出，馬上報以熱烈的喝采，消息一會兒便傳遍全城。

大水過後，沙街上積起幾尺厚的泥漿，當中夾着冲不走的石頭和破爛傢俬；有些吊脚樓事前有纜繩繫住木樁，未被洪水冲走，東歪西斜撐着一個空架子。劫後的災區，眞個是滿目瘡痍！

經過好幾天挖漿剷泥和打掃，沙街又重興土木，人們那怕是東挪西借，也得搭蓋新屋以謀未來的生計。

那時候河道不修，每年都有一次或幾次這樣的折騰。經不起浩劫的不支倒下，堅忍頑强的人們，仍然爲生存咬緊牙根。

我最後一次看見舊時代的沙街，是抗日戰爭末期柳州的沙街。那是柳州的「十三行」，一間間毗連的木板房子，大都是土產洋雜經紀的「牙行」，附近的柳江、柳城、融縣、來賓、宜山、象縣等地的土特產，都在這兒集散。這裏儼然柳州的商業中心，貿易、金融都操縱在「牙行」手裏，一切買賣都要經過牙行，由他們抽取佣金。否

則無法成交。吃虧的是生產者和消費者。

沙街的牙行，不但做中間剝削的經紀生意，資本雄厚的更囤積居奇，投機倒把，搞風搞雨。像所有的沙街一樣，這裏的沙街也開設有賭檔、妓寨，誘騙「鄉下佬」，吸血吮髓。因此，沙街既是商業區，也是冒險家的樂園、罪惡的淵藪。

在同一條沙街上，也有着貧窮的一角：那兒住着一些棚戶，他們靠出售竹器、粗重山貨、缸瓦及編織竹器爲生。每年雨季，山洪到來，最糟糕的是這些人家。牙行走得輕便，棚戶裏的小商販們，笨重佔地的「架生」往哪兒搬？又怎能在匆促中搬到安全地帶呢？因此損失大，災難也最沉重！

湘黔粵桂內河小城鎮的沙街，雖不像柳州沙街的貧富懸殊，但都有一個共同點：位置都在沿江一帶，且靠近碼頭，是當地經營土特產業的總滙。然而沙街因沒有築防條件，在往日兵匪橫行的年代，這裏的居民所受的苦難最慘。有時墟日沙街交易最旺的時間，街上會突然響起「砰砰彭彭」的槍聲，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山大王又在做世界了。於是紛紛收貨關舖；趁墟的人們也爭先恐後找人家躲避。街上的臨時攤檔人奔馬翻，鷄飛狗走，亂作一團。

沙街上響槍，未必都是土匪打劫。軍隊拉壯丁拉伕時常也會開槍捕人呢！在內戰時期，腐敗的政府和軍閥，爲了補充兵源或者開拔往別處，需要伕力運送彈藥、糧食和搜榨得來的財物，往往選在墟日最熱鬧的時候，派出武裝爪牙封鎖沙街，來一個驟然襲擊，在街上見到鄉下人打扮的男子就拉，拉不足數，還要逐家搜查，倒霉的農民本要趁墟做些小買賣，想不到竟落個人財兩失，年青的被拉去當砲灰，年紀大的受不住重担、饑餓和鞭撻，往往慘死他鄉。而每一次劫掠過後，沙街總有一陣子不安和冷落。

我離開沙街的生活，已經有長久的歲月，童年在沙街有過的美夢和惡夢，仍時時縈繞腦際。身在海外，我多想再見一見時常懷念的沙街呵！

上次有個機會到西南去，懷着會晤故人的心情，在柳江沿岸，我得償了多年的心願。

首先，是在柳州，我決定去尋訪那個我最後見過的沙街。

一個晴明的日午，朋友陪伴着我，來到嶄新的寬濶的柳江大橋上。這是一九六九年建築的公路大橋，長六百多公尺，連接着南北兩岸，橋面有二十公尺，當中可並行四部大卡車。兩側是人行道，往下俯視，在陡峭的深深的河床底下，靜靜地流着我所熟悉的碧澄的柳江之水。

「橋頭下就是沙街！」朋友指着大橋下一列低矮陳舊的房屋對我說。

我有點錯愕。跟她從大橋側邊的石級走下去。

不知是自己這二十幾年到處闖蕩，見聞比從前豐富、眼界高了，抑是柳州市中心區今日新建的每一條街上大樓連幢，相形之下，眼前這條別後重逢的沙街，覺得特別的狹窄而衰老，有點可憐巴巴。我眞不能相信這就是二十幾年前柳州的「十三行」——操縱全市經濟命脈的心臟。

朋友大概猜到我的心事，微笑說：「現在這裏的商業區改到北門和南岸一帶了。柳州仍然保留這條沙街，主要是讓後輩們知道，在這河邊，曾經有過許多的苦難吧！」

這條沙街，雖然古舊窄狹，然而存在於今天的社會，和往昔畢竟也有些不同了。除了杜絕投機倒把，囤積居奇，在這兒，有些房屋雖然仍保持吊脚樓的形式，可是由於柳江上游不再有洪水作怪，這兒不必每年拆樓搬遷，吊脚樓也變成永久的居處，在結構的堅固上以及有了自來水及電燈設備，和普通房屋已沒有兩樣。

在這兒，那種令人倒胃的「空中厠所」沒有了！代替那些的是每隔一個地段都有一個寬敞的公厠，公厠內自來水長流，日夜自動冲洗，走進去如厠，沒有一絲兒異味，其潔淨的程度不亞於香港大會堂的厠所。朋友告訴我，柳江沿岸城鎮原有的沙街，要嗎就是沒有存在的必要而完全廢棄了，要嗎都像柳州市沙街這個樣，排除了水患，改善了設備。那種一年數次漲水浸淹的慘相，已變成歷史的陳迹了！

從沙街重登柳江大橋，視綫越過寬濶的橋面，看兩岸密密集集的建築羣；那許多「廣州式」帶露台和透雕似窗花的高樓大厦的雄姿，我像置身在我們民族歷史的倒叙的鏡頭中，新的和舊的兩個社會生活的影像同時浮現我的心中，這交叠的影像，使我不能自禁，重温了往日的愁苦；越發感到我們民族能脫離舊日沙街苦難的幸運。我不覺的對這種改變，產生了感激的心情。

可是當我想及印度支那半島、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河濱居民受到的水災，作爲一個過來人，心頭上不免又像壓住了一塊灰雲。

我私心裏祈望，有那麼一天，世界各地的居民，都能人定勝天，用自己的力量，克服洪水帶來的災難！但願住在河邊的人，不必担心閃電、雷雨，不必半夜憂漲水，睡得安寧；不必一夜之間喪盡所有，成千上萬進入枉死城！

然而什麼時候所有河濱的人家，才能無憂無慮，安享沒有水患的幸福日子？

看客紀事

古杏

斗室之外，是個廣場，無形中同不少晨運客、衆多的愛好運動的青少年共度晨昏。來訪的朋友，說我佔了地利。但是他們不知道，我還時常作爲一個看客，獨個兒居高臨下地欣賞着廣場上種種節目的演出哩。

晚飯之後，夕陽收起了它最後一道餘暉，暮色有點迷濛，那一支支高竪着的燈柱，就把銀光洒在一片灰沙地上。鄰居的小女孩從她那邊的窗口，把小腦袋伸出來，向我這邊喊道：「阿姨，又做戲啦！」一個月中總有那麼一次兩次，近來似乎比較頻密，幾乎是習以爲常了。

通常是傍晚時分，在廣場靠近有看台的一邊，一個臨時的活動舞台不消半個小時就搭起來了，旁邊還有個用布帳圍起來的所在，權充演員出入的後台。觀衆是免費入場的，大多數是這一帶的街坊，說不定又都是這個廣場的常客。時間一到，不管看台上有多少人，或者稀疏得不成局面，一個叫什麼名稱的「晚會」總是要開始了。

是什麼樣的節目呢？包括打情罵俏的粵劇、歌星們的高歌一「哭」、青年男女的新潮音樂、流行一時的鬼馬什麼的，間或加插一些武術和雜技。那個報幕員的俏皮話，通過擴音器，變成聲震遐邇的最「威」的節目。就是那樣擾攘了個把鐘頭，擴音器放出一聲「多謝各位」，這個所謂「與民同樂」的玩意兒就草草收場了。看台上稀疏的觀衆，倏地四散，卻也有一些還在悠閒地坐着，彷彿剛才並沒有看到什麼似的。我這個「孤高」的看客呢，通常早已做別的事情去了，等到廣場上電燈復明，才向窗外瞧一瞧曲終人散後是個什麼樣的景況。一番喧鬧之後，容易產生靜寂的感覺，加上晚風徐拂，也教人舒暢，這倒是可樂的。

不知道人們有沒有想到過：爲什麼這種所謂「與民同樂」的玩意兒近來比較的頻密？是爲了點綴昇平麼？目下

是刮匪如毛，分分秒秒都可以飛來橫禍，還有什麼昇平可說！正是由於時勢不妙，想到要多讓人們散散心麼？多謝了，那些什麼「時代哭」，實在聽得人心煩，至於什麼「贏咗得啖笑，輸咗唔駛興」之類，難道這就是叫人去散散心嗎！有人說，人家吃飽飯沒事做，就來與你同樂一番嘛。噢，皇恩浩蕩嘍！可是，說他們沒事做，恐怕也不盡然，因爲他們做着的，不是與你同樂的事，可多着啦！你和我，還有更多的人都不知底細哩！

一天中午，一輛貨車停在廣場邊，車上幾條漢子跳下來，搬出車上捲着的一支支旗子，迅速地分配着，一人拿走那麼三四支。他們體格粗壯，動作敏捷，不消二十分鐘就把旗子掛滿廣場鐵絲網的周圍。那些三角形的鑲邊的旗子，五顏六色，隨風招展，頓時做成一種熱鬧的氣氛。在路上走過的孩子們都指說着、讚賞着，在廣場上打球的青少年們也好像玩得更歡。人們一眼就看出，有一家武館將在晚上表演了。

夜幕甫降，表演的場地已經佈置好，但先來的卻不是技擊勇士，而是三五個武裝人員；跟着來的是樂隊，還有武裝的男女隊伍。把掛在那邊的一條橫額看清楚，才知道這次是交通安全的宣傳。安全！安全！今天廣大的人們幾乎別無所求，只是求個安全。富貴不由天，平安確是福！想起這裏車禍日烈，每年死傷的以千以百計，怎不令人心驚胆顫！

且說當晚的盛況吧。先是作個「練排」，樂隊行進着，奏起異常單調的、十多年前流行的樂曲；男女隊伍也行進着，機械地跨步和擺手。一會兒，幾部小汽車駛進場內，走出幾個很神氣的人。他們在一個人的引導之下，在樂隊和其他隊伍的前面走了一轉。好像是檢閱，也不像是檢閱。這種玩意兒久違了，弄不出個頭緒來。

令人感興趣的該是武館的表演吧。鑼鼓響了，可惜鼓聲不夠洪亮，分不出是由於廣場寬敞，還是由於鼓手蹩了氣。開頭的節目是舞獅，先是南方獅，然後是北方獅，最後是南北獅共舞，總算有點看頭。跟着還有武術表演，單刀對紅纓槍啦，雙槍對三節鞭啦，……等等，相當的熟練。可惜才看出點味兒，卻匆匆宣佈完結。但見人員、道具一車搬，四周彩旗一時收，好不掃興！

那麼，交通安全呢？觀衆似乎忘了，紛紛離座而去。我這個居高臨下的看客，這次倒要看個究竟。場上一支支紅綠燈的模型豎起來了，一張寬約丈餘、長可數丈的斑馬線模樣的膠毯鋪開來了。幾個工作人員走來走去，可能都

急得出了一額汗。好容易佈置停當，便開始了汽車讓行人過斑馬線的表演。嘿，就是這麼一回事。鄰居的小女孩和她的媽媽哈哈大笑起來，我也不期然而然地應和着，屋子裏一片笑聲，於是誰也不管下邊是怎麼一個「圓滿結束」了。

前兩天，偶然在一份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裏的一段話：「警方發言人說，在今年的首二十三天內，共有十四人在路上喪生，另有七五四人受傷，其中重傷者二八二人，輕傷者四七二人。他說，這些死傷者中，部分是在斑馬線上給汽車撞倒的，違例司機最高可被罰款五百元。這是告訴人家，經過多少次的交通安全運動，竟無補於斑馬線上的安全。」這位作者慨乎言之。我寄居的大廈，門前就是斑馬線，橫過馬路該是方便的；但就在這條斑馬線上，出現過的事故和險象，還算太少麼！

安全！安全！有人大喊安全的地方，往往就是最不安全。「歐安會」實際上是「歐危會」，就是一個國際的事例。安全！安全！這裏不僅在路上不安全，在屋子裏也同樣不安全。平安確是福，但何日得安全！

廣場上也曾經有過一幕不是在晚上、而是在白天裏演的戲劇，主要演員是一羣穿黃色制服手拿掃帚的清道伕，配角卻是一個樂隊。先是配角們作了一番表演，一個拿着一根叮噹作響的指揮棒什麼的，怪神氣地走在前面，跟着是鼓手、喇叭手排成四路縱隊，邊走邊把樂器敲打和吹奏起來。樂曲單調而沉悶，卻有點耳熟，彷彿是二十多年前一部電影的主題曲，但不知爲什麼竟可以拿來作清道伕的進行曲。好在樂隊表演沒多久就完結了，我還怕它奏出一曲「璇宮艷史」來，使人聽了毛骨悚然，死去更多的細胞。

然而，音樂一停，歌聲陡起，唱的是垃圾蟲歌：垃圾蟲，垃圾蟲……反反覆覆的唱着。像這樣的一支歌，究竟要人唱出什麼樣的感情來！難怪歌聲低沉，隨風而逝。倒是清道伕們一下子就地散開，奔到附近的路口去，還算有點氣勢，結束了這個宣傳清潔的話劇。

話劇演完，清潔運動也宣告收鞘。許多人陷在窮困、失業的危機中，早已顧不到路邊的垃圾、簷篷的穢物了。但想不到又來了個「清潔年」，宣傳車在馬路上來往奔馳，大唱「垃圾、垃圾、執起佢」，還號召年青人打先鋒。人們說，清潔！清潔！葛某來刼！盜匪來刼！荷包就夠清潔！

這幾天來，天色不好，廣場上暫時沒有「與民同樂」，也沒有其他表演；只有青少年還活躍在球場上，我倒願意長久充當爲他們打氣的場邊看客。

紹興鏡湖　（油畫）　伍步雲作

僅僅爲了二毛錢

凌冰

從九龍搬到香港去住，一晃就是十年了。

雖然經常過海，但來去匆匆，竟從未到我住過的尖沙咀區看看，特別是探望我十年來一直記掛着的剩搪。

在這裏必須交代一下，剩搪是一個男孩子的名字，潮州土話，含有多餘、佔地方的意思。

一天，我到九龍探望剩搪，我穿過加連威老道，從它的中段轉入金巴利新街的小菜場，一眼就望見剩搪的母親麻嬸在擺賣蔬菜，看來檔口不小，人手也多，我想他家的景況一定有所改善了，心裏一高興不覺大聲呼喚起來。麻嬸聞聲，急忙奔出檔口，驚喜地拉着我談談別後各自的情況。

我這才知道她家已於六年前搬到一個臨時安置區，雖說是臨時，但已住了六年，目前還一直在住下去。麻叔腰病越來越嚴重，長年睡在床上。兩個大的兒子先後失業，只好到檔口上來幫忙，加上剩搪和小兒子阿止，人丁實在興旺。我說起剛剛還以爲她家檔口越擺越大，請伙記來着呢！麻嬸聽了不禁好笑起來。

我看來看去，獨不見剩搪，急向麻嬸發問。

麻嬸向菜檔後面的行人道上呶着嘴說：「喏，在那！」

我循着她指的方向看去，見一個青年背坐着揀菜，從背影來看，我知道剩搪是長大了，他兩肩寬闊，是一個青

年小伙子了。但這時他却站了起來，捧着一籮筐揀好的青菜，轉身向麻嬸的檔口行來，他穿着一件藍色的飛機恤，藏青色的褲管束在烏黑的長筒膠靴裏面，他雙脚一跛一跛地移動着，手上的籮筐也一忽兒高一忽兒低地跟着他的身軀在吃力地前進着。我心裏不禁爲他痛惜，唉！僅僅爲了二毛錢，剩搪變成跛子，這已是無可賠補的缺陷了。

記得一九六四年夏，我住在加連威老道上，一天中午路過仁利酒家，見馬路上人頭鑽動，一架救傷車向漆咸道直奔而去。待人羣稍爲疏落了點，我才清楚地看見路旁停着一架小汽車，那是剛剛肇事的車，還有那受傷的人淌着一灘血漬，交通警拉開皮呎，邊量邊記錄着。

在現場看熱鬧的人一直談論不休。

有人嘆息着說：「唉！細路仔點可以俾佢自己飛過馬路呢！」

「睇佢個隻左脚梗係車斷咗啦……」話音剛落就被另一個人搶着說去：「……個頭穿咗個窿好大，就算唔死都殘啦！」

一個肩膀掛着書包，手上拉着孩子的女傭說：「陰功咯！……」大家跟着嘆息起來。女傭把孩子推前一步，告誡地說：「五官，睇呢灘血，驚唔驚呀！以後，過馬路要拉實我先至得嘅！」孩子胆怯地依偎着她。由於人們的議論和我主觀的推理，形成了一個自己都信以爲眞的故事。就是：這個被車傷的孩子五、六歲大，幼稚園生，他頑皮、不聽話，掙脫傭人的手，橫過馬路，被車撞傷了，頭顱穿了，脚骨斷了，可能死亡，也可能殘廢。想着、想着，這是一篇教育孩子的好材料，我急忙飛奔上樓把六歲大的誠兒和五歲大的勤兒帶到馬路來，向他們進行教育。由於地上血漬殷然尚在，孩了們默默地接受着我這堂活生生的現場教育。但他們對那個被車傷的孩子却未能忘懷，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裏，我知道他們一直在關心着、打聽着、探索着。

終於，有一天，當我回家的時候，孩子們高興地告訴我，已經查出那個被車傷的孩子來了，他就是住在我們家後樓梯底下的剩搪，跟着，不由分說，我被他們連推帶拉，直至樓底下去。

剩搪的母親麻嬸看見我們有點奇怪，因爲就我來說是第一次下後樓梯來的，麻嬸在我們這一幢樓倒垃圾、洗樓梯，我是早就認識的，只是我不知道她就住在後樓梯底下，更不知道被車傷的就是她的兒子剩搪。麻嬸知道我們來探望剩搪，很是高興。我們向坐在樓梯底床板上的剩搪走去，細看剩搪不過六歲左右，頭部寬大飽滿，左額角有一

塊硬幣大的疤痕，雙眼深邃，鼻樑端正，口細，下巴尖削，與頭部顯得不太相稱。麻嬸說剩搪這次車傷失血過多，面色蠟白，左脚骨折了，加上接駁不好，跛了。聽到這裏，我們不禁爲剩搪的不幸遭遇感到悲痛，一時間又不知道怎樣安慰麻嬸好，大家都靜默着。這時，剩搪却向我們笑了一笑，我頓感到這個孩子充滿着對生活的信心和勇氣，反而使我們心寬了。

原來麻嬸和麻叔是潮陽人，和平後來香港。麻叔在三角碼頭當了將近廿年的苦力，在一次搬運中扭傷了腰，一直沒有醫好，只好轉行。現在在一家茶樓洗碗碟，月津連下欄才一百多元。麻嬸一共生育了九個兒女，大、二兩個女兒給飛仔滾走了。第三個女兒十六歲，五金工人，麻嬸指着牆上掛着的一塊木板說，這木板晚上舖在牆壁與樓梯之間，密實一點，是專給女兒睡的。第四、第五兩個兒子已十三、四歲了，在當學徒。第六、第七兩個男孩，都是出生後不久就送給人家。第八個仍是兒子，麻叔唉聲嘆氣地連呼：「剩搪！」就這樣叫開了。我心裏不知是什麼滋味，一個人甫出生，就被目爲多餘，「剩搪」，這恐怕不是父母的本意吧！只是父母貧窮無力撫養吧了！這時我看見麻嬸身邊，還纏着一個跌跌撞撞的小男孩，大概兩週歲吧！麻嬸不好意思地說：「這個叫阿止，是最小的了。」

剩搪把阿止抱得緊緊地，麻嬸看着說：「剩搪四歲就帶阿止，要不，也只好送給人家了。」

跟着麻嬸談起剩搪被車撞傷的事來，原來車傷前二個月，剩搪已到舅父榮檔上幫手，每天早上八時許就幫舅父開檔，揀菜、剝豈、削去菜根，舅父做買賣，他幫着捆菜，收錢，一直忙到十一時，舅父歇午，給二毛錢他買菠蘿包。待下午二時起又開始到菜檔上來。車傷那一天，正好歇午，舅父收檔回去，忘記給他二毛錢，剩搪急着追過馬路，邊追邊叫：「舅舅，給我二毛錢！給我二毛錢！」這時他已被右邊來的私家車撞個正着，整個人被彈了數碼遠又給拋回了來。……

麻嬸的話，剩搪蠟白的臉，使我深感難過。因爲我曾經把剩搪這麼一個受着生活熬煎着的孩子編造成一個有錢人家的小少爺，幼稚園生，有傭人接送，他驕縱調皮，飛越馬路，招致車傷。而事實剩搪却是一個窮家的孩子，他的出生，增加了父母無力負担的哀怨，他的名字，訴盡了窮苦人家孩子的不幸。他四歲就當弟弟的小褓姆，六歲就出外幫工，爲了要二毛錢買麵包，被車撞傷，一生一世成爲跛子。

加連威老道是九龍一條比較寬敞的街道，正面樓宇整齊美觀，左近有着不少國際上第一流的旅店，毗鄰的加拿芬道、金馬崙道、麼地道，正是遊客購物的天堂。但有誰關心到在這些現代化的樓宇的最底層，在它背面的陋巷中，却住着像麻嬸一家那樣的勞苦大衆，發生着這樣或那樣的悲劇。這是一個事實，由於這事實到處存在着，人們也就看得很平淡；思想感情漸漸兒地跟着麻木起來了。

但十年來，我總耿耿於懷，剩搪的遭遇，該是一個慘酷的現實。它該在人們習以爲常的平淡之中起一點小小的波瀾了吧！

英國去年出版的連環畫

禾　子

一九七四年英國出版的小人書（連環畫）中，英國報紙認爲有些是比較可讀的。其中包括有這三本：

「教堂裏的老鼠和月亮」（The Church Mice and the Moon），作者格雷厄姆·奧克利（Graham Oakley），麥克米倫出版社（Macmillan）出版。描寫兩個小孩給兩個粗野的科學家綁架了，强迫施行緊張訓練，練好後要他們去爲當地市參議會所制定的將第一隻老鼠運上月球的宏偉規劃効勞。但給一隻名叫薩姆的小貓敗壞了事情。那兩個呆坐看着電視的科學家，還憑想像說是太空船已把老鼠運達目的地。這是對市議會亂借科學妄圖以此吹牛誇大，去撈取所謂「有進展的聲譽」的諷刺。

「不給母親親嘴」（No Kiss for Mother），作者托米·昂格爾勒（Tomy Ungerer），馬蒂恩出版社(Methuen)出版。故事的主角都是貓。牠們都住在大城市裏過着似人的生活。其中一隻叫「小貓爪」的貓兒是書中的「英雄」，也是學校裏最調皮的一個學生。他老是施展詭計，頑固地拒絕他母親對他所作的任何勸說。

「戰爭和豌豆」（War and Peas），作者邁克爾·福爾曼（Michael Foreman），哈米什·漢密爾頓出版社(Hamish Hamilton)出版。作品提供了有關富人和窮人的遭遇的故事，是一本富有較深刻含意的寓言。

外國文訊

梯間

瞿明

在巴士上，我雀躍的抓着扶手，興奮的想着一樁美妙的事情——姑婆的樓房塌了。

那棟衰敗的矮矮的舊樓房，那些殘破的木梯，似乎重力踐踏幾次就要塌下來。然而强烈的渴望塌樓並不只爲那裏的光綫暗，像鬼墟，或是害怕屋角的碩鼠。我是爲了惦念那個梯間的住客——榮表哥，從此他總可以跳出寄人籬下的生涯，未始不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

於是，我笑了。

媽媽瞪了我一眼，滿臉是憂煩的神色。她是準備去替人收拾屋子的；而我，却將會對着那個黑暗的入口大力拍掌。

一次，跑入二姑婆的屋裏去，她們正在用膳，熱騰騰的飯菜冒着縷縷的煙。我只好沒趣的倒退出來。母親還沒有放工，我便在深廣的屋子內亂跑。暗黝的甬道有個轉角處，非常隱蔽的存在着。我好奇地竪起脚尖望，有一道木樓梯，老得很，踏板處散佈着木屑。梯子通向閣樓，上面是儲物室。突然想探險，便蹬蹬蹭蹭的踏上樓梯來。木板沉沉的呻吟着，噠噠噠的響聲迴旋在靜寂的空間裏。不經意的昂起臉時，猛地發現半空中懸吊着一個人頭，一對木然的眼睛！

差點嚇得從危危乎的梯間滾跌下來。

「嘩！」我一把抓緊旁邊的扶手。

「不要怕！」那個人頭開腔了，還伸出手來攙我。定

一定神，他是人呢！

由於他用一張暗黑的毛氈包裹起自己的身軀，只剩下小部分的頸項與顏面，致使頭顱似乎是懸掛在空中。可是他怎能坐在半空呢？看清楚，始了然這是一張牀，亂七八糟的放置着雜物，極像街邊鋪地攤的人。牀的邊沿緊緊的挨着木樓梯。我是怎樣也想不通，如何能夠懸空的在梯間構搭起這一張怪異的牀。

會不會塌呢？我很驚詫的盯緊這陌生人。

「我識你，你是阿明頭。」他笑笑，戇戇然有點害羞。

他大概是中學生吧，牀頭堆疊着皮箱，大大小小的盒子，還有一些厚厚的磚頭重的書本。得花費多少時間才可以讀完哪?!我呆呆的倚着樓梯，好奇的四處張望。

「我常常聽到你的聲音。」他急促的咳了幾聲，說：「你叫我的伯娘作二姑婆。」

「伯娘？」我弄不清楚這些稱呼的明確含義，可能是什麼親戚吧。

「你在這裏住了多久？」

「三年！」他凝神時，眸子便陷入鬥鷄眼的狀態，都奇異的朝着鼻樑望，一副非常古怪的神情。我老是覺得，他臉上像缺少一件什麼東西。

「下面有客房。」我叫着：「啊！二姑婆不讓你住房，却要你住樓梯底。」

「還未到底吧。」他指指懸空的木板牀：「很安全的，不要怕，你可以鑽入來坐。」

搖頭。一來是爲了安全，誰知道加上我的重量，木板牀會不會塌的？二來是脚掌髒得要命，我撫摸着那算得上是潔白的牀單，便躊躇了。

「阿明，阿明。」母親的呼喚明晰可辨，她已站在樓梯下，向我招手：「躲到哪兒去了？快快下來，不要吵着榮表哥做功課。」

「原來你就是榮表哥。」

他點頭，順手戴上一個黑框的眼鏡，確然老成起來，也更像中學生了。

「我知道了，你就是他們常常獻棄的那個鼓氣袋。」

他極其尷尬的低下頭，一剎那是如此的晦暗，可能是四周太黯淡吧。天花板潑墨的黑。

餓了，便跟母親吃飯去。踉踉蹌蹌的衝下，碰撞了牆壁，使一些白灰斑斑駁駁的剝落下來。

在麵攤坐下，我有幾十卡車的問題。

「媽媽，我從來沒見過榮表哥的。」

「他很少下來！」

「他不怕黑嗎？」想想那沉沉衰老的木樓梯，那所吊在半天的神秘的閣樓，有老鼠整天在竄來竄去，就夠駭人了。

「他沒有家？」

「榮表哥的媽媽做住家工，所以把他寄住在你姑婆的家裏。」

「他爸爸呢？」我接上一句：「不理他？還是死了？」

「死了。」媽媽心急的張望着對面商店中的巨型壁鐘：「快吃，我要趕着開工。」然後又重複着先前曾經說過的話：

「記着，在姑婆家裏要規規矩矩的做功課，不要偷人家的東西吃，不要胡鬧，乖乖的等我放工。」

我攪拌着混濁的麵湯，驀然感到很不願意再躭在那沒有陽光的屋子裏。那兒常常擠滿華衣美服的人，全是那副昂着頭，不可一世的樣子。二姑婆那雙虎視眈眈的牛眼及她的兒女那些傲岸的神色，常常使我正在寫字的手也不自覺的顫抖起來。

「媽媽，你可以開工，讓我回家的，我會看管屋子。」

「你會？」母親在苦笑：「你會放火、會跳樓、會引賊入屋。」

「吓。」媽媽把我說成是混世魔王！「怎麼會呢？」

「不要瞞我，躲在屋裏不是玩火，就跑上天台放紙鳶，有幾次差點就摔下來。一時高興，打開門口就跑出街玩，屋子也忘記上鎖。什麼小偷大賊也會招入來。」

她不給我辯白的機會，便付錢，拖着我走了。走入那黑暗的樓房內，坐在那冰凉的酸枝椅上，我想哭，爲什麼把我也棄置在此？

二姑婆的表情變化得飛快。生氣與抿着嘴角笑原來可以一齊進行的。本來已經很老嘛，還是莫名其妙的在臉上抹擦着厚厚的粉。老傭婦阿三遭罵時，她那些長長的皺紋簡直是蟒蛇，急不及待要跳竄出來，連厚厚的粉層也攔不住呢。

幸而阿三是半聾的，刻毒話打了折扣才鑽入她的耳朵裏。我知道，是欺負阿三老而無依，所以二姑婆一家才敢放肆的對這個老傭婦動輒呵責。

只是，當一羣閒人、一班不知所謂的太太團吱吱喳喳

的湧入來時，二姑婆便笑得把眼瞇成一線，只閃着兩點白光。幾秒鐘前的盛怒像洩了氣的吹波糖。

「坐，坐，都坐。」

我本是坐在一張小籐椅上的，但當屋主人用那末曖昧的厭棄底目光掃射過來時——本人知道，是讓座的時刻了，於是極識趣的站直雙腿，然後縮到一個適當的角落去。

傭人與她的媳婦慌忙的招呼着，又是茶點，又是糖菓。

太太們總少不免拖男帶女，二姑婆就親自捧着五彩的糖菓，來對她們說：「試試看，試試看，很好吃的，是我托人從歐洲買回來的。」二姑婆彎着過度肥腴的豐腰，拚命的勸誘一個小女孩接受糖菓，只是那個女孩却把小手死命收在背後，不肯要。

「要吧，珊珊眞好家教，怕媽媽罵。嗯，不怕！」

旁邊一個梳着大髻的女人虛假的笑着，伸手便接過了。雖然是穿戴得頗爲講究，但那兩母女仍然笨俗得難看。

滿以爲站在那羣外人中間，許會接受到一些美味的花生或軟糖之類，正待攤開手掌時，二姑婆刀鋒似的眼光瞥了瞥我，一臉鄙夷。於是那個絢爛的彩盤便在我頭頂上兜個圈子飛過了。

她儘在諛笑着，向旁邊的一個男孩落力「推銷」。

我失望的目光越過那些花一樣的糖紙，却發現了榮表哥。如同一個幽靈，他站在大廳的入口與甬道的交角處，彷彿呆在那裏很久了。他有點疲憊的倚着牆，向我招手。

我跑過去，却仍在想，那男孩，那死命把小手扣在背後的女孩都不是野人吧（二姑婆專愛罵我作野人），他們正穿上嶄新的皮鞋呢。越過珊珊的身邊時，她呆笨的緊握着糖菓，還張着眼偸望着我。有什麼好瞧的？反瞪了她一眼，她竟然拉拉自己的粉紅色的毛褸，向後縮了一步，像見着老鼠般躲閃着。

還是捨不得那盤富有誘惑力的糖菓呢。榮表哥拖着我，向外走。走出暗而陰冷的甬道。

「對面有一間雜貨店，你去買花生吃吧。」他塞給我幾個硬幣。

「我不要。」

「要我勸嗎？像伯娘勸人要她的糖菓一樣。」他用手拍拍大腿，慘慘的笑了，隔着眼鏡，仍能感覺他那柔和底光芒。

「我是第一次請客，你得賞面。」

我緊握着那些輔幣，感覺到有重量自手中壓到心上。

榮表哥顯然也不富有吧，毛氈有洞，他的行李簡單，至令一張牀便可以全部容納了。雖然也有一雙皮鞋，然而近脚踵處的皮也磨得褪色了——他竟請我吃東西！

無頭緒的氣悶起來，我憎恨那陰森的入口，我不要進去。

「快些去買東西吃，乖！我要交錢給伯娘，要進去了！」

「爲什麼要交錢給她？」

「因爲我吃她的飯，住她的屋。」

「你那裏有屋子住，你只是睡在樓梯底。」

「總之，要付錢。」他摘下眼鏡，用褲管抹，他的眼是失神的。

「啊，不是免費。」剛剛在國語作業中塡過「免費」的配詞，於是便派上用場了。

他那佝僂的背影着實使我怵然。向來只見他盤膝而坐的姿態，却不知榮表哥竟是腰長脚短的，瘦弱的身軀明顯的分成兩截。我想起那張牀，也是他的家、書枱……那角地方，那張離地面高高而距天花板甚近的大牀，一定會把他困得窒息的。斜斜沉降過來的牆把他的頭，他的背也壓彎了，是否日夜受了那並不平面化的天花板的影響，使榮表哥走路時永遠垂着無力的頭顱，艱困的用短小的雙腿拖動一個長長的上身呢？

黑暗的入口吞噬了他。還很年青吧——作爲中學生的榮表哥，竟像那蹲在巷口的老叫化，有某種姿態式的衰邁。

要不是最近轉了學，學校離家遠，却就在姑婆住宅的附近，母親斷乎不會把我放在這裏面的。

我不要進去，但仍壓抑不了自己的脚步，我挨着門口，望着。零落傳來榮表哥沉重的上樓聲。

梯間的「住客」不大走進那嘈雜的大廳，沒事幹的太太們，鎭日在四方枱上交替的搓洗着牌，在乾笑。沒有陽光的大廳，却有座地燈彎着脖子，造作的把一個個貪婪虛假的臉孔照得特別明亮。

隱約間，傳來木梯「嘰嘰」顫搖的聲響。瘦長的身影像箭，射入那黑暗的梯間大牀。一隻大老鼠却嗅着地，迅速的自閣樓竄下，黑暗中只見上舉的尾巴，幌了幌，很快就不知隱沒到哪一個角落去了。

剎那間，從心中湧出千萬句詛咒，我是熱烈的期望那漸次衰朽的木梯，眞的沉沉的塌下來，連同姑婆的樓房，好叫陽光痛快的向各處擦洗。

令人失望的是沒見到整座的樓房倒塌。據說只是後座的牆傾倒了一半。我還是不能避免看見那黑暗的入口。

榮表哥挽着兩三個皮箱，旁邊站着一個黃瘦的中年婦人。他煩悶的曲着身子，用粗粗的麻繩包紮着行李。

「好了，榮表哥，你不用住樓梯底了。」我歡愉的恭賀他。

「不住這裏，我沒地方好住了。」他沉沉的聲調像哽塞着什麼東西似的，臉色好青蒼呢。

榮表哥身旁的婦人默默的拍掉他衣襟上的灰塵，管自打點着東西。

榮表哥還是很憂悒的樣子，我不明白，搬走不好嗎？沒人走近梯間，那張牀、那個奇異的住所塌了吧?!

梯間的牀如此寒傖，不能翻筋斗，不能挺直身子讀書，要迫人終日垂下了頭。要是我，怎樣也不肯住呢！

人羣不知忙着什麼，走動着。可惡的屋子沒有全塌，這眞叫我萬分萬分的不快意。

船

（澳門）江思揚

三千年前
古老的船
已在
荒凉的湖泊
動盪的海面
航行

橫越多少急流
繞過多少暗礁
征服無數
洪波巨浪
船，才駛入
文明的海灣

竹紫君

先渡這一關

以前，一吃完晚飯，柔和的燈光下，桌面上，擺着書本、簿子、鉛筆、間尺、膠擦之類的文具，雜七雜八。我們三兄弟一邊做功課，一邊嬉笑打罵，喧嚷個不停。往往氣得媽媽軟下性子來，哄着我們說：「快快做完功課，媽媽待會兒獎你們每人一個大紅蘋果。」

我們樂得格格發笑，也就眞的專一心思，做起功課來了。

可是，現在跟過往大不相同了，那段日子只能成爲美麗的回憶了。

先是從那該死的經濟危機說起吧，踏進九月份，本來是油漆行業的旺月時候，爸爸竟然是二十一萬失業和半失業大軍的其中一員。十一月份他只開了三日工。媽媽在我們街口那間塑膠廠裏拿些塑膠玩具回來做，我們幾兄弟齊齊幫手，每月可賺一百多元。可是，不知爲了啥事，那塑膠廠自從媽媽交完最後一批貨後，就不外發了。再後來，我們經過街口，看到那塑膠廠緊緊關閉着大門，再也聽不到那熟習而又震耳的「隆隆」的機器聲了。

我們家裏的兩個經濟來源，就像那塑膠廠的機器聲一樣，沒有了。

媽媽在千方百計地節約。以前，我們的早餐每人有一

杯樂口福，一個麵包和一隻半生熟鷄蛋。現在，只有一杯白開水，一個麵包。我們一家五口，以前每餐都有兩個小菜一個湯，現在，只有幾粒魚丸，或幾條青菜。

家裏的經濟發生恐慌之後，媽媽那菜色般的臉龐添上了很多憂愁紋，脾氣也比以前暴躁了。

今晚，當我重新伏在桌面上的時候，書籍文具依然雜七雜八地躺着。然而，那無憂無慮的，愉快的，喜洋洋的喧嚷聲却消失了。小弟弟因爲作業簿寫得馬虎，被媽媽重重地掌了一巴，擦掉了他做了近半個小時的全部作業，現在一邊重做，一邊抽泣着。大弟弟的臉上顯出不安和緊張的表情，他竭力地，而且還有點兒造作地一筆一劃的勾寫着習字。我呢，面對着功課，心底裏越覺得異樣的凄涼，腦海裏頑强地縈繞着翻騰着昨夜爸爸和媽媽所談的話。

昨夜，大弟弟把被子全捲去了，我被冷醒過來，就聽到碌架床之下，爸爸和媽媽黯鬱的聲音。

媽媽帶着怨氣問爸爸：「阿莊來電話，不是說有件工程可以做兩、三日的嗎？爲什麼你不去？」

「我讓梁天去了。」爸爸說。

那個梁天叔叔，我們全家都相識的，他是爸爸的工友。前些時候，梁嬸患了肺癌，送進了某醫院，病情沒好轉，疼痛一天天加重。每天只靠兩片藥片支持，藥力一過，梁嬸就痛得死去活來了。那裏的醫護人員沒有關心她。梁嬸痛到不能起床吃飯，只有等梁叔來探病時餵她吃一碗粥。後來，梁叔不忍心梁嬸一直痛苦下去，希望她臨死前能得到些少慰藉，就接她出院，再請私家醫生治療。每次看醫生，都要花上二、三十塊錢，梁叔還要養一個老媽媽，兩個兒子。大家工友叔叔都關心他們，經常介紹散工給梁叔去做。

媽媽知道梁叔叔的困難，不怪爸爸把工作讓給他了。

沉默了很久，媽媽憂心忡忡地對爸爸說：「昨天買來的三斤米，差不多吃光了。一號就到，我們的房租，孩子們的學費、車費又要交了。」

「你又很久沒有看醫生了。」爸爸給補充了這一點。

媽媽苦笑，道：「算了，我這個慢性病，死不掉的。」

又沉默了很久，爸爸忽然說：「讓阿輝停學吧！」

「停學？不！孩子小學還未畢業呢！」媽媽驚惶未定，抖動着聲調，歇斯底里叫道。

爸爸激動得近乎痛苦地說：「此時此地，失學的又何止我們阿輝？」

「我到學校說說，看是不是可以免費？」媽媽帶着一線希望，向爸建議。

爸爸說：「學校是個不牟利法團，所收的費用僅夠維持最低開支而已，況且，學校早已減收了我們三個孩子的學費，再申請免費，不是使學校難做嗎？」

「就讓孩子到那些免費學校去讀吧！」媽媽說。

爸爸嚴肅地拒絕了，說：「我們不能讓孩子爲讀書而讀書，重要的，還是要孩子懂得做人的眞正目的和意義。這些，在有些學校是無法學到的。……」

爸爸和媽媽以後的談話，我無法再聽下去了。我强忍着淚珠，腦裏只重覆着一句：「我沒書讀了，我沒書讀了。」

霎時，我想起我的許多同學，我們每天一起學習、共同遊戲，雖然有時會發生爭執，彼此偶然也覺得對方很討厭，但現在我感到他們是多麼的可愛呵！倘若要我離開他們，多難過！尤其是我的組長李健，他很關心我們組員。唉，我的算術簿派下來，錯了幾題，他就犧牲大息踢波的時間，給我補習。我們還約定，在算術方面來個比、學、趕、幫呢！可是，現在……，唉，氣煞人！

我睜着眼睛，久久不能入睡。

今早，上課時，老師和往常一樣，課文講得娓娓動聽，表情活現。我呢，和往常不一樣，老是不能集中精神。

我兩眼盯着老師，看着，看着。往日老師幫我求進步的一切情形，又一幕幕地湧現在眼前。一年前，我受到壞風氣的影響，沉迷於看小人書，崇拜武打英雄。特別對書中虛構的那個大流氓，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和幾個死黨，也學大流氓一樣，組織五兄弟。我們知道老師和爸爸、媽媽不讓我們看這些書，就偷偷買來看。遇到製造大流氓的那家公司車子停泊在報攤前，就恨不得掏錢出來買本新貨，看個痛快。我們都說：「看大流氓比吃雪糕有味道。」

不久，我們看大流氓的事情被老師知道了，我們像驚弓之鳥，忐忑不安。我苦着臉，說：「一定會被老師大罵一頓的。」

小良說：「罵一頓還好，不被記過才怪哩！」

可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老師沒有懲罰我們，還約了我們談心。老師問我們：「你們喜歡看大流氓嗎？」

秘密已被拆穿，誰敢再瞞下去？我們不得不怯生生地點點頭。

接着，老師問了我們很多問題，看了多久啦？哪來的錢買書啦？等等。漸漸，我們看老師的態度和藹，對着老

師就不過於畏懼。

老師問，「大流氓哪點最吸引你們呀？」

我們七嘴八舌地告訴他：「他好打呀！他和他的死黨所向無敵。」

「他們是大英雄！」

……

老師耐心地聽完了我們的話，搖搖頭，說：「誰說他們是大英雄？他們不是自稱流氓嗎？流氓就是爛仔了。」

我們聽得目瞪口呆，幾乎不敢相信，我們所崇拜的英雄，竟然是爛仔。

「他們打壞人呀！」小良爲大流氓打抱不平。

老師慈祥地望着我們，問：「他們爲什麼打壞人？」

「爲死黨報仇！」我說。

老師說：「他們爲報仇打壞人，這與兩幫壞人爭奪自己集團的利益而互相殘殺有什麼區別？」

老師的分析使我們清醒了頭腦。這時，大池拿着字典，驚叫起來：「眞的是爛仔呀！」

我們順着他揭開的字典看去，字典上，白紙黑字注着，流氓：好吃懶做，不務正業，爲非作歹的遊民。

我們受到了欺騙，生氣極了。

臨走時，老師給我們出了日記題目，他要我們比較，大流氓的所謂英雄和學校平時給我們樹立的英雄形象有何不同？

我記得，我在日記本上這樣的寫着：「大流氓的所謂英雄，爲私利，好勇鬥狠。學校給我們樹立的英雄形象是爲大衆的利益而奮鬥終生的。我以前沉迷於大流氓式的英雄，常常起飛脚，到處打同學。忘記了好好學習，將來爲大衆謀幸福的光榮任務。」

我的日記受到老師的公開表揚。

後來，老師再深入地和我們批判了看大流氓後所習染的歪風邪氣。

通過這次教育之後，我的認識提高了，再也不看那些使人墮落的壞書了。跟着，功課也進步了。

「老師啊，現在我恐怕再也不能聽你的教導了。」我打從心裏呼叫。

忽然，我的額頭被貼上了一隻暖烘烘的手，老師那高大的身影屹立在我面前：「阿輝，不舒服嗎？」

「不。」我立即避開了老師的眼光，感到眼前一片模糊。

小弟弟的抽泣聲不知什麼時候停止了，兩頰依然掛着

淚水。我凝視着自己做得整整齊齊的作業，想：「明天就是一號了，這些作業能幸福地交到老師的手裏嗎？」

我想問爸爸，爸爸不在家。我想問媽媽，看見媽媽愣愣地坐在床沿上，那被嚴重風濕病折磨得枯黃瘦削的臉龐，今晚顯得更加乾癟了。媽媽本來是個健康的女人。不相信嗎？你看看牆上的照片嘛。

媽媽生小弟弟時，剛巧爸爸因工受了傷，不能返工。那個老闆呀，每天只賠償爸爸八塊錢。爸爸顧得了看跌打，就顧不得全家吃的。媽媽產後一個星期，就把小弟弟留在家裏給爸爸照顧，去工地做泥工了。一天，因爲下大雨，媽媽被淋濕全身回來。從此之後，媽媽就這裏痛，那裏痛，後來就瘦成這樣子了。

媽媽在默默地深思，她也許正在爲我們的讀書問題担憂呢，我又怎敢開口？

很夜，媽媽陪小弟弟睡覺去了，大弟弟也獨自上床了。我苦苦地等着爸爸，我從來沒有體現過時間是這麼難過的。十一時左右，爸爸終於回來了。

「爸爸，明天有錢交學費、車費嗎？」我吃力地試探着，等候他那致命的宣判。

爸爸鄭重地從衣袋裏掏出錢來，遞了給我。

這舉動使我愕然，我禁不住叫了起來：「爸爸，你剛才去打劫!?」

爸爸把我摟進懷裏，激動地說：「爸爸想你停學，可是叔叔們不同意，他們把學費、車費都讓我給你捎來了。」

「爸爸，叔叔們多好！」我高興得合不上嘴來，問：「下個月，又怎能老是盼叔叔們給我交學費、車費呢？」

爸爸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却把我摟得緊緊。很久很久之後，他眼裏閃爍着光芒，有所憧憬地對我說：「孩子，在我們那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土裏，公民有勞動的權利，有受教育的權利，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

我忙着截住爸爸的話說：「可是在這裏，我們什麼權利都沒有！」

「孩子，不錯，這個不合理的世道是要改變的。我們不能光在等待。」

「那末，爸爸，我這雙小手能做些什麼呢？」

「你嘛，小手兒先握緊筆桿子，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爸爸笑了，他笑得多歡！

我重重地點了點頭，從爸爸的懷裏站了起來，笑咪咪說：「爸爸，我睡覺去了，明早，李健約我補習算術哩！」

特貝・爾莫格達（南非）
顏　蘧　譯

落失園家

大約是九歲光景，我便在吉街汽車站給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說是找到，倒不如說是自願應徵更來得貼切吧。沒得到任何人的准許我便幹起來了。我把一些碎布絮扎成一個臨時拖把來洗刷汽車，自己也經常弄得渾身塵土，臉也髒得跟小花貓一樣。

到了晚上，我便等那最後一班公共汽車歸站，它總該是最後一班吧，往往在十一時半與午夜之間回來，然後我便在車尾的椅子上蜷作一團進入夢鄉。

當第一班車在早上四點開出時，我已起來了。一起身，我便站在吉街與大道街的彎角上等候那送麵包的馬車。

每天在那個時候，「得得」清脆的馬蹄清晰可聞，這早已成了慣例了。因爲在紐蘭那邊有不少白種居民，這些麵包便是專門爲他們而去的。

而我呢，往往是躲在商店的柱後面，當我認爲馬車夫是把全副精神都放在前面的馬路上時；我便毫不遲疑地，由藏身之地縱身向前一跳，「唰」的一聲——狸貓般的敏捷——輕落在馬車後的踏板上。有時還悠怡自得地坐在那兒，任由兩隻脚凌空地在那兒晃呵晃的，眞愜意極了。

有一天早上，可把我給餓荒了，我一跳到車上，便伸手去拉那門上的鐵綫圈，乖乖，今天的門怎麼拉不開了？

立刻，我便發現今天的車剛剛塗上了油漆，新鮮的油漆給我在拉門環時帶來一定的困難；因爲這需要一雙更强而有力的手。

要想在這空蕩蕩的柏油路上再找一個人來幫我？這未免有點太樂觀了吧。當我在使盡吃奶之力與那該死的門環奮鬥了一分鐘後，忽然我覺得有一隻手不但奇蹟般地出現而且還毫不費力地提起了門環。

「快跳！」他就說了這麼一句，而我也照做了。就這樣，在返回到大道街時，四條熱烘烘，剛出爐的麵包便在我們胳肢窩下噴發出令人垂涎的香氣。

當我們往回走到他神秘出現的地方，他止步了，還若有所思地望着我。

「你的家呢，小鬼？」

「沒家。」我搖搖頭說。

「那你睡在哪？」

「吉街巴士站裏最後一班車的座位上。」

這個人額頭上深深地凹下了一大塊，每當他呼吸時，那兒便劇烈地顫動着。他處事總是那麼猶豫不決。剛才到底是什麼令他那麼快地作出決定呢？便是那逐漸遠去仍然可聞的馬車夫的吆喝聲。

我們匆忙從車上跳下來竟然忘記把門關上，那扇門被風吹得撲拉拉的直響，路上有人看見了，便高聲向馬車夫呼喊，這才引起他的注意來。

「就在這裏面，」我那剛剛得來的「父親」說，緊接着他便伏了下去，像隻螃蟹似的爬行，消失在街道的溝渠裏了。

而我呢，正當我還在考慮時，便感覺到他的手指緊緊地抓着我的足踝。這倒使我立刻決定了。就也學他那樣伏了下來，肚子貼在地上，跟着他後面爬着。

他爬，我也爬。爬了只不過幾碼，我突然意識到他已不在我前面了。要不是他一把拉着我，我眞會一頭栽進一個大的隧道裏去。

這兒簡直比妖怪頭上的角裏面還要黑。眞是伸手不見五指。然而，我總算可以站起來了。

「跟着我，用手扶着牆走。」他說。

我照着他所說的去做。就這樣，我們走了差不多有一哩，便停下來了。他摸到了我的手，帶着我朝前上了四級階梯。上去之後，他仍不能不弓着腰地站着，而我則還能挺直着身子。

這就是我怎樣開始遇到這個負責起我日後生活的人。儘管過的是非人生活，但畢竟還是生活。

我聽見他掏口袋的嗦嗦啐啐的聲音，然後又聽見火柴在碰擦着，最後，刷的一聲他亮起了一根火柴。那倏然而來的紅光炫耀得我幾乎睜不開雙眼。也不知他從哪兒端來了一盞燈，燃點了燈蕊。

一看之下，可把我嚇得喘不過氣來，我打量着這「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式的洞穴；對，沒錯，只有這一概念才是眞的。

牆上貼滿了牛仔「湯姆」的畫片。地上撒滿了肯定是剛從晾衣繩上偷來的衣服——床單、枕頭套、女人的長褲、男裝內衣——都還濕的哩。稍爲遠一些的地方還有一部手推車，一架唱機和一些唱片，一個走了味的結婚蛋糕，一頂警察用的鋼盔，一些鍋子，一個氣壓爐，一個紅的、顏色也脫落得斑斑駁駁的火柴盒，一個只剩下三條弦的結他和一個釘在入口處避邪的馬蹄鐵。

這許多陳列品閱畢了，我的眼光便停在那具唱機上。他也很快注意到這一點，逕自向着那唱機走去，並選了一隻唱片來放。

環視一周，我發現這部分的隧道是呈V形的。雨水也不能流入，因爲他以一大塊水泥堵住通往主道的入口。這樣一來，有一條隧道便迫得與另一條共享雨水了。然而眞正頂用的還是我們立足處比主要隧道還要高三呎。

欣賞過唱片後，我們便進早餐了。然後我「父親」便着手教我通往這大隧道而伸向索非亞城裏及附近一切大大小小的隧道。

他教我如何利用這些隧道，應用哪一條，應避開哪一條。它們通往哪兒並在下雨時應怎辦……等等。這不簡直就是蛇與成交叉狀的梯子的遊戲嗎？當然，我們是不需要梯子的，因爲已經有了，我們需要的是蛇；牠們把我們吞下肚，我們又從牠們的腸子裏爬出來，便發現自己已到家了。並且手上還大包小包地捧着偷來的東西。還有，最值得慶賀的還是沒有尾巴盯着我們。

我睜大雙眼，嘴也合不攏地聆聽「父親」這一番解釋。這時我才發覺他的身材異常矮小，這樣一來，便很難估計他的實在年齡了。他可能是廿歲，也可能是四十。

加加是他的眞名，但由於他那雙羅盤腿，人們都愛叫他高羅美，即非洲語「彎曲」的意思。當我請求他允許我叫他的名字加加時，他拒絕了。他說，因爲在美國一些喜劇專欄裏，加加的意思是瘋瘋顚顚，而他並沒有神經不正常。

他額上那個凹下去的疤痕眞是令人不敢正視。這個疤痕大得足可容納一個網球。他告訴我這是由一匹馬的蹄子

造成的。打那時起，我便恨馬了，直至今天。

高羅美是個好事不做，壞事做盡的傢伙。與其說他搗蛋還不如說到處生事。他可以毫不費力地使一個虔誠的教徒講出滿口的粗言穢語；他每到一處，都留下哀怨與混亂。我毫不猶豫地認爲他不會在走過一塊乾燥而長滿枯草的地方而不放上一把火。他口袋裏的零用錢都是從那些家長差使他們去買東西的孩子的手上騙來的。自我跟他結上了伴之後，絲毫也沒有改進我與索非亞城裏年青一輩以及與大道街上商店主人的關係。不但如此，那兒還流傳着懸賞捉拿我倆的獎金哩。

一天早上，正當我伏在地下，把臉埋在我那骯髒的小手裏時，唱機裏正播送着一隻唱片。

那是屬於占美的聲音，他正在唱那首「候火車」，是以結他伴奏的。打從第一次我聽見這首歌，以後便像酒鬼上了癮似的，那瓶酒再也離不了手了。

我眞的是在做夢了吧？夢到什麼呢？那只有祖宗才曉得了。但是我確實知道自己是在做夢。因爲高羅美以他的目光從喜劇專欄那兒移到我身上說：「我在跟你說話哩！」

「什麼？」我惘然地問。

他用一隻醮滿果醬肥大的手指指着那喜劇專欄說：

「你說那些印第安人會捉住他嗎？」

爲了使他閉上嘴，我說：「那還用說，他根本沒有逃走的機會。」

「父親」笑呵呵地看着那小馬快遞郵件畫中人和小馬所處的困境。他呀，就是這樣的人了，只要你順着他，那就沒事。我並不希望有任何事發生，在聽唱片時就更別提了。

畢竟有事發生了。好夢總是不長的，原來我「父親」偶然踏碎了我那張心愛的唱片。

夢魘般的，找尋這張唱片開始了。可是每當我偷了一隻唱片回來後，便發覺又偷錯了。那有什麼辦法呢？我是沒有文化的，這一點大家都知道的了。要是我懂文化的話，我就可以給自己省下不少麻煩，同時也可以給那個猶太人省了不少悲哀。

我就這樣一直偷了很久，直到後來我自己也認爲那個在單車店後面的老猶太人是沒有這張唱片的了。

然而我的信念就跟我因泥腿上有個裂口所產生的劇疼一樣，毫不動搖。我就這樣在那猶太人的店裏出出進進，好像那個店是我開的一樣。最後，我終於拿到那隻我所要的唱片了。與此同時，我亦得到了兒童感化院六個月的刑期。

服刑期滿後，我「父親」就毫不留情地把我痛責了一

頓，他怪我爲什麼不去偷食物而偷唱片。

有一天早上，我照常出去偷取麵包，當我回來的時候，發覺唱機不見了。原來「父親」趁我不在家時，已把它賣掉了。用他的話來說就是那具唱機縱壞了我。

我感到我的脊髓骨好比斷了似的，但我的腸胃還想繼續工作。於是我包了包我的結他，離開了隧道，在動蕩的世界裏爲尋找美好的東西而浪跡天涯。

我並沒有流浪很長的時間，便在馬戲班裏找到了一份工作——替大象洗脚。有時候我也搞不清到底是誰的脚最需要洗？是我自己的還是大象的？但意識到若洗自己的脚時，將會什麼也撈不到的，也就乾脆不再理那一雙泥脚巴丫子了。

隨着馬戲班，我來到好望角城。在這裏，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海。

在好望角城，我幾乎一直都與小丑嘉年華這個組織的成員在一起。那裏有一個令我五體投地的結他好手。他簡直就與他崇拜的占美一樣彈得一手好結他。這種關係倒把我倆緊密地連在一起了。我就像一隻忠心的小狗終日跟隨着他。

每日，他派給我相同的任務：到城裏去拾香烟屁股和空酒瓶。因爲每八個空瓶便可換一瓶酒。當然，我也不是白白地替他幹的，他以教我彈結他作爲報酬。

由於我奔勞於他的使命，馬戲班也不要我了。但我毫不在意。我對替大象洗脚這份差使已感到煩厭不堪，更別提他們的那給小賬似的週薪了。我要是繼續替那頭笨東西洗脚，那末我就永無替自己洗脚的機會了。

我喜歡好望角城，因爲在這兒住宿不成問題。我想在哪兒睡便可往那兒躺下。在長廊裏，樓梯下、露台上，無處不可。怕什麼，這就是生活；我就是這樣生活。

由此可見，我的生活是很自由的，並且我還漸漸相信在好望角城是沒有感化院的哩。誰知這個念頭剛一萌芽，他們便因我正在偷一個售票員的錢袋而把我給逮住了。

怨來怨去，只能怨我的小刀不夠鋒利，要不然我才不至於這樣的倒楣哩。我左手已把那個錢袋拿上了，便用另一隻手去割繫着這錢袋的皮帶，誰知這該死的小刀一刀還不能把皮帶割斷。那個售票的白人發覺我了，便企圖捉住我拿刀的手，我一慌，便忘了那個錢袋，而那把小刀哩，嘻嘻，眞是說也好笑，剛纔它連皮帶都切不斷，現在倒一下子全插入他的掌心了。毫不費力，好像他的手是用感化院裏的肥皂做成的。好了，這樣一來，便換來了兩年關在

「杜開」——好望角城感化院裏的判決。

但沒想到他們在感化院裏叫我做的手藝倒成了我的逃生之路。我們在那兒的工作是織魚網。這對我纖巧的手指來說，已是拿手好戲。不到一年，我便提升爲組長了。

當我是組長的時候，我便得悉有關載魚火車詳細的資料。那是軌道上最快的火車，從好望角開往約翰尼斯堡，沿站不停，除了在寶露安芳亭站加水以外。要這樣，它所運載的魚才能夠及時應市。不光如此，這趟特快列車的車廂裏還貯有大量的冰塊，用以使魚兒在抵達寶露安芳亭前保持新鮮，不變臭。

不知是因織魚網織到我厭倦不堪，還是聽到這趟火車令我坐立不安。反正，有一天我發覺自己已在編織繩梯，不再是漁網了；而且一邊織，我還不斷用眼角瞟向那高大的牢牆。時光飛逝，但每當我回憶這個所謂「杜開」越獄記時，那些尖銳的警笛聲似乎尚在我的耳邊迴響着，而他們追捕我的規模之大，好比我是四十歲的逃犯而不是一個十一歲的小童。

越獄七天後，有一名警察還以我的事跡編了一首順口溜：「一個筋斗翻去牆的另一頭，當我正要抓住他的右手時，他左手的手指又在偷。」

一大羣人圍在運魚火車的兩旁看熱鬧：我伏在兩個車廂之間。在我右邊的白種警察一邊用力扳着我鐵絲籠門上凍僵了的手指，咀裏一邊還在嘟嘟噥噥的罵着。他簡直弄疼了我的手指，但我左邊那個警察就輕手多了。

「我們能不能點個火溶解這小混蛋手指附近的冰？」

「不行，他會得凍瘡的。」

「我眞不明白這個小兔崽子是怎麼搞的！」

他猛地把我的右手從冰裏拉出來了，鮮血汩汩地從指頭上流下來，我用帶淚的雙眼看了看我的手，小姆指的指甲掉了。

「最好你的左手也是這樣，我們那有工夫陪你。」

「別拉，我還有大姆指沒有拔出來。」

只見他從腰間抽出警棍朝那鐵絲籠猛敲幾下，冰裂開了，我的姆指才鬆了開來。

他們把我從火車上拋下來，剛到地時，我簡直不能站起來，後來那個警察給我大力擦了幾下後，我才勉强可以自己支撐站起。

「小鬼！」

「是，先生。」

我抬起我那骯髒與淚痕斑斑的臉孔望着警察。

「你到底在車上搞什麼鬼？」

「我不過想離開好望角城去另外一個地方罷了。」

「這個我知道，我不明白的是你怎會把你自己夾在兩個車廂之間，並且還差點凍死？」

「我是回家的，先生。」

「家在哪兒？」

「索非亞城，先生。」

「你的意思是，」另一個警察口沫四濺地說：「你就這樣從好望角城走了一千哩來到這兒？」

「我從好望角城搭這趟火車來的，先生。」

「小鬼，你住在哪兒？」

「索非亞城，先生。」

「那一條街？」

「吉街，先生。」

「多少號門牌？」

「沒有號數的，先生。」

「爲什麼？」

「那不是一個房子，是一個車房。先生。」

「你是說，你睡在巴士站？」

「對了，先生。睡在最末一班車的後面座位上。」

「最末一班車車廂的後面？」

「是的，先生。」

「這個情況是與社會工人……」

「不是社會工人，先生。」

「爲什麼不是？」

「很久很久以前，他們便說我是一個搗蛋精了。」

「一個什麼？」

「搗蛋精。」

「哦，原來如此。」

「對了，先生。」

「你多大了？」

「十一歲。」

「十一歲！」他倆異口同聲地說，簡直是喊出來的。

當他們領着我從人羣中穿出去時，我從上衣的內袋裏掏出一塊隔夜的麵包乾來啃。

只要我回到索非亞城，我才不管他們會怎樣治我哩。反正我已是沒家的了。

他們把我關了起來，說要等我到了自己能夠照顧自己的時候才放我。誰說我不會照顧自己，只要那些警察先生不要來干涉我就行了。

冬天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一月寓居香港西灣河剩稿

舒巷城

此稿是少年時抒懷的拙作之一，從未發表過，一度以爲失去，最近清理舊物，意外發現。重讀時，以今天的眼光看過去辛酸生活中的一個小片斷，頗有感觸，遂以之寄給「海洋文藝」。雪泥鴻爪，藉此爲當年事留下一個小小的側影而已。

——作　者

……是的，那一年你問過我的歸期，但那時候歸期無定的我是很難說什麼時候才能回到南方這個島城來的。現在呢，東漂西泊之後帶着異鄉的塵土我到底回來了，回到我出生之地的我們這條窮街上來。然而，就在每天看到鯉

魚門海峽衆多木船的這個海灣裏，我却想起抗日戰爭期間的一些往事，和那一段流浪的日子。

我想起自己所走過的西南的小城，鄉野，和穿雲鎖霧的重山；也想起戰後自己留下過足跡的越南和椰樹下的街道。更想起東北……嗯，那一年那裏的雪很大呵。

怎麼，在這亞熱帶的島城，竟想起那裏的雪來了？

但我第一次看見雪，却是在西南的一個小城裏，而不是東北呢。

哦……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事了。你也聽說過吧：「湘桂大撤退」是那時候（抗戰後期）有名的大悲劇。那年秋天，在「疏散」聲中我離開了桂林，像無數的湘桂難民一樣，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靠一雙腿從這一省走到另一省；在陰晴無定的漫長的路程中，曉行夜宿，睡「伙舖」，稻草，地面，後來和旅伴千辛萬苦到了貴陽。就在那裏看見雪。

你說，雪好看嗎？啊，不，不——雖然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的雪。想想看，那樣的冬天，衣衫缺乏——雪，有什麼好看的呢？

後來嗎？後來隨身之所漂，又走了，因爲我那時有機會坐上人家的車子到昆明去。

車行了好幾天，沿途所見，高高的山，重重疊疊的山，難民之外是白茫茫的雪。車輪子要扣上鐵練子才能爬得上陡斜的，雪滑的半山公路。有些車子在途中翻下來，車毀人亡了。唉，那年的冬季實在很冷很不好過啊。我們抵達那天，連氣候是「四季如春」的昆明也看見一點點薄霜了，而在我們的車子上，有人的行李還結着從貴州省帶去的厚雪呢。

戰時的生活是艱苦的，而那時候的冬季又彷彿格外漫長。於是咬緊牙關，在漫天風雨中期待晴朗的春天。

第二年八月，抗戰勝利了，悲喜交雜之中，你知道嗎，作客異鄉的人們誰不想一下子就回到老家去！但有人缺少路費，一家大小，寸步難行，便滯留於重山之間的雲貴高原上了；而有人則早已作好回家之計，離開海拔七千呎的昆明。但我呢，輾轉他方，曾經一度南下却未曾南歸。

後來（那是和親人失去聯絡很久的「後來」），我這遠方的遊子，有機會接到家裏的遠方來信了，感到溫暖，但又感到惘然。因爲那時候呀，爲了覓取食糧，我像一隻漂泊的小鳥，西去南行之後竟又向北飛飄……

呃，對了，使我難忘的是，一九四六年的一夜，在東北的一個小鎮外碰上的那場風雪。

到了冬季，你也知道，南方也是日短夜長的，但那兒的白晝比南方的更短。往往當你以爲黃昏尚未到來時，白天早已結束了。

你可以想像到，一個南方的少年，在那樣寒冷的異鄉是怎樣渴望收到來信，又怎樣「需要」寫信。因爲讀信時，會覺得自己並不孤單；而寫信時，即使燈前獨白，也不用担心沒有人傾聽你的憂愁。

而當時在我待下來的那個地方，若干里內才有一個設有「郵局」的小鎮——可以寄信的小鎮。

現在要說的是那個無事可做的下午了。珍貴的陽光在禿樹之間灰色的屋頂上，僅僅出現了一會兒就隱去，然而，爲了急於把前一夜寫就的兩封回信投郵，出門之後，便不管前面的蒼穹擺出怎樣陰沉的臉孔了。同時，寂寞之中，實在也想趁便到那雖說偏僻却還算熱鬧的小鎮找點熱鬧去。這麼着，到了那裏，寄過信，逛過市集，在一戶跟自己談得來的北方人家那兒吃過飯之後，坐了一會，走出來時，紙糊的窗戶透出淡淡的黃菊似的燈光，小鎮和它的窄街已經靜悄悄地躺在沉沉的夜色中了。

而風呢，一刮起來就刮個不停。

那一晚，越走越不是味：四下裏荒凉得不見人影，因此，從鎮上回住所去的那段不算短的路程似乎越伸越長。偶爾看見疏疏落落的燈光，但也不過荒凉中添點冷冷清清罷了。身上雖然穿得夠臃腫的了，可那鬼天氣冷得你直打哆嗦。望着那死寂的山野，公路，我有點後悔「不聽老人言」了：下午出門時，那個善觀天色的好心的老頭兒曾經勸告過我的——

「這種天氣，出去幹什麼！我看哪，早點兒歇歇，哪也別去吧！……待不住嗎？嗯，那就得早去就回了。」

眞的，誰會在有跡象下雪的如此寒夜獨行，像我那樣莽撞的呢？

風越刮越大了，飄來了粉屑似的陣陣的雪。心想，這回可糟了，但是，還來不及看清楚前面的一排排禿樹的時候，像鵝毛又像麵條般的雪紛紛落下，跟着，雪花亂轉之間，呼呼的風也捲起一團團一堆堆的雪往臉上身上撲打過來了。退回去嗎，不能！只好冒着風雪趑趑趄趄地往前走去。

雪，落得更大。開頭還聽得見地下的嗦嗦聲，繼而什麼也聽不見了，除了那挾雪而來的風聲。

在一片比大霧更濃的迷濛中，再也看不見燈光，如果有燈光的話。

我喘着氣，停一回，走一回，覺得眼前閃過一片片的灰白。其實這時什麼也看不見了，因爲眼睛已給雪打得無法睜開來。臉僵硬了，連耳帽裏的耳朵，手套裏的手，也好像失去了下落。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我才跌跌撞撞地拖着沉重的凍僵了的雙腿回到住所裏，全身麻木，一時之間彷彿連什麼感覺也失去了……

你喜歡雪嗎？嗯，從前在我的想像中，我也是喜歡的。

假如冬天和家人圍着火爐喝一杯熱酒或者咖啡，望着窗外的朵朵雪花，你也喜歡的吧？

但那是另一個故事，另一個世界了，朋友。

我可以告訴你的是：那一次以後，雪往往使我想起不愉快的冬天和不愉快的故事，因爲在我的記憶中，我曾見過飢寒交迫的人們，在嚴寒的冬天裏找不到溫暖的燈光與爐火。

假如你像一隻覓取食糧的小鳥那樣，在寒枝與寒枝之間，在積雪與積雪之間漂泊，你也不喜歡那樣的冬天吧？

……哦，對了，你問我歸期的那一年，我嚮往的正是春天啊。嗯，陽光和溫暖……畢竟是可愛的，我以前說過，現在也是這樣說。

愛貓的小女兒

黎文

「爸爸回來了！」八歲的哥哥志宏叫起來。爸爸今天比平日早一點回家。

六歲的志超和四歲的志權上前圍繞着爸爸趙添。

「爸爸有買貓魚嗎？」志權問，「貓兒沒飯吃，在叫餓呢！」

志超挽着爸爸的手臂。「我們也沒有吃飯！咦，你拿着的是些什麼？」

「是幾條小魚，」爸爸摸摸志超的頭：「不過這是我們吃的。」

爸爸看看躺在床上的媽，問：「好一點嗎？」他摸摸媽的額頭。媽用點一點頭代替了回答。爸爸於是走到設在狹窄的騎樓那兒的廚房，放下手裏的幾條小得可憐的魚兒。

最小的女兒詠芬靜靜地坐在騎樓的一張小凳上，手放在背後，靠牆坐着。他想去抱她，忽然發覺她被反手綁着。

「誰把你綁住了？」趙添有點驚訝。

「是我把她綁住的！」媽用微弱的聲音說。「叫她不要抱小貓，她總是不聽話。今天早上，她又去抱牠，夾住牠的頸，被抓傷了，臉上留幾度爪痕，差點兒被抓傷眼睛。我訓了她一下，可是剛才……」

媽有點氣喘，志權立即搶着說：「她剛才又要騎小貓，小貓抓傷她的脚，媽就……就……」他一急，又說不下去。

「不要再玩小貓了。」趙添迅速地替小女兒解開繩子，「牠抓傷你的眼睛，會看不見東西；抓傷了手脚，會流血的。知道嗎？」

小女兒還是坐在小凳上，張着一雙稚氣的眼睛，問：「會流血的嗎？」

「會的！」

「會看不見東西的？」

「嗯，」爸爸扶她起來。「記住了，不要再玩小貓！你乖，小貓頑皮！」

「小貓頑皮？」小女兒一面說一面走向旁邊那窄狹的厠所前面，看望小貓。趙添剛想再警告她不要跟小貓玩，可是她突然飛起一脚向小貓踢去。那隻被綁住的小貓尖叫了一聲，跳過一旁蜷縮着。趙添連忙拉住她。

「我乖，小貓頑皮！」她說。

她跑去拿拖鞋來，給爸爸換上，然後張開兩手說：「爸爸，抱！」

趙添抱起她。她把小臉龐貼在爸爸的臉上。爸爸突然緊緊的摟住她，吻了一下，倏地又把她放下來，有點迷惘地轉過臉去。

媽掙扎着要起床煲粥。爸爸叫她躺着，自去量米。米缸裏沒有什麼米了。

「爸爸，是煮飯嗎？」志權問。「今天早上，小貓不肯吃粥呢，哥哥說牠再不吃飯，就會餓死。」

「是煮飯！」爸爸聲音乾澀。

「你今天找到工作了嗎？」媽望着爸量米。「還是吃粥好了！」

爸搖搖頭。他想，無論如何，今晚得讓小女兒吃頓飽飯。

志超有點興奮。「哥哥，有飯吃，小貓不會餓死了！」

哥哥也興致勃勃的。「好，等一會吃飯時，我少吃一點，用來餵貓。」

小妹妹又挨前來了。「我去餵貓。」

志權說：「不，哥哥餵你。」

小妹妹側着頭，笑了笑，說：「哥哥餵我，我餵小貓。」她又問爸爸：「小貓很頑皮嗎？」

趙添沒有答她。他一面在洗米，一面腦子又想開去了：那一次借錢去做小販，賣毛綫衣，有一個早上，起身

時發覺幾件毛綫衣被老鼠咬破了。他本來知道老鼠猖獗的，——那塊架在風爐上空用來放置雜物的木板，不是曾經堆滿了一顆顆又尖又圓的老鼠屎嗎！老鼠屎多到差點兒在煮菜時丟進了鍍裏，他這才發覺。可是他不知道老鼠會吃毛綫衣的。這一吃，害得他們損失了幾十塊錢，一家人吃了幾天粥才勉强彌補了這筆損失。

打從那次以後，他趙添就養起貓來。第一隻貓很能治鼠，但却四處拉屎撒尿，甚至殃及鄰家，被人登門追究。結果只好把牠送給了別人。第二隻貓訓練有素，懂得趴在厠所坑裏大小便，但是牠又喜歡跟老鼠追逐。變成貓鼠遊戲。現在的這隻小貓，兼有前此兩貓的優長，却沒了牠們的缺點。趙添因此很愛這隻小貓。孩子們很久沒有得過玩具，這隻貓也就變成很受歡迎的活玩具了……

開飯了。趙添妻子掙扎着起來。走了兩步，突然覺得周圍的東西在幌動，她連忙仆向床上——幸而沒有跌倒在地。

搽了藥油，過了好一會，稍爲清醒過來，她斜躺在床上，接過趙添遞來的一碗飯。吃了幾口，覺得氣力似乎好了一點，她才知道這回患的不是慣常的貧血頭昏，是餓壞了。

趙添要替她添飯，她說已經吃飽。看着孩子們大口大口的吃着，她蒼白的臉上有點笑意。

「爸爸，要餵貓了！」志宏戀戀不捨的望着那隻空飯碗，不打算再添。

小女兒一面扒飯，一面從小凳上站起來。「我去餵，我去餵。」

「好，你吃完飯再去餵吧！」爸爸放下飯碗，抱起小女兒。「你很愛小貓嗎？」

「我要跟小貓玩！」小女兒嫌爸爸妨碍她吃飯，要站到地上。

「我們會餓死小貓的，」爸爸放下了小女兒。「把小貓送給人家，好嗎？」

「不，我要小貓。」小女兒停下了扒飯，張着大大的眼睛看着爸爸。「我要！」

「送給伯伯好嗎？」爸爸徵求小女兒。

小女兒側着頭，碗也欹了，有幾顆飯掉到地上。「那一個伯伯？」

「你不認識的，」爸爸在自言自語：「我也不認識他。」他蹲下來，摸着小女兒的頭。「伯伯好，每天都可以讓小貓吃個飽。我們會餓壞小貓的。」

「我要跟小貓在一起。」小女兒呶長了嘴。

「你可以和小貓在一起，一起到伯伯家！你……」他說不下去。

「什麼?!」妻子聽出趙添話裏有話。「你說什麼?!」她支撐着站起來。

「我們會餓壞芬女的！我……」趙添嘴唇顫動着，突然有一顆眼淚爬下來。

「不，不，」妻子驚叫起來：「你要把芬女送給人家，你要賣女，不——」

「我們申請公共援助，幾個月過去了，沒有答覆。我們要交租，×××署說要趕我們走，不准再住了。我已經答應了人家，把芬女送……」

妻子有點狂亂了，「不，那是我的骨肉。就是餓死也要死在一起。我——」她又急又怕，一陣痙攣，昏了過去。

「媽媽！」志宏和志超搶上前去施救。

志權摟着詠芬，哭着說：「妹妹，我要妹妹！」

兩位來採訪的工友走了。屋子裏一陣寧靜。

妻子還在抽咽着，一時沒有平復下來。幾個孩子似乎明白到事情有了轉圜，不再哭嚷着要妹妹。妹妹先前被嚇了一下，現在又變得不大明白究竟，不耐煩坐着，去看小貓了。

趙添對着枱上的五十元發呆。

那麼說，他又可以帶妻子去看幾次醫生了。不，還是交房租要緊。以前未加房租時，五十元除了夠交房租之外，還可以帶妻子去看看醫生，現在只能看看收租員的面色。吃飯呢？……

失業幾個月來，先是吃「穀種」，典押衣物，借錢，拿「屋證」去米舖賒米，到人家不願再掛賬時，又轉去第二家，第三家……現在再賒五斤米也難哪！

女兒還是應該留下的！他本來答應了賣給人家，現在反悔了。但收回成命還來得及，他沒有收過人家的落定錢。

趙添想起剛才兩位工友的話，有事情應該上工會找大夥商量，大家一起來把困難解決。人總得面對現實，有點力求生存勇氣。

有人拍門。

孩子要去看。趙添上前打開了大門。

一個米店的伙計托着米，挽着油，說：「送米來！」

「你弄錯了！」趙添的心彷彿被刺了一下——很久沒有人送米來了。「你看清楚地址吧！」

米店的伙計看看那張發票，讀出地址，問：「是這裏嗎？」

趙添拍拍妻子的肩膊說：「是你去賒的？」

妻子也楞了一下，搖搖頭。

伙記放下那袋米。「五十斤米，三斤油。」

「那末，麻煩你告訴老板，記一記賬。」趙添抱起跑上前來湊熱鬧的小女兒，向那工友說：「沒法子，五窮六絕啦！」

「已經全付過賬了。」伙計說：「是兩位工友來買的，要我們立即送來！」

一霎時，趙添明白了。他送走了米店伙計，想起工友的無限温情，把小女兒摟得更緊。

路易・艾黎出版新詩集

席汶

路易・艾黎(Rewi Alley)是新西蘭作家，迄今在中國已居留了四十八年。過去出版過好多詩集、散文和譯作。去年又出版了一本新的詩集，叫做「中國的青山」(Over China's Hills of Blue)。

詩集輯入了作者的四十八首詩。除有一首是一九四七年所作之外，其餘都是在中國解放後寫的，其中多是一九七二、七三年作品，七四年寫的只收進了一首。

作者在「序言」中告訴我們，這本詩集是由作者在新西蘭的兄弟畢普加以收集，舊友戈頓・麥克阿瑟進行編輯，而由新西蘭卡斯頓出版社出版。

戈頓・麥克阿瑟在詩集的「前言」中說：「路易・艾黎現年七十六歲，但並不像他的筋脈那樣衰老，反而依舊富於戰鬥的朝氣。」

透過四十八首詩，我們知道詩人足迹遍及甘肅、玉門、嘉峪關、山西、北京、安源、黃洋界、都江堰、七星岩、韶山等等許多地方，把所見所聞發而爲詩。詩人經歷了中國新舊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他通過詩歌抒發了內心的深切感受。

外國文訊

木偶娃娃

（外三首）

泉浩

這個圈子呀
沒有心靈的侏儒
只有早熟的圓滑

早開了心智的花
榨出的是酸澀的汁液

咪高峯前你七情上臉
開嗲拉下你哭笑無常
愛呀恨呀你全都懂
笑容和眼淚相當的廉價

「老人精」這稱謂
誰也會心痛
「天才童星」呀
可憐的木偶娃娃

娛樂圈

溫度難以測量
氣候也變幻無常

笑容和眼淚
全都可以按掣

虛僞　奸詐　圓滑
更到處有零沽批發

藝術嘛——
的確可以斷斤論價
後台、交情甚至肉體
都可以當鈔票把它收買

娛樂圈——
一個銀色的泥潭
多少人在這裏浮沉掙扎
甚至以生命殉葬

娛樂圈呀——
談起藝術
我爲你臉紅耳赤

河流

永遠不停地傾訴
表白着自己的心迹

它的心意
它的情感
鐫刻在大地上
世世代代蓋擦不去

偶拾

一

陽光使一泓水的生命
跳動在牆上

二

貝殼——
你聽見濤聲嗎？
木耳——
你聽見森林的呼喚？

三

高聳的山峯
是大地的一對乳房
爬上峯頂
我們吮吸清香的乳汁

來自喜馬拉雅

一九七四年十月，尼泊爾舞蹈團來港演出。

韓牧

智慧之神舞

幕啓處
一團橙紅色不斷地旋轉
驀然而止　啊
你是唐三藏　你是玄奘
唐朝的冠冕
尼泊爾的裙裾和髮辮
你是中國人還是尼泊爾人
你是男還是女
重重苦難把戇直磨練成智慧
看象首神　兇惡神
在模仿你的動作
在聽從你的指揮

你屬於古代　也屬於現在
你屬於天上　也屬於人間
你屬於中國又屬於尼泊爾
你是男又是女——
你是神
你是人類智慧的象徵

神話說
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
其實是
我們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神

邁德里族古典舞

說是一個邁德里族少女
被一個貪婪的君主纏擾
她從此洗去面上的胭脂
再也不走過那一個鬧市

赤脚　紅裙紅衣
歡樂的鼓聲跟不上她那
意想不到的舞姿
活潑而莊重　野而古典
東奔西跳　如嬌憨的貓兒

尼泊爾　正像這一個古典少女
現在有一個要做主人的
在不滿足地凝視

斯柏族民族舞

節目單說：斯柏是尼泊爾北部山區一個勇敢的民族。

斯柏　是一個怎樣的民族
少男少女穿着黑色單肩的衣衫
舞動太長太長的袖子
踏着皮靴
踏上大雪紛飛的雪山

這辮子　這皮帽
這姿式和相貌
對　完全等於我們的藏胞

邊區的人民最清楚
疆界　不管是一片碑石
一條大河　甚至是
一列亘古積雪的喜馬拉雅山

疆界只便利了地理上的劃分
隔不了友誼　也隔不了脚步

歌

——獻給所有為正義犧牲的人

（新加坡）英培安

悲痛的
憤怒的
嘴唇

沉默的
被封閉了很久的
火一樣熾熱的
嘴唇

今天我們都在這裏
爲你大聲地歌唱

多少熱淚
一直沉埋在我們的喉底
多少聲音
一直深鎖在
我們的
牢獄

勇敢的
堅强的
嘴唇

沉默的
被封閉了很久的
山一樣壯烈的
正義的
嘴唇哪

我們都知道
你
或許會像
以往的日子一樣
熱淚沉埋在喉底
聲音深鎖在牢獄

而今天
我們
全在這裏
輪流地爲你
大聲大聲地歌唱：

我們都站在你這裏！
我們都站在你這裏！

月明她需要控訴

謝君誼

月明看着妹妹，不禁從心裏發出感嘆。一個本來很平凡的女孩子，只因爲在戀愛，就顯得那樣動人。那是奇蹟嗎？不是的。只因爲被愛者知道自己在戀人眼裏，都是無所不美的。不論是嗔是喜，是顰是笑，都自有繫人心處。這樣，她就不用裝模做樣，可以讓眞情流露，一舉一動都洒脫自如。而這些又自成一種無可抗拒的魅力，使她越發美麗動人了。

月明從妹妹的幸福裏，得到一種安慰。雖然，那安慰有點慘淡，有點淒涼。

月明想，自己的臉醫何嘗沒有男孩子親過？自己的頭髮何嘗沒有男孩

子輕撥過？自己的手何嘗沒有男孩子顫抖地握過？自己的淺笑輕顰何嘗不使男孩子痴迷過？但這些都似乎過去了，不！不是過去，而是這些都已經只能使自己感受着痛苦與迷惘的了。

還記得那年是十七歲，月明已經是一個小女傭。每天下午，她總藉着買菜的時間，偷空回家幫媽媽開檔。那時候，爸爸是個收買佬，他一早就上街做生意去了。媽媽忙好了家務，就担着爸爸收回來的雜物去開地攤擺賣。爸爸本錢短缺，他能收買的當然不會是古玩、字畫之類的東西。他收買不值錢的、又重又阻礙地方的東西。像鐵桶、瓦缸、木椅、報紙之類。

那些東西讓媽媽來挑，是不是太殘忍了一點呢？當然，媽媽只不過卅多歲，但是她快要生產了。她的肚子又凸又大，好像吊着一個籮子，她挑那麼重的東西，不是很不安全嗎？

所以每天，月明讓媽媽替她買菜，而她就去挑那個重担。她是那樣虔誠去做這件事，因爲這是生活的重担。家人的一衣一食都在這些破爛之內。她愛這個家，愛她的弟妹，正如父母愛她一樣。

她雖然十七歲了，但到底是個女孩子，許多時挑着過重的雜物，就會力不從心。她的額角和鼻尖都在冒汗，黑黑的頭髮讓汗水貼在額上，好像是爲了襯托那閃着亮光的眼睛。她的眼睛是柔和的，充滿愛意的，正如她的心靈一樣。

走不了多遠，她就會歇下來，微微喘氣，但她的臉是含笑的，她充滿了青春的活力。

這時，她又在麵包舖門口停下來了。

「喂！月明，你開檔去啦！」裏面有人向她打招呼。

月明輕輕咧嘴，露出了雪白整齊的牙齒作爲回答。眼前的男孩子戴着用報紙摺成的四方帽，混身上下都沾着麵粉，臉色雖然青白，但由於年輕，就顯得「力壯」了。他本來就住在月明隔壁，很小很小的時候還相互打過架，玩過「娶媳婦」的遊戲。但漸漸長大了，兩人都過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担，一個出爲人傭，一個做學徒，吃住都在老板那裏，見面的機會少了，就隔膜了。

但是，但是只要喚起了過去的回憶，只要讓他們再在一起，他們就會再像兄妹一樣的親炙了。

「月明，我幫你挑好嗎？」他親切地說。

月明心裏一陣溫暖，他的語調又像十年前一樣了，是這樣熟悉。

「輝强，不好不好，讓你們事頭知道你躲懶，會難爲你的。」同是底層的小工人，對老板們的嘴臉總是最清楚的。

「哦。那倒不怕，這本來是我休息的時間。以前，我也有幫你媽開過檔。只是你媽說，常常這樣不好意思吧了。其實我們後生仔，力去力回，有什麼關係呢？」

「我也是後生細女，自己挑不也是可以嗎？」月明模稜兩可的說着。

「你們女孩子就是不爽快。」輝强一笑，接過了担挑就担起來了。

月明一步一步的跟着。

以後，輝强差不多每天都做着這樣的工作。他覺得這是享受。他心裏有一份新奇的感覺，是什麼呢？他說不上來，只覺得身心舒暢，整個人都充實了。

他們的話於是漸漸多了起來。

輝强說麵包房的熱度好比火燄山，月明就會怔怔的望着他：那些火熱怎麼不是、不是染紅他的口唇和雙頰？相反使他顯得這樣蒼白？

輝强說老板的心腸却一冷如冰，超時的工作，無理的斥罵，一個學徒所能遇到的，他都遇到了，但他不怕。

月明這就報以盈盈一笑，她了解他的話。生活裏的困難，他們是不怕的，因爲他們年輕，他們相信自己會排除一切不幸，他們以爲自己與別不同。

又漸漸地，他們都急於每天的會見。他們的感情發展得迅速而自然。

當她沉默，他就會要求她：「你說說話吧！」

「好不講理，不說話不行嗎？」

「但是我喜歡聽你說話，你的聲音好聽。你說什麼也可以，說吧。」他像一個被縱容的孩子。

她多想唱歌啊，她的心在唱着了。但是她只是緊閉着嘴，漲紅了臉。

輝强就只會呆呆的看着她，能一生一世都可以這樣「無禮」地看着她嗎？

輝强有時會用麵粉捏一些小動物，烘好了偷偷地送給她，有時會摘些野花放在玻璃瓶裏，擺在她的檔口。他知道她的玻璃瓶不宜放「名貴」的花，因爲她，月明的一切都屬「野生」的，屬於「自然」的。

這點點滴滴的情意像水一樣，無聲無息地沁透了她整個心靈，使她深深感動。

有時候，她見到父親收買回來的舊皮帶什麼的，她

認爲適合輝强應用，就會留下來送給他。他和她一樣都把工錢全給了母親，買一點不是很必需的日用品都是屬於奢侈的啊。

她替他試皮帶的時候，是那麼虔誠，一心一意的，她好像做着一件極莊嚴的事，她把全部愛意都放進指頭去了。啊！那指頭，那些指頭爲什麼在顫抖呢？

日子在乘人不備地溜走，生活裏有什麼變化呢？月明由「住年妹」變作一個「獨當一面」的「大工」了，工錢加了一點，但是沒有什麼用處，幣值小了。

輝强也成了麵包師傅了。然而他得了肺病，那時候啊，肺病在某些人聽來是驚心動魄的字眼。他爲了那份工，要對別人掩瞞，除了月明，甚至他的母親都不知道他染了這樣的病。

工作間裏的高熱，十多個小時的操作，都是不適合他的。但他不能不捱下去。明知是步向死神，也非要堅持不可。因爲一停工，母親和弟弟的生活就成問題了。誰不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但是窮人更相信那些「能死不能病」，「手停口停」的話語。因爲現實是在這樣殘酷的告訴了人們。

月明知道勸他休息是多餘的，她許多時只能深情地重複着：「我一定等你。」

輝强就只是緊握她的手。

月明多想儲點錢，讓輝强能夠休息一段時間，但是，那又是一個多麼遙遠的夢想呀。

母親的肚子沒有一年不是漲大的。孩子有些生下來不久就夭折了，有些却流產了，有些有一頓沒一頓的貓狗一樣帶大着。這些「過程」，全部需要錢。

月明很痛苦，雖然是母女，她總不能直接地要求母親避孕節育，那是很尷尬的嘛。她知道母親對此也不是心所樂意的，許多時，母親都爲「有了」而掉淚。

自己這一生，就只能這樣默默的犧牲了嗎？

她爲了家，爲了輝强，人也變得暴躁了。

輝强又在設法疏遠着她，這使她更難受了。

那天，她質問輝强：「你好像不願見我，你討厭了我嗎？」

他只是搖頭。

「你說呀，堂堂男子漢大丈夫，釘是釘，鐵是鐵，只會搖頭做什麼。」

「月明，你知道自己變了嗎？又兇又不講理，喜歡罵

人。也許你討厭我了。所以我不敢再見你。月明，你離開我，我也不會怪你的，誰叫我又窮又病，誤了你的青春，我眞對你不起。」

月明的淚珠簌簌地掉下來，她激動地撲進他懷中，哭個不停。她哽咽着說：

「輝强，我們都誤會了。有時候生活太苦，又不知道怎麼辦，只有亂使脾氣發洩一下，想不到却在互相傷害。我們都太傻了。輝强，你記着，不論什麼時候，我如果向你無理取鬧，都是因爲只有你疼我，寵我啊。」

他除了輕拍她的背，還能說什麼呢？他的喉頭梗塞，他强忍住眼淚。「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到「傷心處」又怎樣呢？當親人視你爲柱石，你就必需要作出「胸有成竹」的樣子。那時候他流淚的地方，只能在心房，不能在臉上啊。

他們的愛情使他們痛苦，也使他們徬徨。但二者中間又夾雜着無限的甜蜜與不盡的纏綿。他們彼此相信，他們一定會結合的，就算新婚之夜，已生華髮又何妨？這只能證明情比金堅啊。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輝强終於吐血昏倒在工作間。他的母親，他的弟弟迫令他休息。他不答應也不成了，因爲老板也假惺惺的叫他「休養」，其實是把他解僱了。

母親「責罵」他隱瞞，弟弟安慰他，家裏只有三個大人，生活的問題不會太大的。

母親出爲人傭去了，弟弟只好停學去做學徒。輝强也因爲病情嚴重，而「幸運」地給安排進了醫院。

輝强在醫院裏年復一年的住着。

月明也不再做女傭了。但除了出賣勞力，她能做什麼呢？她轉去酒樓做「洗碗」，工作當然辛苦了。但是，白天辛苦，晚上的一段時間還是可以屬於自己的。不同做女傭，像坐了自由監一樣，而又失却了自由，每分鐘都屬於主人的所有。

夏天。月明在洗碗盆旁揮汗如雨，內衣濕透，簡直可以扭出水來。

冬天。那些髒碗，髒碟，油漬很快就凝結了，洗起來倍加困難，要在水裏多放些梳打和梘粉，於是在潔淨了器皿的同時，又像沙石一樣傷害了工作者的皮膚，破裂、流血、爛了指頭。雖說可以戴上膠手套，但笨拙不靈活。工作速度慢了，工頭就會說：「戴什麼手套呀！作什麼『矜貴』樣呀！」這話使人不快。可是當碗碟、蒸籠堆積如小

山，月明就不能不自自然然的脫下它來。

當然月明不怕辛苦，她勤勤懇懇的工作着。她的工作態度是負責的，因爲她覺得應該這樣做，這樣做才無愧於心。

許多時，午夜夢廻，她覺得這半輩子沒對不起任何人，這是她認爲自傲的事。她三十歲的人了，還是把每個月的薪金全交給了母親。她是家裏的乖女兒，不像有兩個妹妹那樣，不顧一切的「私奔」了，使父母傷心。她們也許沒有錯，但是父母年老，弟妹弱小，怎能拋下不管？但是這担子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放下呢？眞是「無期徒刑」嗎？

每次見到輝强，他總是親暱地握着自己的手：「待我出院了，找到工作了，我們就結婚。月明，害你等得太久了。」

她只能夠報以苦笑。

輝强終於痊癒出院了。

月明找了替工，親自去接他。

走在街上，輝强一時還不習慣那刺眼的陽光。但他是興高采烈的。他緊緊的捉着月明的手。一刻也不願放開。他健康了，這想法使他充滿了自信，誰不熱愛生命呢？誰不嚮往眞正的愛情呢？這時候，他覺得是自己最幸福的當兒了。

他們不發一言，只是相對傻笑。在陽光下，他清楚地看到她臉上的每條幼小的縐紋，這使他對她更加憐惜，他暗地裏向自己說，這一生將不負她。將好好愛她。

他眼裏流露的情意，使她激動起來。她像母親一樣輕拍着他的手。

他是多麼蒼白啊，她的心絞痛着。她願自己的血液能輸入他體內奔流。他的容顏憔悴，但在她看來是完美的，再沒有誰能代替他。她想，在未來的日子中，她將好好待他，直至永遠。

這是多麼美好的一天啊。

「健康」並沒有給輝强帶來「好運」，他離開了病人的隊伍，又加入了失業者的行列中，在那日子，要找一份工作是太困難了。

最底層的「小人物」，他們要做活機器，要做會說話的牛馬也不容易。失業的人們，挨飢抵冷，在絕望中掙扎，在痛苦中呻吟。他們需要的只是最起碼的一衣一食，但迫使他們窮困的醉生夢死者，只對他們獰笑！甚至不屑

一顧！

能夠記得他們的人，自己也是在掙扎着。他們雖然有工作，但却要默默忍受那不合理的待遇，簡直是屈辱地活着。

他們眞的沒有路可走嗎？

輝强有他一門技術又怎樣？

他什麼也想幹，但是沒有可賣力的地方。

月明那些魚油，那些「維他命」又怎能減輕他的憤激和憂傷呢？三十多歲的人了，還要吃母親的飯！還要吃女朋友買來的營養品！什麼理想？什麼抱負？怎麼談得上啊！

失業的人愈來愈多，生活指數有增無已，輝强和月明更感到生活的壓力無比沉重。

輝强還是失業。

月明還是做她的洗碗女工。

耶穌誕，月明工作的酒樓播放着使人懨懨欲睡的音樂，還向客人分派禮物，人來人往的擠迫得水洩不通，侍應、點心妹在忙碌着。

月明和另一個洗碗女工也忙得團團轉，眞是到了天昏地暗，忘記一切的地步。試想，一間可筵開百桌的酒樓的面積有多大？可容納多少茶客？有多少碗碟？多少蒸籠？多少盛雜物的器皿？（只屬點心部的。）但只有兩個洗碗女工，她們除了洗、洗、洗，除了流汗、流汗、流汗，還能有別的嗎？

許多時，其它的工友都放工了。她倆還要做那未完的工作。假期，往往做到晚上九時才可以收工。她們沒有正式的放工時間。

老板只用每月二百元底薪就買了她們一天所有的時間。但老板對她們……誰知道是怎樣的呢？

耶誕之夜，街外燈火輝煌，那是「有心人」的「昇平」點綴。點心部內也光亮光亮的，照着月明和另一個女工的疲倦容顏，和一大堆等待清潔的碗碟。她倆的手脚顯然已開始慢緩了。當然，一個人不能整天的工作速度都像救火一樣的。

月明扭開熱水喉，流出來的水却是冷的。月明氣得直跺脚：「沒有熱水，這些東西更難洗了，三姐。」

「我們易洗，難洗，人家才不管呢。」

「唉！」月明邊嘆氣，邊拿大煲到外面的滾水箱盛熱水去了……

「唉喲，唉喲，我死了……」月明慘叫連聲。

三姐急跑去看，只見月明臉青唇白的在顫抖着，滿臉都是眼淚。原來她裝着滾水的煲，煲耳斷了，滾水全倒進了月明的水靴裏，那不是要命了嗎？

三姐慌忙哆嗦着雙手扶她坐下，爲她脫了水靴，給她加衣，打開藥箱却只有一個空的紅藥水瓶。月明又不斷的叫痛。這個時候，三姐只會抱着月明痛哭。

三姐終於揹負月明乘車到公立醫院去了。

月明要留醫。

月明的脚又腫又爛，連下床也不可以。

資方對她怎樣呢？

工頭老是迫她找替工，還說替工所「超值」的工錢，要月明負責。

月明在院裏又氣又急，工友們亦憤憤不平，各有物傷其類的悲嘆。

她出院了，她在院裏住了兩個多月了。

她該怎麼辦呢？她的脚還是不良於行，走起路來有了微拐，就算老板肯再用她，她還有能力再去做那份工作嗎？而且工頭不是要她找替工嗎？替工錢一天是廿八塊，自己底薪二百，連小賬，補水在內，一個月的收入才得五、六百塊。七十日的替工錢，除了付出總收入，不是要拿五百多塊錢出來付替工嗎？

這筆賬該怎麼算呢？

她帶着沉重的心情，去請教勞工署。

在說明了眞相以後，月明輕聲問：「相信老板有買勞工保險的吧，我因工受傷，應該得到保險公司賠償吧？」

「這個，倒不一定，你們老板資本雄厚，正所謂大把錢，他賠得起，不買勞工保險也是可以的。」

「賠得起？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這裏只能負責調解。調解不了，我們也是無能爲力的。不過，到那時候，你是可以告他的。你還是先回去和老板商量商量，看情況怎樣再說吧。好嗎？」

月明帶着迷惘的心情離開了勞工署，她一步一步的踱回酒樓，她的步子是沉重的，但她的心頭更沉重……

工友們熱情地圍攏着她，她微笑謝過了。

工頭只是黑口黑臉的盯着她，這是一頭只有奴性的狗啊。

「×哥，我的事你有跟事頭說過嗎？」月明問。

「什麼事？你也沒向我說，我怎樣向事頭說？」他多無賴啊。

「好吧。你怕死，怕影響你，你帶我去見事頭，我自己跟他說。你除了迫我找替工，迫我付替工錢，你爲我做過什麼呢？我是你的『手下』呀。」

「我才沒空管你的事，我有時間『刨』多兩隻馬不更好嗎？你們這些人就會詐生賴死，專找麻煩。」工頭不屑地說。

「我不和你說，你是沒人性的。」月明漲紅了臉……

在老板的辦公室裏。

「×先生，我的脚兩個多月前在工作的時候，給滾水淥傷了。到昨天才出院。現在走起路來還一拐一拐的，不方便。你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兩個多月前？怎麼那時候我不知道呢？」

「我受傷後，就在醫院留醫了。和我『拍檔』（合作）的三姐已向×哥說了這件事，並且請了替工了。」

「是嗎？」老板瞟着工頭問。

「她們是這麼說，但誰知道她是不是因工受傷呢？誰也沒見到。也許她拿熱水洗澡失手呢！」工頭的回答是「知情識趣」的。

老板滿意地點着頭：「誰證明你因工受傷呢？」

「三姐看到的，她送我去醫院。」月明實在給氣壞了。

「三姐？她也是這裏的女工？她肯爲你做證人嗎？」老板的詢問有着恐嚇意味，他們會爲難三姐嗎？

她想起了三姐抱着她哭，她想起了三姐揹她去乘車，她想起了三姐來探望自己時的憤激，她相信三姐肯做她的證人，於是她肯定地說：「三姐一定肯的，她只不過講一講眞話而已。而且我有醫生紙，也是一個證件。」

「醫生紙？醫生紙有什麼用？它能證明你是工傷嗎？生仔有醫生紙，生病也有醫生紙，你自己在家淥傷也可以有醫生紙。哼！醫生紙，去他媽的。好吧，就算你因工受傷吧，明天去會計部支兩百元。滿意了嗎？」

「還不多謝事頭？」工頭奉承地說。

什麼？多謝？二百元連付替工錢也不夠，何況，脚還未全好，還要休息的。

「×先生，替工錢是你們給的吧？」

「吓？你別得寸進尺。」老板整個人從位裏跳起來：「你想吃人家的『車』？告訴你，我只給二百塊，你不滿意，可以去告我。我寧可花多些錢請律師，也不會給你更多的錢。我×某人是不受人威脅的。讓你開了頭以後還得了？是的，我有錢，但我不能給。你去告我吧，不過，你

想清楚呀，你輸了，不但連二百元賠償得不到，連工也沒得做呀。」

月明哭了，悲憤塞滿她的喉頭，她的心胸。老板用錢來壓自己，但他的錢是自己和其他工友流汗流淚爲他掙回來的。

老板如此欺人！只爲他有錢，就可以如此殘酷梟張的嗎？她淚眼模糊，漸漸地眼前的「老板」多起來了，有胖的，有瘦的，有些豎眉突眼，有些獰笑向人。轉瞬間，他們全變了刀，變了劍，刺向她，刺向她……

她想起了輝强，想起了父母和弟妹，想起了許多許多自己熟悉的人，他們是這樣善良，但生活却迫使他們無所憑依，他們都在默默地任人宰割……

她望着自己還有點紅腫的脚，又想起了住院期間，那刺心的痛使人澈夜無眠……

新憤舊恨，一時全湧上了心頭，她一字一句的說：

「好。我去告你！」

「又何必呢？」工頭看着老板的神情說話。

「我告你！我一定告你！」月明忘記了脚痛，急步跑了出去，工頭要拉她也拉不住。

月明能夠勝訴嗎？誰也不知道。但此刻「賠償」對她已經不重要了。她需要控訴，需要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是這樣的生活着。

控訴會有回音嗎？控訴會有回音嗎？

她不管。她大步地走着，像一個戰士。

·海外隨談·

但求果腹

錢歌川

有人說紐約是饕餮者的天堂，意指在這裏世界各國的烹調美味都可以品嘗得到。講究吃的濶人們，爲嘗異味，不惜費用，當然可以上紐約的豪華飯店，和享有盛名的館子，去吃它們的名菜。例如在紐約市曼哈坦區下城珍珠街的福祿在斯酒店（Fraunces Tavern），就是鼎鼎大名的。那屋頂上開有窗子（dormer）的荷蘭式的建築，一見便知不是尋常的家屋。那是一七一九年的十八世紀初的遺物，在一七六二年，有一個名叫福祿在斯（Samuel Fraunces）的人，在這屋子裏開了一爿酒店，說來至今已有兩百多年了。現在樓下的餐廳之所以特別出名，還不在此，而在二樓的「長室」（Long Room），因爲在美國獨立後七年的一七八三年十二月四日，開國元勛的華盛頓，在這長室裏設宴餞別他的部下大陸軍(Continental Army)的四十四名將校軍官。這間房子現在完全保存着當日的老樣子，作爲紀念。三樓是博物館，陳列着獨立戰爭時代的武器，及手工藝品等等古物，日常開放，供人參觀。在樓下用餐完了的人，當然是要登樓去看一回，而發出思古幽情的。

其他的餐廳還有意大利館子的托斯卡（Tosca），荷蘭館子的老荷蘭酒店（Ye Olde Dutch Tavern），也有西班牙菜館或叙利亞菜館。銀行街一帶就多半是英國菜的館子。當然在華埠還有許許多多的中國館子，有京菜，有粵菜，有川菜，有湘菜，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吃中國菜是最便宜的，因爲中國菜大家共着吃，不必每人一份的緣故。不過在這裏的中國館子裏，付小帳是很可觀的。那並不是吃了多少錢，照付十分之一的小帳，而是以去吃的人數爲準，每人五角，

如大小十個人去吃，不管吃了二十元或三十元，至少也得付出五元的小費。

不過一般的美國人都不大講究吃，但求果腹而已。他們日常生活極爲緊張，說來好笑，他們沒有時間，可以從容飲食。無論在外在家，只求塡飽肚子就好了。一天只有晚上吃一頓有營養的東西，如一塊牛排，一隻鷄的胸腿，或一個碎牛肉做的漢堡肉餅，這是主菜，外加蔬菜之類。牛奶相當便宜，他們用來當水喝。有全脂的牛奶，也有脫脂的牛奶，都新鮮可口。

一種名叫自動餐廳（automat）的，似乎是紐約的特產，別處少有見到。從前有位名叫休士（Rupert Hughes）的作家，著有「眞實的紐約」一書，提到這種自動餐廳時說道：

「在自動餐廳中，顧客把錢幣投入放錢的口中，取得食物之後，又再把那食物投入另外一個口中去。」

在這種餐廳中有好幾排用玻璃蓋上的小窗口，總數上百個，每個小窗口中放着一碟食物，旁邊有一個代價投入口，你如果喜歡吃某道菜，便照標價把錢投入，於是那玻璃蓋自動打開，你就可以取出那道菜來吃了。這叫做「付現錢取現貨」（cash-and-carry），乾脆之至。

這種自動餐廳是本世紀初開始出現的，到五十年後，差不多已經絕跡，代之而起的是自助餐廳（cafeteria）。這名字是從西班牙語來的，原意爲咖啡店，但在美國主要是賣的餐食，無人侍應，顧客挑選自己愛吃的東西，放入預先取來的大長方盤中，取完食物走到盡頭處付了帳，便自己端着去找一張枱子坐下來吃。枱子上置有鹽、胡椒粉、糖、醋、蕃茄醬等等調味品，附近又有冰水，可以自由取用。從前紐約時報上，對這種餐廳，曾有如下的描寫：

「自助餐廳的顧客們，並不怎樣引人注目。他們很少在照相師的鎂光燈前霎眼睛。他們的結婚、離婚，以及風流韻事，也不會被當地的報紙加以報導的。如果他們的姓名在電話簿上登出來，大多數的人們就覺得他們的生活過得不錯了。在自助餐廳的顧客中，是不分階層的，大家都一律平等。」由此可見，上自助餐廳的人，都是平民階級。

到了一九七四年秋，紐約時報又登出一篇題爲「自助餐廳的黃昏」的文章，報導這種餐廳的全盛時代已經過去，現在又到了日薄西山的晚景了。

不過在紐約的鬧市和居民稠密的地方，現在還是有一些這樣的餐廳。到了中午下辦公的時候，自助餐廳陳列食品的櫃台前，就要排成長蛇陣，大家取了食物之後，又爭先恐後地去搶枱子坐下來吃。如果找不到空的枱子，就只好站着來等待。看到有人快吃完，就趕快過去候補。如果有孤家寡人佔了一個枱子，你也不妨走去和他分享。在自助餐廳裏，這樣做也不爲失禮的。

在普通餐廳裏，當我們坐定之後，還要有一把空的椅子，可以放帽子之類。但在自助餐廳裏，難得見到空的椅子，帽子只好戴在頭上不取下來。戴帽用餐，也算這兒的一景。這有什麼不好呢？戴在頭上，比放在任何地方都要安全些，決無被竊或失落的危險。

在自助餐廳中的食品，不但價錢便宜，而且份量較多，凉拌生菜絲（coleslaw）和泡菜（pickles），乃至咖啡，都是免費附送的。

歐洲人是不大了解什麼叫「時者金也」的，尤其是在他們沒有事的時候，用他們自己的錢。有人到自助餐廳去閒談，或是吃完了飯又拿出報紙來看，也是他們在飲食之外的一種享受。一般的自助餐廳，是不在乎顧客們去閒談的（Kibitzing），不過在午餐繁忙的時候，你看見旁邊有人站着等待，自然應該知趣一點，早些把枱子讓出來。餐廳的堂倌過來把你的枱子清除一空，你怎好還坐着不起身呢？

現在到處還可看到自助餐廳的時候，就說它要被淘汰了，未免說得過早一點。不過大勢所趨是難於挽回的。那取代它的早已出現了，何況它逐漸減少，已成不可否認的事實，如在紐約中城，原來有十幾家的，現在却只剩下幾家了，所以它的前途黯淡，是不待言的。

那侵蝕自助餐廳的，又是什麼新的花樣呢？那就是麥朵納（McDonald's）的現成的麵包挾牛肉餅（the pre-fab hamburger），和肯塔基炸雞（Kentucky Fried Chicken）。這些可以供應得更快，而價錢又更便宜，自助餐廳恐終不免於被取代的厄運。

如果眞如成語所說，天助自助者，天是決不會讓自助餐廳剩下一個空盤子的。這是這一代的自助者最後的一個據點。

行家阿婆

陳不諱

下午三時三十分。

屋子裏靜下來了，連冷巷裏的小白狗也躺下來睡午覺了。

已經六十開外，但體格仍然壯健的阿婆捧着一張破爛了的木凳出來。

她從工人們留下來的工具箱中取出一個鐵鎚，檢起散落在地上的幾枚鐵釘，蹲下來，手起鎚落，熟練有勁。

這個阿婆年輕時曾當過建築地盤的泥工木工，練成一身氣力，平日在家裏也愛釘釘補補的。

這張木凳前幾天給她的外孫摔斷了腿，而她的外孫本來很喜歡這木凳，他上下床要靠它，有時還把它搬到木板床上，坐着它玩汽車、積木。

他十分頑皮。前幾天，他像擲其它東西一樣把木凳往地面一擲，結果，已經殘舊的木凳給摔斷了腿。

木凳不能坐了，他卻常常吵着要坐木凳。

阿婆很疼這外孫。現在她乘着這個方便，要把木凳修理好。

她的外孫病了，媽媽剛帶他去看醫生。

這天早上，孩子已經不大自然，吃了點成藥，到了下午，阿婆發覺外孫的額上燙手，連忙打個電話給媽媽，媽媽便自工作的地方請假回來，帶兒子去看醫生。

阿婆心裏不舒服。

當然，這大半因爲她惦念着外孫，她只有一個女兒，到目前爲止，她又只得一個外孫。可是阿婆心裏不舒服，

還有另外的原因。

這是關係那些工人的。

阿婆住的這幢舊樓的毗鄰要拆卸，拆卸的第一件工程，是要用一些粗大的木方支撐好這幢老態龍鍾的舊樓。

工人們在經過了幾天的摸底和準備後，這天下午開始動手用大木方給這幢舊樓作支撐了。屋外要支撐，屋內也要。

三個工人來到二樓。

二樓有幾伙人，在白天，通常只有阿婆和她的外孫在家，還有二房東在冷巷裏養的一隻小白狗。

這三個工人對二樓已經摸熟了，他們很快就開動手，脚。

「不是那個位置，過一些！」

「喂，過來看看，有點麻煩哩！」

「鑿子，拋來！」

阿婆自尾房探頭出來，半黑着臉，對幾個工人說：

「你們不吵不行嗎？」

說了，阿婆又縮回房間裏去。

工人們其實不是吵，加上幾天來的印象，他們覺得這個阿婆是通情達理的，所以不以爲意。

那知過了不久，阿婆又出來干涉了：

「你們不那麼吵行不行？」

語氣似乎更硬了。

工人們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阿婆的外孫發高燒，她心情很壞。

「你不明白，我們是要這樣『吵』的啊！」一個工人解釋。

工人們不知道阿婆的「底」。

阿婆心裏明白，她不再打話，又連忙回房去照料孫兒去了。她給女兒打了電話，女兒說趕回來，但也要在一小時之後。

三時左右，工人們休息去了。

阿婆的孫兒也給媽媽帶去看醫生了。

阿婆的精神沒有那末緊張了。

她覺得自己剛才對那幾位工人的態度着實是過份，她感到疚歉。

她放下手上的活兒，到廚房去看看那煲湯。

是一大煲猪肉菜乾湯。

她是特意煲這煲湯的。

昨天，她自工人口中得知他們今日下午便來支撐木

方，這天早上，她雖然發現孫兒有點兒身熱，但還是揹着孫兒走去大街市，買了較爲合意的猪肉。

回到家裏，她便忙開了。

她彎着腰，不是因爲背上孫兒的重力，而是她要看清楚，她要透過眼鏡片，拔去所有的猪毛，又把菜乾洗得乾乾淨淨。

這煲湯，不僅她和孫兒、女兒女婿要喝，同時也是要給那幾個工人喝。

她知道，湯水對於他們是多末的重要，「啤酒」的清凉怎也不及得上湯水的滋潤呀，而且她是精心泡製的哩！

她煲了一大煲。

不是水多，而是料子太多了。

她是用文火煲的，由早上十時到下午三時，有五個時辰了。

揭開煲蓋，一陣香氣撲鼻，沁人肺腑，阿婆說：

「行了，行了！」

她回房間去，把收藏起來的幾隻碗拿出來，洗乾淨。

一切準備停當了，她又回冷巷去修理小木凳。

有人敲門。

是工人們回來了。

工人們一眼見着阿婆，開口便是道歉的話：

「對不起呀，阿婆，剛才我們準是吵着你的孫子睡午覺了。」

這幾個漢子在開工的時候實在想不到是什麼原因使阿婆生氣，剛才休息的時候，曾經商商討討。他們覺得阿婆是有點什麼事的，但又想不出是什麼事。

他們一直認爲這個阿婆是通情達理的，不會隨便使用那個態度對待他們。

幾天前，這幾位工人要看看舊樓內的情況，然後動工，敲二樓的門，阿婆笑容滿面地開門。

他們看了一會，離去了，要勞煩阿婆開開門。阿婆口裏連說：「不要緊，不要緊！」還叫她的外孫向幾位叔叔揮手說再見。

不久之後，工人們又敲門了。阿婆開了門，工人們說，他們有的工具是電動的，可是拆樓處截了電源，想暫時在這裏搭電，錢照付。阿婆說：「不要緊，不要緊！」

放工時，工人們又來敲門了，他們希望把「架生」寄放在這裏，次晨開工時取回，他們請阿婆給予方便。阿婆笑道：「你們放吧，你們放吧！」

工人們不禁脫口讚道：「這個阿婆眞不錯。」

之後，幾天來，工人們都在這裏出出進進，進進出出。因爲熟了，阿婆每次開了門，都把關門的責任交給他們。

他們在茶檔摸着杯底說說談談，記得這幾天來，阿婆只有一次是略爲板起了臉孔的。

那天，阿婆對工人們說：「你們進來後，不把鐵閘上鎖也是好的，我知道你們担心待會兒又叫我替你們開門，使我麻煩；但是你們記得把門拉攏，不然這小狗便會跑了出去。」

工人們點點頭。可是他們忙起來，有時雖也記得把門拉好，有時卻忘了，叫那小白狗跑了出去。

一次，阿婆把小白狗自街上趕回來之後，說：「現在搞『清潔運動』，這頭狗跑到街上拉糞，給查問起來，我便有麻煩了！」

就是這次，阿婆略爲板起了臉孔。

但也僅是這次而已，因爲這次之後，工人們常常互相提點，沒再給小白狗溜出去了。

他們離開茶檔時決定，向阿婆試探一下。

豈料阿婆的臉口已轉好了啦，她說：

「是我不應該，你們可別怪阿婆態度不好呀！」

工人們更是摸不着頭腦了。

接着，他們發覺阿婆手裏拿着鎚子，地上擺着一張破爛了的小木凳，便說道：

「待我們替你修理吧，這點小事，你給我們說一聲便行了。」

「你們還不夠辛苦嗎？」阿婆道。她蹲下來，手起鎚落，沒半點拖泥帶水。

「原來阿婆是我們的老行尊！」工人們驚嘆。

「我在地盤呆了近十年，說來該是你們的行家哩！」阿婆朗朗說道。

工人們高興地暢笑起來。

一會兒，阿婆把小木凳修好了，工人們繼續開工了，阿婆一個轉身，入了廚屋。

過了片刻，阿婆用一個托盤，捧了三碗湯出來。

「來，飲碗湯！」阿婆說，她逐碗逐碗地把湯遞到幾個工人的唇邊。

「阿婆，你的湯夠我們喝嗎？」一個工人笑道。

「你們喝得完才怪，我是量過你們的肚子才煲的，你們每人至少喝三碗。」阿婆說。

她盯着工人們把湯喝下，臉上露出一絲笑意。

「好甜，好香！」工人們讚道。

「好舒服，好舒服！」工人們嘆道。

結果，每人喝了兩大碗。

「阿婆，這兩碗猪肉菜乾湯眞是及時雨，你可了解我們的腸胃呀！」一個工人在洗碗時說。

阿婆道：「我是過來人嘛！」

這時候，阿婆的外孫看病回來了。媽媽用毛毡把孩子裹得結結實實的。

工人們心裏恍然。

他們繼續開工了，但出奇的安靜。打打手勢，就把一句要說的話說了，甚至連木頭和工具也像是通了靈性似的，也不大發出聲音了。

工人們心裏只有這一個念頭：讓「老行尊」的孫兒能好好地養病。

編輯人語

周口店北京猿人頭骨化石一系列的發現，給“勞動創造人”這一偉大的科學論斷提供無可爭議的辯證根據，爲“從猿到人”歷史研究翻開了嶄新的一頁。本期黃蒙田的“周口店抒懷”寫出了他親臨現場參觀學習的深刻生動的報告。作者對此感受如何，體會如何，通過他妙曼多姿的文藝筆調，娓娓談來，使讀者有了心與偕往，共瞻其盛之樂。

劉禹錫是中唐法家傑出詩人，他抱持唯物觀點，經常同保守勢力進行不懈的搏鬥。思嚴爲本期所寫的文章，點滴推介了他的一些詩篇，藉以看見他怎樣運用詩歌爲武器作戰的範例。

“寫作經驗談”本期談到戲劇的寫作上來，執筆的憶揚，是關心香港劇壇動態的讀者所素稔的。這一欄今後還將儘可能談到詩歌以及其他屬於文藝上的各個方面。

朱自清先生的一生，是發展的一生。在文藝上，從初期傾注精力以清麗凝鍊文字建立自己的表現技巧，到後期的提倡大衆化，並對作品內容要求抱持嚴肅精神，他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的行進階段；晚年爭取民主，堅持進步，硬骨錚錚，既擋住了黑暗政治壓力，支援學生運動，在生活陷入困境時候，又寧可餓死，堅決不領取美國“救濟糧”。立場鮮明，表現了朱先生的崇高品德，值得我輩認眞的學習。

海外青年學生們在學，由於對先生一生言行的接觸面不廣，課本上局限於領略先生早期的個別作品，只窺初成，未見晚節，對先生的了解比較不夠全面。本期所載余惠文章，把先生一生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做了概括的分析，指出什麼才是他主要的、也是應予肯定的一面。這對海外廣大文藝青年的學習朱先生作品，提高對先生崇高品德的體會與認識，將有一定的幫助。

行山隊

李林岑

八姑是我們星期日行山隊的隊長。隊長只盡義務，不享半點權利。我入隊出於她的邀請，這以前，我和她有着三五次的晤面，但却未說上十句話。她那時做工的主人，是我的朋友，造訪我這位朋友的時候，少不免要喝茶的，那個斟茶的人就是八姑。說起來，這已經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後由於我朋友全家移民去了加拿大，八姑就此換了新主人，我們之間便少了晤面的機會。

幾年以前的某個星期日，當我正在行山的時候，忽然迎頭走來一個擁有八位純女性隊員的行山小隊。八姑一聲令下，全隊解散。休息，隊員們就此開始了自由活動。其中有人喊了一聲八姑，立刻使我回憶到好幾年前的八姑，可是當我放眼搜索時，竟然認不出來誰是當年的八姑。其實誰是當年的八姑，對我來說並不重要，我有個相熟的八姑，人家也可以有個相熟的八姑，同名同姓的「姑」啊「婆」啊，比比皆是，未必我所認識的八姑之外，就沒有第二個八姑。想着想着，當眞有位女隊員加快了脚步，在我的面前停下了，話跟着說了出來：

「李先生，是你呀，四五年不見了，你好？」

當眞是我當年認識的八姑，方才我不曾認出她來，因爲她蒼老了許多，老態龍鍾的樣子，哪是前此我認識的勤快利落的八姑？我趕忙開了腔：

「八姑有心，我很好。你現在領起一個行山隊，好啊，這是一個有益健康的節目，我也行了好些年了。」

「好啊，多了一位行山的同道。說這話，有沒有高攀的嫌疑？我們的小隊隊員，少說也行過四年，四年如一日，除了打颱風下大雨外，每天按時報到，你看看，都是六十以上的年紀了。行起山來，各個都像長了飛毛腿，健壯得一個比一個强。啊，李先生，這是我的臨時動議：請你參加我們的小隊好不好？」

不等我回答，她馬上又做了補充，說她這個小隊，原本規定只收女行山隊員，名額八位，那是因爲行完山去飲茶，然後開兩枱馬將方便的原故，也可以說是用以娛樂自己的。又說她們的小隊雖講明不收男性隊員，但現在決定解除那條禁令，新潮一下，吸收男隊員，我就是她們吸收的對象。說着說着，八姑拉出一位隊友，說她全家即將移民加拿大，空缺由我填補，免得打牌時打不成兩枱。

「八姑，我不會打馬將，難以奉陪，行山就沒有問題。」我趕忙說明內中的情況，請八姑另選賢能。「還有，天天集中一起去行山，我也辦不到。」

「都可以商量。」八姑輕輕鬆鬆的說，「馬將不會打可以學，平日行山我行我素，但星期日的行山，就要求隊員集中一起行了，一個星期只有一天集體行山，耽誤不了正常的工作。」

三講兩講，我在八姑的邀請下，正式做了一位隊員。八姑似乎面有得色。

此後每逢星期日，我都在八姑的領導下，跟大伙一道行山。腿脚倒是越行越輕快，一分勞力，一分收穫，一點都不錯，只是全隊一個男人，孤單了些，幸好我介紹一位姓朱的朋友入了隊，兩個男人便不孤單了。朱先生也是位六十多歲的年紀，對於打馬將很有興趣，一個星期打一次，他說最爲理想。八姑對於朱先生讚不絕口，朱先生連聲的道謝，原本八位女隊員的星期日行山隊，變成了七女二男的行山隊了。八姑也向我道謝，謝我介紹的這位朱先生是位好人，說說笑笑，跳跳鬧鬧，後生得很。八姑接着又說：

「李先生，那次我請你加入我們行山隊時，由於你有些猶豫的樣子，我的情緒很爲不安，太冒失了，你是我事頭的朋友，比我們做工人的不知高了多少級，哪裏會參加呢。我這個人心直口快，想到就說，並不通過大腦，常常爲了一兩句話，得罪了人。眞的話，我請你多多原諒。」

「八姑，」我趕忙回答，希望除去她情緒上的不安。「看你說的，我哪是那一號人，再說做工人的人，誰說他們地位低？不過是大家担任的工作有所不同罷了，我當時

猶豫了一下，是心想今後不論遇到任何的困難，都不放棄參加這個好節目，再有我們這個隊雖然隊員多在六十以上，却因爲行山的運動，使每個人全都感覺到輕鬆活潑，就連談話也似乎不受拘束，當眞每個人都有些青春的氣息。八姑，你說說，對呀還是不對？」

八姑笑了，一種淳厚的笑，也是你在任何場合少有發現的笑，這樣的笑過之後，就此爽朗的說道：

「李先生，你這麼一說，我不能不表白一下，我對你的猜想，眞的是孫悟空打把式——一下子十萬八千里，太遠了。我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的感覺輕鬆活潑，也正是全隊隊員的共同感覺。說眞的，你叫我有一天不行山，我就覺得通身不自在，尤其是行了三四年的人，偶然斷行，就像是若有所失的樣子，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跟別人說起這番道理，對方定然不信，甚至認爲我們太過誇大了。李先生，你參加我們行山隊以來，才只是不久的事，就已經體會到其中的眞味，多好！」

「八姑，」我興奮起來，一板一眼的說道，「這麼說來，我該不只是有了一些道行，也有了一些功夫了，好哇好哇。我記得你還說什麼高攀不高攀的話，簡直是開玩笑！」

行山隊的其他女團員，經過長期的行山，彼此間有了認識。認識到六十以上的隊員，當眞可以說聲老當益壯了。「壯」由於「行」，「行」帶來「壯」，體力方面的變化不算小；精神方面，更覺得愉快。隊中的七位女隊員，有的是自梳女，有的是家庭中的家婆，有的是女工……若在平時，她們很少說話，好說話的另有其人，譬如工人對事頭婆，說話多的是事頭婆，嬲你一餐，東不是，西也不是，道理全是事頭婆的，工人遇上這樣的事頭婆，尋常有兩個行之有效的辦法：一、當事頭婆吵得心力交憊的時候，你就先做個臨時的啞吧，惡言惡語左耳入右耳出，當對方熱衷於東吵西吵吵得天昏地暗時，你本着息事寧人之旨，把她讓到床上休息，那就一天雲彩都散了。二、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你吵東我也吵東，你吵西我也吵西，到了適當的時刻，你叫事頭婆炒魷魚算了，多領一月的薪水，那是公認的條例，拿得到手，然後是一聲再見，離開了惡狠的事頭婆的眼前，你把她罵到底朝上，周身輕快，也無不可。

現在，行山隊員趁小休的一刻，喜歡說話的人，也不免開了口，談談一點日常瑣事。你只要側身而立，耳朵必可聽到冗冗長長的言語：某位家婆說出兒媳的不是，某位

工人揭出事頭婆的底牌，某家的少爺確是一位二世祖，手到擒來的鈔票由戶主交他揮霍，看起來像是很大方，但他另外的一面，却常常誣責工人買菜打斧頭，打到了分毫必爭的地步。……

有一回，同隊的兩位姊妹，由於對前此發生的暴力搶劫的犯罪事件，彼此意見相左，還發生了針鋒相對，各不退讓的局面，別的隊員上來勸解，勸不成功，魯仲連也牽了進去。好在女隊員只是動口而不動手，對打的情形不會出現，頂多各持己見，鬧到臉紅脖子粗就是了。

八姑常常出任行山隊的仲裁人，排難解紛，以第三者的身份勸解兩方息爭，勸說不好，也每把自己糾纏進去，好在隊員們無條件的服從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都因爲她很得人望。

不記得是哪個星期日了，行山隊的隊員們三談兩談的又談到了死刑的問題，隊員中的二姑和三姑，在這個問題上說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說得再確切些，她們的意見是完全相反的。二姑的看法，有如辯論會的正方，三姑的看法有如辯論會中的反方。正方認爲殺人償命，萬萬不能給罪犯逍遙法外，一而再，再而三，那還了得！治亂世用重典，殺一儆百，至少也可以發生一點阻嚇的作用。這道理，講得通，誇大來說，幾乎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陌生人看起來，二姑頗有韜略，非等閑婦女可比，由陌生變成爲熟朋友，你就明白原來二姑的說法，正是一般的輿論所反映的一套理論，經過吸收之後，立即變成爲二姑的創見了。再加上二姑口才好，三說兩說，說得涇渭分明，人們都願意聽。

三姑呢，她承認自己見解不高，口才又不精，說不過二姑，但她却有一種「惻隱之心」，總覺得一個活到了二十上下年紀的青年人，被執行死刑，是不人道的，青年人由於常常失業，度日艱難，迫上梁而走險的路途，社會應該多負一點責任。人啊，爲非做歹未必全都出自本意，生活未得到保障，困難重重，再加上大千世界五顏六色，人們都在物質享受上做功夫，這就誘惑他們甘冒危險，一次接一次的冒險了。只要做案時不殺人，不强姦，都不妨給他們寬大寬大，就算罪犯當眞又殺又姦，人究竟是人，已死的無法搶救，未死的，應該留給一條生路，讓他有悔過自新的機會。三姑還是那番話。一個人從娘胎到出生，到入學，生命幾經艱難困苦，才長大成人，由於暴力行劫，判處死刑，就此離開了人世，三姑不能不惋惜，也不能不

同情。是這種純人道的立場，導使三姑確立了反死刑的立場。

「你這是沒有原則的人道主義立場，不足爲憑！」二姑義正辭嚴的反對，年輕時候她曾經受過中學教育，因而說話時不知不覺的會說出些新的名詞來，三姑就比不上了。二姑又說：「殺人償命，極爲公平，死刑能夠如期執行，使犯罪者從長考慮應否冒險犯難，是個重要的關口，間接對社會治安的維護，也取得了不少的方便。那些把暴力犯罪看成爲稀鬆平常事情的人士，說什麼紐約、巴黎犯罪人數比香港更爲衆多，香港只不過小巫見大巫罷了，何足掛齒，簡直是發神經。你說說，你看看，怎麼才對？」

三姑冷笑一聲，爲自己辯護道：

「我還是我的老主意——反對死刑。人命到底不同狗命嘛！」

兩個人就此一來一往，越說聲音越大，明白的人洞悉內情，落得在身旁聽聽道理，不明白的人，大有可能認爲行將打架了，遠遠避開才是。老行友，老問題，雙方各持己見，得不到調和，因而走向極端，她們樂得把八姑拉過去，看看誰是誰非，做出公道的仲裁。

八姑的出場，似乎是位魯仲連，她沒有開口以前，先面對着我們兩位男隊員，笑着說：

「怎麼樣？兩位男士袖手了半天，現在該要聽聽你們的高論了，朱先生，請開金口罷，見仁見智，並不一定求其統一。」

朱先生人生經驗豐富，有學問，又有口才，我在一旁催促，他輕快的說道：

「多謝八姑給我這個說話的機會，其實我已等待多時了，二姑三姑一直針鋒相對，我樂得側立一旁洗耳靜聽。洗耳靜聽是個美妙的享受。看罷，二姑三姑現已收起了劍拔弩張的局面，恢復了祥和的氣氛。八姑，我對於暴力犯罪的問題，從未做出深入的研究，不過，做爲一個納稅人說，不能不關心這個嚴重的問題，因爲隨時隨地我們都有被暴徒做爲犯案的對象。這不是我過於誇大，事實畢竟是事實，抹殺不了的，輿論方面幾乎千篇一律的表示，對這種社會敗類，應該使用重典。聽說近來有人發起簽名運動，堅決反對赦免死刑，就因爲有些殺人犯被先後改判了徒刑，引起市民的不滿。放虎歸山，後果堪虞。暴力犯罪不管刼財刼色，都該重判。我倒由關方的赦免死刑，得到了小小的啓示：我發覺西方人的認識東方，恰如東方人的認識西方一樣，都少有達致深入一步的認識。東方社會畢

竟不是西方社會，東方社會的道德標準也與西方社會不同，殺人償命，我們一向有此認識，很公平，英國國會通過的廢除死刑，此時此地的政府無須見樣學樣，甚而可以使用單行法處決死刑囚犯。個人的想法，就是如此。」朱先生說了這麼長的一大段話，可能是口乾的關係，立即把帶來的水壺打開蓋子，咕嘟咕嘟一大陣，壺裏的水幾乎喝乾了。

「是啦，朱先生所說的道理對極了。」二姑即時找到了靠山似的，擠眉斜眼的看着三姑。

「總而言之，目前的治安那樣的壞，善良與邪惡全然無法分辨，稍一不小心，就會發生事故。太平山下一點也不太平，怎麼講？二姑的看法，可以說是多數人的看法，三姑的看法，是少數人的看法，大有商量的餘地。」朱先生繼續講到這裏，看了看八姑，意思是他說的話夠不夠分量？

「好極了！」八姑鄭重其事的說，「朱先生說的話很有道理，太平山下不太平的情況，日益嚴重，消弭邪惡的工作做到家，自然就太平了。」

「希望能有從根本上解決的一天，」朱先生說。「像此時此地的社會，複雜萬端，說也說不完，講也講不盡。老李，你來一段好不好？」

「不好，」朱先生點將點到了我，本來我可以說上三言兩語的，但因爲別無特殊的見解，人云亦云，大可不必。「休息的時間過去了，再繼續走我們沒有走完的路罷。八姑，我們已經就誤了不少時間了。」

八姑看看錶，馬上有了反應。一聲令下，一個跟一個的走了起來，二姑三姑早已有說有笑，不再爭執了。

八姑又說，今天一餐午飯，應由二姑三姑合請。一聲「知道」了，二姑三姑竟然答應下來。

又一個星期天，我們的行山隊開始了例行公事，講好先到某個地方集合，然後開始行山。隊員們先後到達了集合地方，只是不見三姑的踪影。八姑說：

「莫不是三姑走錯了路？她一向守時刻，會不會出了意外？」

「都不會，三姑晚出門口，倒大有可能。」二姑說。

「果然不錯，那不是三姑來了！」

三姑會合在隊員中，不時伸手摩撫着太陽穴和左臂黏貼的膠布，冷眼一看，活像黏貼的寶珍膏。大家見了面，免不了招呼一番，然後就到了出發的時間。八姑問三姑，是不是跌交受了外傷？

三姑點點頭，等於承認了。但却沒有說出跌交的經過。人們或許認爲三姑有什麼心事，看她眼色，顯然是在做深思熟慮的功夫，大家正要啓步了，三姑低聲向二姑、八姑、朱先生說道：

「上周我贊成死囚赦免改判徒刑，是從毫無原則的人道主義說起的，現在我收回了。投你們的信任票，堅決主張用重典。」

「怎麼變得那麼快？」八姑問，「受了誰的指導？」

「這就是對我最有力的指導者。」三姑伸手摸摸貼在臉上和臂上的膠布，尷尬的一笑。

原來太平山下的不太平已經殃及我們三姑這一「池魚」了。

英美出版非洲文學作品

李　文

過去西方學者本於偏見，對非洲文化極端輕視，殖民主義者更是恣意踐踏非洲的民族文化。可是隨着歷史的發展，時至今日，非洲國家紛紛獨立，民族解放運動不斷壯大，民族文化也跟着蓬勃發展起來了。最近幾年，英美出版界因之亦紛紛出版非洲的文學作品。

在翻譯印行非洲作家的文學作品中，英國的韓里曼教育出版社（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出版的一套「非洲作家叢書」（African Writers Series）規模最爲龐大，到目前爲止已出版了一百四十多分冊。

這套叢書由尼日利亞著名黑人作家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主編，共收有近八十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有南非作家彼得·阿伯拉罕的「小伙子礦工」（香港有中譯爲「北方來的索瑪」）；阿契貝的三部曲「崩潰」、「動蕩」和「神箭」；塞內加爾作家烏斯曼的「主的木頭橛子」、「滙票」，加納作家阿穆·祖利圖的「怪人」等近百本長篇小說，還有古代民間傳說專集，詩歌專集、劇本等。是目前收輯較爲豐富的現代非洲文學作品的滙集。

美國也出版了一些非洲文學作品的選集，最近由查里士·拉爾遜編的「現代非洲小說集」，就包括有剛果作家西爾雲·比姆巴、加納作家姬斯汀·艾杜、肯尼亞作家占士·因古奇、塞拉勒窩內作家尼哥爾、烏剛達作家金曼依等十二個作家的小說。

非洲文學大多是二十世紀發展起來的，特別是近二三十年間，隨着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正在不斷壯大，非洲作家正按照他們自己民族文化的傳統的道路在向前邁進。

外國文訊

劇本的題材和主題

——和青年朋友談編劇

憶揚

近來話劇活動似乎稍見蓬勃了。不少青年面對社會現實有所感觸而蒐集素材動手編劇，亦有不少青年雖有志於此，但由於缺乏經驗而遲疑觀望，不敢下筆。其實編劇並非太過艱深奧妙的工作，編劇者亦不必依靠什麼「天才」。編劇有如寫小說、寫散文、雜感一樣，儘管彼此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市面上有不少「文章作法」的書，但有關編劇方面的却很少。是編劇沒有門徑可尋嗎？答案是否定的，不過劇本有着種種不同的類型，欲求一種唯一的、萬應的劇本創作方法是沒有的。

我相信許多青年朋友初次執筆編劇時，或許會有點茫然的感覺。寫什麼好呢？並不是沒有東西可寫，而是要寫的太多了，千頭萬緒，不知從那兒寫起，於是寫不下去；或者是寫來寫去總是寫不好，不滿意。這種情況並不是說明不能編劇，而是未有經驗，或者準備的功夫還未週到。

我想：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劇情和與此有關的劇本意識（劇旨），換句話說，是題材和主題。

題材的來源

關於題材從什麼地方來的問題，碧嘉、佐治 George P. Baker曾說過下列的話：「戲劇可以從任何事件開始：一種掠過腦際的片斷思想；一個人所堅信的或祇想考驗關於行爲或藝術的學說；隨便得到或想像到的一段對話；一種眞正的或想像的情景，能引起觀衆情緒的；純粹片段的場面，其起因及結果均屬未知的；在羣衆中偶然看到的，或仔細研究過的面孔；兩個人或兩種生活狀態的相反或相同；純粹偶然發生的事件，從報紙或書籍或觀察得來的；詳細或僅有輪廓的故事。」

其實，上述一段話並不能包括一切戲劇題材的來源。近代戲劇的題材漫無限制，梅特靈擴展到純粹是情緒或幻想的境界，安德列夫構成神秘的場面，有些作品回溯古代，有些取自夢境……。劇本題材雖有多種，但在這篇小文裏，我只想談「反映社會、探索人生」的題材，那麼我們不妨從時事，從現實生活所見所聞着手。

劇本的主題

什麼叫做主題？簡單地說：主題是包含在作品裏面的中心意識。

主題與題材不同，題材是客觀的東西，主題是主觀和客觀的結合，是作者從觀察、體驗生活得來的問題激發的情況下形成的。主題是孕育在作家的體驗中的一種思想，這種思想可能潛伏在作家的腦海裏很久，它藉着作品而表現出來。

主題既是作家認識生活所形成，那麼，同一現象對不同作家很可能產生不同主題的。有人提過一件寓言式的故事——設想幾個不同時代的外國人同時訪問舊日中國之所見。由於日子太久，內容我記不清楚，現改寫如下：

有一天，一羣中外作家來上海，假使那個時代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們看見一個紳士坐着一輛人力車，他嫌車夫走得太慢，掄起手杖從他的頭上打下去，車夫抱着頭不敢哼一聲。於是這一羣中外作家有如下的反應了：

托爾斯泰嘆口氣說：「這是不人道的」，他勸紳士懺悔。

契訶夫搖頭嘆息，「唉，『這就是生活』！」

杜斯妥也夫斯基自言自語：「『被損害與被侮辱的』動物，太可憐了！」

雨果對紳士說：「你做得不對！朋友，『富者要保護貧者』啊！」他又轉向車夫：「我已經勸過他了，你就原諒他罷！須知『最高的哀憐是最高的正義，也就是普遍的寬恕。』」

屠格涅夫接着對車夫說：「那位法國朋友說得有點道理。你要『安於命運，相信上帝』，生活雖然痛苦，但『痛苦可以變成崇高的美』的。」

新月派的梁實秋接着說：「這不祇是美，而且是人性。那位朋友要趕路便容易光火，光火是基於『普遍的人性』的，也就是『我們文學家所要歌頌』的東西。」

高爾基可能忍不住了，他幾乎要把紳士痛打一頓，然後他對車夫說：「你該反抗啊！勇敢地跟那個惡棍鬥下去！」

至於魯迅，他除了也斥責那個紳士之外，還會把梁實秋罵一頓：「你這『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上述的故事當然很荒唐，那些作家不可能碰在一起，我不過藉此說明不同作家對同一印象會發生不同感想。一些複引號裏所引的說話，是該作家曾經說過的。基此原因，同一故事當然可以產生不同主題的劇本。

主題與題材的關聯

初學編劇的朋友可能心裏有疑問：主題和題材那個更重要？那個產生在前呢？

我們不妨先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假設一位朋友看見社會上姦殺、搶劫的案件愈來愈多了，想寫一個以反暴力爲主題的劇本。主題確定了，於是從腦裏虛構題材。比方說，一個歹徒向少女箍頸、非禮，有人看見後引動一大羣人來，合力把匪徒制服，戲在人羣斥責與欣幸聲中下幕。這個主題是嚴肅的，但因爲人物性格沒有準備好，於是必須加上一些細節。比如那是一個新潮女郎，裝扮入時，一搖三擺地過路，引起匪徒看到「眼金金」而後動手。又假定那個首先發現的人是具正義感而又胆略不足的青年，他首先上前干涉，給匪徒大喝一聲又「慌失失」地逃走。別人「看不過眼」了，正氣凜然地大喊「捉賊」，然後才把大衆動員起來，迫使匪類走頭無路。

第二個是：從電視或報章得到一個眞實的題材，比方說，有個少女早上返工，晚上就讀，由於黑社會人物混進學校，要威脅她就範，她因抗拒而遭殺害。

在前一個例子中，我們很容易抓到一個合理的主題，但由於人物與題材均屬虛構而成「公式化」。後一個例子，我們已有眞實的感人故事；但由於對故事和人物的理解不夠充份，題材未經深刻構思，結果端不出鮮明主題，未能傳達更好的思想情感以發人深省。

換句話說：前者題材不太配合主題要求，後者主題又未曾從已有題材中更具體地突出。一句話，主題與題材未能作統一的結合。

題材的提煉

我現在可以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題材是怎樣提煉出來的。據說果戈理的名著「欽差大臣」，是基於一個眞實的故事，故事的經過如下：

有一個人在比薩拉比亞冒充彼得堡的大官員，得到不少「好處」；後來他做得太過份了，結果被揭發。除了這件事，還有另一宗，也是在俄國發生的。在諾伏高羅德省的一個城裏，有一個外來的人冒充部裏的官員，騙走了許多錢。

這兩件事的主角都是採取主動的騙子，在香港也曾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本來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的。可是，果戈理聽後却陷入沉思中。

現在得到的事實是：一個人冒充官員行騙。倘若要把這件事寫成劇本，那麼，我們首要解決的問題是：行騙的是什麼人？他冒充什麼官員？被騙的又是什麼人？假如說，行騙的是一個普通平民或者積犯，被騙的祇是普通市民——中下層的人物。這個假定未嘗不可以寫成一個劇本；但假如描述的祇是一般騙案，恐怕很易流於俗套，而且沒有重大意義。假使說行騙的原是一個好人，因社會經濟衰退而被解雇。爲了妻兒捱餓，老父生病，不得不去騙幾個錢救急，結果被捕入獄，老父病死，妻兒餓倒在街頭。後來揭發他行騙的人知道一切，覺得很難過。這個假設比前一個要好一些，然而作者並不滿意。

果戈理的假定是：行騙的並不是積犯，也不是好人；被騙的並不是一般市民，而是有權有勢的大人物。這個假定便不平凡了。行騙者冒充什麼好呢？作者假定是欽差大臣。

接着的問題是：一，那個人爲什麼冒充欽差？二，冒充的機會是怎樣得來的？三，冒充的進行情況怎樣？四，後果怎樣？

果戈理的「欽差大臣」

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對上述的問題是這樣處理的：一，那個人並不是預謀行騙，他的行騙是因被人誤當欽差看待所觸發的。因而，二，他冒充欽差的機會乃由於偶然得到。事情經過：市長恐怕貪污舞弊的罪行被揭發，誤認這個寄居旅店的人爲欽差大臣。三，在劇情的發展中，通過一些可笑可鄙狀貌揭露官場醜態。四，結局可能有幾種：其一是假欽差被揭發後入獄，其二是他一走了之。果戈理選擇後者，還加上一個尾聲：假欽差走後，眞欽差到來了。

現在我們不妨看看「欽差大臣」的劇情：

第一幕，市長官邸。市長得密報，欽差可能負有秘密任務，化裝爲平民來調查。衆官員雲集磋商應付辦法，忽有人來報某旅店有一怪客，居停兩週而不納膳宿費，反白眼看人，市長以爲可能是欽差，即往旅店觀察。

第二幕在旅店內，那位被懷疑是欽差的人正在發脾氣，因旅店主人拒絕開飯。原來這個人是在歸家途中用盡金錢，見市長帶人來，以爲他接獲旅店主人投訴前來拘捕，大恐，因絕望而無所忌憚，大發激語，市長因此更以爲是欽差無疑，恭懇他視察各機關後移駕官邸留宿。

第三幕以下的劇情發展在市長家，假欽差備受優待，衆官員來行賄，市長妻女向他大獻慇懃，官場醜態畢露，劇中笑料百出。最後市長招他做女婿，希望藉此榮升。這時假欽差已大有所獲，深知居留過久必會事敗被捕，因此答應婚事後，便借故他往。

最後，衆官員以爲欽差查案不獨沒有揭發貪污舞弊事件，而且晉升可期。互相慶祝間，郵局長突然由假欽差寄友人的信件查出他的眞正身份，讀信，知信中所寫的都是嘲笑、愚弄衆官員的報導，愧怒交迫。突然有人來報，眞欽差已到門前，市長與衆官員驚惶失措，幕下。

劇情與眞事不一致

我希望青年朋友們能夠注意果戈理的劇本和他取材那段新聞的差別：

首先，原來是眞人眞事，沒有什麼可笑的；但編成的劇本却是「笑死人」的荒誕故事，而這故事却不失其深刻的現實意義。

其次，在劇本裏，假欽差是被動的，他並不是原來故事裏採取主動的騙子，他本來並沒起過冒充欽差的念頭；而那些受騙的大人物，表面看來是受騙者，實質上却是欺騙者。他們是一羣貪官、汚吏、土豪、劣紳，社會上的敲詐、勒索者；實際上受損害的只是伍長的寡婦，銅匠的妻子這一流小人物。

第三，劇裏最凸出的角色是市長。安排了他從第一幕開始就採取主動，用盡一切辦法不讓自己欺騙與殘害市民的罪行暴露出來。他和其他官吏構成一個整體——壓榨市民的官僚集團；假欽差是他們「製造」出來的，劇情的發展與一切引笑的場面也是他們構成的。

結果，一件很單純的騙子冒險故事被作者發展成一個具有深刻意義而又成爲典型性的的諷刺喜劇。一幅辛辣的諷刺漫畫，呈現在觀衆面前。作者把當時俄國許多醜惡的東西，集中起來加以諷刺，於是劇本便有「概括」的意義了。

結語

從上所述，可見一段新聞，一則傳說，或者一宗從現實生活觀察得來的見聞，可以加以利用，寫成一個佳作。但作者必須運用腦筋，把原來的見聞修改、補充和發展。換句話說，劇本的情節可以建立在時常碰到的事件，或者在少見的、甚至絕無僅有的事件的基礎上；而作者的工作是運用「戲劇構思」，把那些事件擴展，來揭示典型的人與人間的關係、典型的社會矛盾、典型的生活狀態。

上述各種揭示，自然牽涉到劇本的意識或主題了。沒有主題而祇具情節的戲劇是不能使人回味的，反之，祇有主題而缺乏動人的情節是不易使人接受而信服的。主題與題材要互相結合，二者的形成是個複雜曲折的過程，二者在作者的構思過程中要不斷地起交互作用，然後乃能達到完善的統一。

最後奉勸青年對社會的現象和本質多看多想。哪些事件最值得我們注意呢？爲什麼它會發生呢？我們怎樣理解它的成因和後果呢？我們要用什麼態度對待那些事件呢？……祇要多觀察、多思索，便不難寫出有意義的劇本來。

「美麗嗎？香港」

熱風

朋友，蟄居在「東方夜明珠」肚子裏的人們，在你心眼裏，香港，美麗嗎？值得人們繫戀嗎？

聽說，僅從淺水灣畔，維多利亞峯頂，就足以窺見香港的萬千姿彩。

我曾經無數次浮沉在淺水灣的碧波綠浪間。我懂得它海水的清徹，灣外風光的綺麗。我愛仰臥水面上，欣賞那藍的天，白的雲，偶或計算一下站在滑水板上，馳過海面的人所擁有的金錢與刺激。有時候回望那綿長的沙灘綫，想像撐起在白沙上的一把又一把遮陽傘，宛若貴婦手中的羽扇，又美麗，又驕矜。

然而，黃昏後的淺水灣，才更具特色。

當夕陽將盡，暮色闌珊，浪濤一聲響似一聲，鑽動在變色的海面上的二三黑頭，爲有私家座駕不必匆忙上岸，而更顯得悠閒舒泰。到了夜幕低垂，遠處漁火閃爍，灘頭的餐廳幻出七色虹霓，男女的歡笑聲，酒杯的碰擊聲，點綴着這夜的一角。

山頂，同樣是一個好所在。

像童話世界的林中小舍，舊山頂餐廳，是「情調」的一種體現。室外露天的桌椅，掩映在熱帶植物和花樹之間，葱綠一片。坐在有扶手的籐椅上，優美的薄扶林水塘，牛房和水天一色的海面盡在脚下；眼界之內，包括了

整個南丫島與長洲。

新建的纜車總站建築物，像巨型的螺絲帽緊緊鎖在山巔。它既要傲視四羣，又要讓各方矚目。

不過，最好還是在那環山大道上走一遭。

憑在棧道一樣的山路旁，細數眼底的建築羣，平日虎虎嚇人的高樓大厦，威風盡掃。哪兒是自己的家？哪兒是日夕廝守的辦公大樓？維多利亞港海上，裝點着各式船隻，船後拖着的長長的浪痕，一道一道地，劃碎了海面。站在高處，最能體味的，莫如個人的渺小，而人羣的力量却是無比的偉大豪人。

我曾在燈火萬家的晚上駐足於此，驚異於那「珠光寶氣」的表露無遺。密匝匝的珍珠、翡翠、金與銀，綴滿黑色的夜的衣襟。要不是聽慣那許多太平山下的辛酸故事，也許會悞以爲這裏的人都擁有過多的富貴與榮華。

香港，是我生長的地方。它藏匿了我的童年，盛載了我的青春；多少劫後餘生的長一輩，在此渡過晚年，又有多少家庭，將在此世代繁衍……

然而，我想問：

「美麗嗎？香港。」

「美麗的。香港畢竟有美麗的外表。」

只不過，我心頭有一絲欠缺，一點惆悵。

有一回，我足踏羅湖橋以北的疆土，家鄉的親切感飛快地溢滿胸間。那兒的街道不施鉛華，兩旁的綠蔭庇護着過客。那兒沒有肥皂泡般燦爛的生活，人們却有桃紅的雙頰。當我登上五羊城的白雲山，居然把嵌在松濤中的水庫看作愛人的秋波，綠樹紅花又彷彿童年繪過的臘筆圖畫。

爲什麼初訪之地，竟有故園的溫暖？

我認識一位英國女教師，她有雄心萬丈，要走遍地球的四面八方。事實上，早有不少國度，留下了她的足跡。她娓娓地告訴我世界各地的風俗人情。當她提及中國之旅，一種莫名的興奮，滾動在她那又大又藍的眼睛裏。她對於北京，像倫敦一樣地熟悉。每次談話結束，她總說上這麼一句：

中國人愉快，并且自信。

我終於發現，這原是明顯不過的道理。

當你面前是一件精緻的手工或藝術品，愛不釋手之餘，很自然的便想到製作者的匠心獨運與卓越勞動，而何況面對的，是一大片壯麗江山？

是那一份主人的怡然自得，是那一份義務與權利揉合的韻味，深深地印在我心底，給我如許的感受。

自然，在有土壤的地方，在有風雨陽光，人類棲息的角落，就有美的所在。這是大自然之美，也是人類勞動之美。香港又怎能例外？例外的是，想起那些創造它的人，那些享受它的人，就有迥然不同的冷漠。因之，比擬一下，遂覺得香港的外表之美還是膚淺的。

我知道，我們終將生活在眞正的美景中。
我知道，所有的人終將生活在眞正的美景中。

****

老報販

（諷刺詩）

黃花

七八十歲的老婆婆賣報紙，
這決不是新聞，
在這個有着太多嘆息的社會裏。
即使有一天，
很可能眞的有這麼一天，
她倒在新聞紙上，
只像誰掉下的一張揉縐了的白紙，
但也肯定是比不上
誰掉下的一張揉縐了的白紙
那樣受到注意。
因爲它可以使「清潔運動」的老爺們
又添一筆財；
即使有一天，
很可能眞的有這麼一天，
她倒在新聞紙上，
這決然比不上，決然比不上，
馬場的某隻「良駒」暴斃。
因爲那確實是大新聞，
使富人們那末哄動，
甚至要開個隆隆重重的追悼會。

****

十二月

秋子

十二月吹什麼風，我實在不很知道。這亞熱帶的商港，即使是嚴冬臘月，也不太使人感到寒意重重。

氣氛却是使人感到肅殺的，十點過後，街道就再沒有以前那麼熱鬧，位於街角的雜貨店，早已停業，換上了一間美式小食店，却不外是家鄉雞，炸薯條，炸雞翼，或是漢堡飽，曲奇餅。

那店員的服裝令人感到目炫，看不清楚是什麼顏色。斜對面的街邊「大牌檔」，只有寥寥幾個食客，再沒有昔日人聲嘈雜，熱氣騰騰的場面。

我總不喜歡夜，雖然有那無數閃耀變幻、色彩繽紛的燈色，却總是使人感到夜幕的覆壓低沉。

特別是這一夜，出奇的靜。據說是數十年來第一次的十二月掛了三號風球，街上行人就更稀少，除去了那紅紅綠綠的酒吧，無上裝夜總會門口的幾個人影外，冷冷清清，又加上一陣陣小雨，就更加陰沉寥寂了。

就是這樣一個晚上，她死了，沒有人知道她怎樣死，幾乎也沒有人想知道。一個平凡的女人，在自己的家裏，死在床上，衣衫不整。

她的死，第二天早上才被她的女兒發現，而我很快知道消息，是剛巧到她所住的大廈去，在電梯口碰見了她的

女兒。

十四、五歲的姑娘，對她母親的死，哭紅了眼睛，只是她的面龐，還是像平日一樣，文靜、冷漠，就中帶了一點憂慮與驚怖。她告訴我說，她剛到工廠去找他的哥哥回來辦理母親的後事。

一時間我什麼也沒有想到，只是想到她們或許需要一點錢，於是塞了一點點錢給她，她默默地接受了。

走下樓梯後，我忽地感到一陣難過。我想，送殯的人，除了她的小兒子，女兒，大兒子，媳婦以及兩個孫子之外，恐怕只有我的默然的道別了。

我不知道她是否已排脫了一切煩擾，還是要更擔心女兒，兒子的生活？

風後的街道，薄陽之下，我感到自己的心有如蒙上了一層灰影……

我記得頭一次到她家裏去，是上一年的十二月，到她家裏去修理電視機。

那是××大厦×樓G座。這一座並不太高的大厦，建築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是因爲是紅燈區，內行的人都知道這裏住着很多不幸的女人，家家戶戶，也許各蘊藏着一些辛酸苦痛的故事。

可能出乎職業上的敏感，她第一次來到我們店裏的時候，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那是下午六時許，當我在工場修理雜件的時候，一個中年的女人走了進來。

方臉，四十來歲，身裁有點肥胖，却並不過於臃腫。臉上的一種冷漠，却是深深迫人。

看她的行動，匆匆忙忙，却不忘帶點禮貌，她徵求我的意見：「現在可以去嗎？因爲……」

過了馬路，她才又向我解釋說，「因爲我整天都不在家裏，所以……」

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形容她的神情，大概是幾分痲木，却又帶着閃縮，語意未盡，却又不想人家知道她太多的底細。這是一種矛盾的心情。

我默默，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修理好電視，她交了修理費給我，嘆了口氣，問起我的工作情形。

我告訴了她，又想起不知道怎樣稱呼她。她有點黯然，「你就叫我李瓊好了。」

看我有點遲疑，她又說，「我先生早死……剩下四個孩子給我，那個大的已經結婚，生下兩個兒子了。……」

「有幫忙你嗎？」我順口問。

她又嘆口氣：「捱了這麼多年，夠辛苦了，可到他們長大了，又有孩子拖累，自己照顧不來，結果還要回來伸手。」

她一直嘆氣，「像我這樣捱，做人就太沒意思了，……」

她倒了一杯茶給我。我看看她那擺在房中靠牆邊的衣櫃，櫃上只有幾瓶廉價香水，一個手袋，一面小方鐘，此外就是她的一張彩色半身像，像是多年前拍攝的吧？邊緣已經有點發黃，那彩色也並不鮮艷，啞色，特別是那口唇的緋紅，像是裝飾過的。

我終於告辭了出來，一轉身，才發現在牆邊另一角的衣車上，放有一對墊了厚厚海綿的胸圍，牆上，掛着幾套比較光鮮的衣服，却不是那麼一些暴露的款式。

我想，她是一個母親，却又不像一個平常的母親。而那房間的氣氛，也使我感到有點特別。

她沒有刻意打扮，却也略加修飾。這麼多年來，她做什麼？她爲什麼經常不在家裏？她爲什麼對我言詞閃爍？

此後，因爲工作緊張忙碌，也就再沒有時間去想那些問題。又是一年，我再到她家裏去。

她給我開了門，點點頭。到了小廳裏。東西凌亂地堆放着。「是搬家吧？」我問。

「搬到隔鄰的房間去。」她說，理由是過去一年很不好運，希望搬一搬，把倒霉氣甩掉了。

我又無言。走進房裏，才發覺多了三個人，那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是她的次女，兩個小孩子，五、六歲，却頗天眞活潑，一點也不陌生，叫我叔叔。

那個女孩子，却一直沒有笑容。

李瓊忙着搬這搬那，因爲房間較前小的緣故，安排位置，費煞思量。

我一邊幫她推這推那，她一邊告訴我說，那個次女在製衣廠做工，兩個孩子，沒人照顧。

我想再問些什麼，但她仍是欲言又止，我只好把沒有說出的話收回。直到擺好東西，她笑笑問我說，「你結婚了沒有？」

我也笑說，「還沒有，連女朋友也沒有呢。」

她感到有點意外，也沒再問什麼。

「假如我女兒大一點，……」

我知道她在跟我說笑。

然而這說笑終於再沒有機會聽到了。後來我也知道，這一層樓，三伙人家，除了她之外，另外兩伙，也住單身女人，都是那不幸的一輩人物。不需要鑒言辨色，只要站

在門口望一望房裏就知道。

而她，却是在盡力掙扎，擺脫，從她的言談，多少也可以看出來。

本來，她該可以稍鬆一口氣了，因爲畢竟女兒可以掙一點工錢回來。

可萬不想到，她怎麼竟會死了。死得那麼突然……

我決定再到她家裏去。

沒有人應門，當我想轉身下樓的時候，可幸又碰見了她的女兒。

「我們又搬了家了，」她低着頭，告訴我說，「東西還沒有搬完，所以……進來吧。」

屋裏很靜，昏暗冷清，所有東西幾乎都搬完了，只有那一大包的衣服，有幾件鮮艷的露出了衣角，我幾乎還彷彿認得是那掛在牆上的幾件。

她靜坐在地上，久久沒有出聲。我不敢提起她的母親，怕引起她的傷心。

她忽地喃喃自語，「她已經很久沒有做了，只因爲近月來，我失業，她才偶然接了一次大兵，誰知道就給害死了！……」

我靜默，不知道說些什麼，問些什麼才好。

「走吧！到外面光亮的地方去。」我提高了一點聲音，徵求着她。

她站了起來，提起那包衣服。

「我來拿，」我說，她也不爭持。

出了大厦門口，驀地一陣酒氣刺人，兩個喝得醉醺醺的美國大兵，瘋瘋顛顛地撲過來。

她猛地用力一推，我想不到她哪裏來的力量，把那兩個醉鬼推得老遠。她氣罵了一句，拉着我就走。

她的新居是她姨媽的舊樓，在走廊的盡頭，放上一張兩格鐵床，三姊弟暫時在這裏棲身。

地方雖然很小，但生活方式是正常的。整層樓擠滿了人，都是辛辛勤勤靠雙肩雙手吃飯的人們，談不上如何整潔，却要比先前那樣的環境要清淨得多。

坐了一會，大家都沒有話說，我告辭了出來。夜晚下班後我再去看她，告訴她說，我們店裏要一個女售貨，工作時間長一點，朝十一至晚十一，足足十二個小時。她毫無考慮答應了。

她送我出來的時候，臉上有了一點笑容。我走在街道上，是十二月的天氣，冷風，却並不感到太冷。

感懷篇

（四首錄三）

——贈劉潮

（印度尼西亞）沙里洪

劉潮按：印度尼西亞華僑作家沙里洪，又名蘇藝，曾在港出版過「印度尼西亞采風錄」（上海書局）等書，歷任印尼華文報紙副刊編輯兼記者。本人與他共事多年，十年來未通音訊，近日有機會再讀其「印尼采風錄」一書，曾寫一信托友人尋訪轉交與他，既得回信，並寄贈「感懷篇」四首。信中略謂：「……這的確是難於盡描的十年變遷。七三年遷來椰城後，做了一年煲伙食工作，有吃沒存。現在已改行，太太當家庭教師，而我則拚命學三指法，在此混過日子。總之是掙扎在一條生活綫上，苟留下一條老命在殘喘而已。」云云。茲將「感懷篇」抄錄，遵其所囑，以投「海洋文藝」。

其一：風雨寄情

屋外風雨吼，黑河尋陋居。穹蒼多幻變，天明尚何時？
半世島南渡，年殘浮海棲。迢迢千里路，夢魂斷關西。

其二：燈下感懷

家破人安在？世事已全非！身寒心未冷，韌鋼可燃灰。
人老心不竭，五十未認遲。窮研三指法，燈下苦讀書。

其三：孤舟宏願

風嘯驚駭浪，孤舟逐前奔。心堅摧冰獄，滄海鍛餘生。
壯志超凌霄，宏願蓋瀚洲，同流汚不合，豪氣吞河山。

（七五年二月於印尼）

共誰爭歲月

塵　雁（大拿加）

不論春暖秋凉，不論清晨靜夜，他，一個孤獨的老人，垂着頭，彎着腰，總是拖着緩慢的步履，在這條街上來回走踱！縱使有人從他身邊走過，他也似全無所覺。那一頭的白髮，失神的瞳孔，下垂的嘴角，還有額上的皺紋，刻出了歲月的流逝和風霜的經歷。那手杖在他無力的把持中一直搖動着，沉重的步伐托出了一副龍鍾老態，使人不禁想起杜牧的「共誰爭歲月，贏得鬢如絲」來。

垂垂老矣！這就是王伯，就是那個飄洋過海，旅居異邦六十多年的老人。兒女從不在身旁，也沒有伴侶與共，他祇有工作、工作，矻矻窮年。他，是孤單的，是寂寞的！每看到小孩，他總是笑笑——他在想他那曾經是小孩的兒女。看到中年的，他會憶起自己的「昨天」。碰上年老的，他可沉默了，是自己的影子？啊，蹣跚的脚步正向黑暗裏踉蹌。

他有過美好的童年，也有過一段幸福的日子，記得很久前他曾對我說，他結婚不到兩年，爲了生活，便跟隨族兄離鄉別井跑到北美洲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曾回歸故里一次，就這樣，多少年來，丈夫的職責，父親的重任，一切祇盡於書信裏。

「我離家時，兒子還未滿月，那次回去，他已會叫爸

爸；第二個孩子就根本沒見過了。祇知道她是個女的。唉，妻子是什麼樣貌，我差點也忘了，雖然有照片，可是她在我腦海中總是那樣模糊。」這話使我驚愕，也使我知道老華僑們的悲哀。

「我的幾個孫兒也有妳這麼大了，看，這就是小培與小偉，小培可長得快，比他爸爸還要高上半個頭！」跟着是幾聲「滿足」的笑。

未認識他前，總以爲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但事實並不如此。自從跟他稔熟後，他常跑到我們家裏來走動，每逢節日，必定跟我們一起渡過。每月底，當他收到政府寄來的養老金，還嚷着要帶我到唐人街吃餛飩。

除了書信，我不曾聽過他兒女寄給他一分一文，有時接到一幀照片，他便興高采烈的跑來告訴我。我從沒有想過批評他的兒女，也沒有議論過他的親朋，在單純的心靈上，祇寄予幼稚的同情。即使這樣，他仍把我當作忠誠的聽衆，可傾談的朋友，甚至，還給我一份長輩的關懷。

「我二十歲那年便跑到這兒來了，那像妳們的幸福，穿好的，吃好的，還上大學！妳不知道，哦，那時我坐了幾十天的船，本已受不了，一上岸，納了人頭稅（這是當年洋鬼子對我國人的歧視，每個人必須納「人頭稅」——與貨品等量齊觀。繳了入口稅，才准上岸。）袋裏還不夠二塊錢，馬上就開始工作了。恰巧那時鐵路公司需要大批苦力工人，於是我們這些拖辮子的就拚命幹開了。」不論是好是壞，王伯總愛敘述他那歷史性的「平生事蹟」。話，有時千篇一律，語無倫次，然而我却喜歡聽，這是華人早年在加國的歷史啊。

「想當年，詩丕（Ahadian Pacific）鐵路告成後，我們都失業了，但是在外國謀生還是比在那時的家鄉較容易，所以，許多族兄弟都不回去。唉，妳不知道那時候我們有多苦；種族歧視眞弄得我們昏昏死死。在街上不時聽到『支那，支那』的叫罵，辮子也常被洋人用力扯着，有時被扯得頭皮也腫了。不但戲院，學校也不許我們華人進去，有時坐巴士（公共汽車）也會被人推下車來，還說什麼『你們支那人不配坐』。嘿！嘿！我們雖有自己的唐人街，但那些洋人還是聯羣結隊的跑來鬧事。記得那時，我們被迫得忍無可忍，每見到有白鬼跑來，便羣起追擊，打傷他們後還拖進車底去。

「有一次，好多暴徒跑來跟我們過不去，唐人街的人都奮起迎擊，大家用棍棒，還用刀劍。但事後我們的商店

都被摧殘破壞，迫於無奈，我們向奧太華最高法院起訴，半個世紀後才收回十萬塊補償金。經過那次暴亂，我們華僑都結集在華埠，有些洋人看上了我們廉價的勞力，就僱去當家僕。不過，我們後來也開辦洗衣店，餐館及雜貨店等。我是個農家出身的，所以嘛，就跟隨一些族兄跑到菲李沙河附近的埠仔開墾農場。唉，想不到，一幹就過了這許多年頭，若不照鏡子，眞不知道自己老得這麼快哩。」

日月遞嬗，今天的王伯已是鬢絲飄雪，粗糙的手刻下了不少辛勞艱苦的標誌，更蘊藏不少加國在歷史初期對華人不平的待遇。血淚，風霜，這些過去歲月的精華，祇換來今日的孤單與寂寞，空虛與憂戚。

「一個人到了這年紀眞沒意思，駝背，彎腰，眼花，耳鳴，頭昏，天氣一轉，風濕病又來了，連這條街也不能走，偏偏這鹹水埠（溫哥華因雨水特多，華僑皆如此稱之）多風又多雨，唉，看來這幾根骨頭，恐怕就要留在科士蘭（這兒一個花園式的墳場）……」

這是他已說上數百遍的話，像錄音帶子一樣播了一遍又一遍，可是每次都帶有一種令人酸鼻的悲戚。我彷彿看到一隻飄泊在海上而永靠不攏岸頭的破船——曾在痛苦的歲月裏掙扎，風終於停了，浪終於靜了，它就這樣無依的浮流着，血汗早被絞盡，剩下來的軀殼又能抵得住多少度斜陽，多少回月昇月落！

一個寒夜裏，雪花紛飛，天文台早報導說有四吋多的積雪，我被功課弄昏了頭腦，離開實驗室時已是晚上八時。回到家裏，一進門便看見王伯：

「雁塵，看，這是到香港的機票！我的兒女們爲我買了這張機票接我回去！落葉歸根，到底不用葬在異邦了！」

這話使我驚愕，餓意全消！

「我本以爲自己已是風燭殘年，不知道什麼時候歸去的，又不曉得妻兒會否歡迎我——從來他們就不曾提及。這趟，哈哈，這趟可以回唐山去了！唔，孫兒都長大了，大概不用買玩具了。雁塵，妳說，我該買點什麼回去？眞的，我根本就不曉得他們喜愛些什麼……」

他能回到親人身邊是值得慶幸的事，八十多歲的老人了，享享晚福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我却有莫名的傷感，是臨別的依戀？是忘年之交的情感？唉，我弄不清！

國際機場臨別那一刻，我實在忍不住那潛藏已久的眼淚，儘管姊姊如何勸止，我仍沒法控制。

「雁塵，我不想回去了。」老淚縱橫的王伯忽然說：

「我眞不知道能否與兒孫們相處下去，像我的幾個族兄弟，他們回唐山後，因爲到底與妻兒們分離太久，彼此間的隔閡多時不能打破，待到稍爲克服，却很快的便入土了……我孤獨慣了，性格乖僻，我……」

我不讓他說下去，眼看時間到了，把機票與護照重新塞到他那顫抖的手上，一聲再見，便讓機場的工作人員把他扶進禁區。他一步一回頭，那情景確使我欲傾下一輩子的眼淚來揮送。此時一別，還有相逢的日子嗎？沒有，恐怕沒有了！

我雖然幼稚，但實在捨不了這位老人，現在想起他機場上一步一回頭的情景，我還可以哭上大半天！祝福您，王伯！永遠祝福您！

文藝書訊

■新天集　于靜著。遊記。戈壁叢書之十八。七十年代雜誌社出版，定價港幣三元二角。

■醒獅墩雜文（第一集）　姚立民著。七十年代雜誌社出版。定價港幣六元。

■石魚集　夏果著。雜文集，選有雜文五十四篇，香港萬葉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五元。

■≪儒林外史≫新談　雙翼著。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三元二角。

■「第十二」　舟子著。中篇小說。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新區長　（土耳其）雅沙・凱瑪爾著，穆川譯。短篇小說集。「世界文學選譯」叢書之一。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四元二角。

■逃出集中營　（荷蘭）安妮・荷爾姆著，朱詠珊譯。「兒童文學」叢書之一，曾獲北歐兒童文學首獎。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三元。

■書譜（第二期）　香港書譜出版社出版。金石書法雜誌。本期有汪宗衍、李秉仁、魏亞眞等的專文多篇；另有座談會、書法史、小品、隨筆及書法家小故事等欄目。定價港幣四元。

燭光的啟示

（越南）林奕明

雨，又在窗外淅瀝的下着。房子裏今夜又停了電，此時整個世界好像死沉沉的……只不時有一兩道電光在那淅瀝的雨中閃爍着。

我把窗門推開，看到滴滴流落的雨點，跟那咯咯的青蛙叫聲，把今夜鑄成無邊的寂寞。我心中浮起了一股酸味，接着來了個冷顫。我不敢再倚窗望下去，只得把它嚴嚴關上，拿上枝小燭，點燃起來。儘管燭光在我這間狹窄的房子裏忽明忽沒的被風吹得淚水橫流，但它仍然給我放出一絲光芒。我用手拭去它的淚珠，手指覺得有點燙熱。我心裏想：這是燭，它的淚是熱的。它盈眶的熱淚不斷的湧流，也許爲着自己的安危而哭泣，——一條小小的生命正受疾風吹襲，隨時會爲暴力所窒息；但它依然百折不撓的堅立着，一條細小的芯、正燃放不滅的火花，給予人們帶來光明與希望……。

我目不轉睛的凝視着這枝燭，但不知何時已奪眶迸出幾滴熱淚。這不是我爲憐它的遭遇，而施捨幾點廉價的淚水；而是發自我心底的坦誠，佩服這細小的生命竟能抵受惡劣環境的鞭撻與摧殘。那我爲何不能與之相比呢？爲何些許的挫折，就使自己悲感沮喪？爲何受了他人絲微的冷嘲熱諷，便患上了嚴重的自卑感？對事、對人失却了信心，變成一個標準的「冷漠」者？

我自得到了這燭光的啓示，給予我很大的鼓舞，它要我重新做人，排除昔日的不正確觀念，雖重重的荆棘極枝擺於眼前，我也要勇往直衝，衝破一切的藩籬，阻擋。

人物速寫（三題）

（澳門）林冷雨

醫生

像高天掛着的月亮
那麼清、那麼冷
病人還未開始說病況
助聽器還未觸及身體
他已寫好了藥單
他認爲病人都是乞丐
自己是派發妙藥靈丹的神仙

護士

像誰欠了她的債
她緊繃着臉是個追債人
她的雙耳很不靈
病房的呼助求援全聽不見
但有時却過份靈敏
當醫生輕聲一呼
就如快樂的小鳥
飛到他的跟前

攝影師

拍厭了：
鮮花的嬌艷
少女的矜持
拍膩了：
堂皇的建築
玲瓏的擺設
於是
他跑到橫街窄巷
拍攝：
光着屁股的小孩
飽歷風霜的老人
形容憔悴的失業漢
擠進街市
把鏡頭對準
賣菜的瘦弱女人
賣生果的跛脚老頭
他滿意地笑了
但不知道他拍到的是：
一卷卷的貧窮？
一卷卷的辛酸？
還是
一卷卷的好奇？

椰林深處河畔人家

鄭家鎮作

泰行掠影

（速寫）

織泰絲

歐陽乃霑作

3 1761 11926540 3

海洋文藝

第二卷第三期
一九七五年三月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NO. 3, ON NING LANE,
SAI YING PUN,
HONG KONG
發行：利源書報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一號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
定價港幣二元

per
PL3119
.H6
H33
v.2:no.3
(1975:Mar.)
CANADA_HK